

★年四第的前直往勇★

譯述西洋

雜誌精華

西風

介紹歐美

人生社會

號月八年九廿

期八十四第



英倫的霧(下).....徐 鈺 兒童也有精神病嗎?.....陳哲生

法國的小不列顛.....許煥光 婚後的自省.....仁 華

兒童心理病院.....朱中德 不要燙死孩子.....羅道愛

中菲商業.....鄭榕肇 大藝術家巴特斯基.....陳東林

紀念文
第二名 黃昏的傳奇.....南郭南山
名譽獎 天才夢.....張愛玲
第三名

欺騙心理.....今 純 漢英對照冥冥子遊(八)林語堂

瘋子的救藥.....徐 樸 火葬.....蔡 鈺

冰凍睡眠.....仝 祥 生活的藝術(廿七).....黃嘉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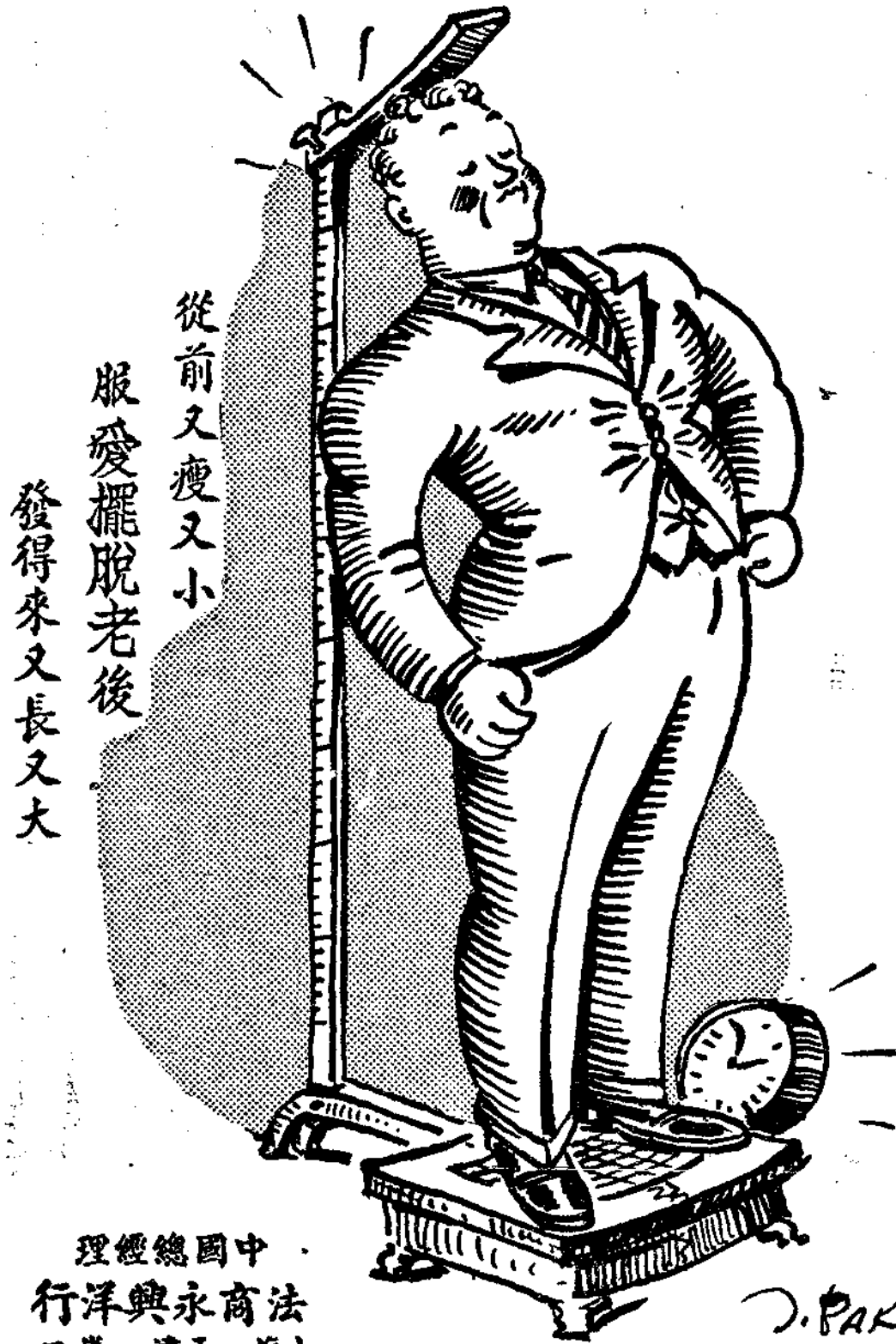
看不見的眼鏡.....潘申慶 惱人的春風.....斯 英

西風出版社書目

西風各期定期戶優待九折 · 暫照定價加三成發售

<p>西風叢書第一種 蕭伯納情書 黃嘉德編譯 再版每冊九角</p>	<p>西風叢書第二種 漢英對照 浮生六記 沈復著 林語堂譯 訂正三版 每冊一元五角</p>	<p>西風叢書第三種 大地的嘆息 威爾特著 黃嘉音譯 美國小說名作 再版四角五分</p>	<p>西風叢書第四種 流浪者自傳 戴維斯著 黃嘉德譯 林語堂蕭伯納序 再版一元五角</p>
<p>西風信箱第一集 徬徨歧途 西風信箱編輯部編 包括已發表及未發表之信件四十餘封 三版七角</p>	<p>西風信箱第二集 光明之路 西風信箱編輯部編。是西風信箱的精華，是充滿着青年的痛苦，悲哀，失望，徬徨的坦白文獻，由三四十個西風讀者合作而成。 每冊一元五角</p>	<p>人生之路 本書係由西風月刊中選出最精彩之修養文章二十餘篇編輯而成，內容切合實用。每冊七角。</p>	<p>個性修養 本書包括個性修養方面之文章多篇，均係由西風或西風選出者。 每冊七角</p>
<p>西風漫畫 如此人生 一本充滿着機智，幽默，與諷刺的漫畫集。 每冊四角</p>	<p>翻譯論集 黃嘉德編 內容包括關於翻譯理論及方法之文章數十篇，執筆者為我國新文化領袖及翻譯界先進嚴幾道曾孟樸林語堂胡適魯迅周作人吳稚暉郭沫若等 再版一元二角</p>	<p>精華中之精華 西風精華 每年一冊 第一冊三角 第二冊三角 第三冊四角</p>	<p>西風叢書第五種 有不為齋 古文小品 漢英對照 陶淵明等著 林語堂譯 每冊九角</p>
<p>西風叢書第六種 戰地春夢 漢明威著 林疑今譯 美國著名歐戰長篇小說 (印刷中)</p>	<p>漢英對照 揚州十日記 王秀楚著 毛如升譯 (印刷中)</p>	<p>漢英對照 冥寥子游 屠緯真著 林語堂譯 (印刷中)</p>	<p>紀念徵文得獎文集 天才夢 水沫等著 (印刷中)</p>

HEPATROL



從前又瘦又小
服發擺脫老後
發得來又長又大

理總國中
行洋興永商法
口漢 津天 海上

D. PAK

西風月刊

四十九期九月號

四週紀念號

第四十九期九月號為本刊創刊四週年紀念號，擬出一『海外印象』特輯，要目可預告者如下：

許煇光：海德公園演說場
 徐 訥：題未定
 翁萬戈：在北美農家
 紫 葳：匈京夜曲
 林如斯：陶爾頓學制
 林無雙：好萊塢
 潔 心：我所見到的星加坡
 其他類欄，應有盡有，材料精彩，敬請密切注意。

西風社謹啓

西風副刊

顧問：林語堂

編輯：黃嘉德
黃嘉音

第二十四期八月號要目預告

八月十六日出版·每冊四角五分

- 戰時英國所得稅 (通訊) 許煇光
 - 發明家布朗利死了 (通訊) 沈承燦
 - 紅十字會 (西風特寫) T W
 - 第五縱隊 (下) (西風特寫) 李紹忠
 - 印度往那裏去? (國際知識) 呂實名
 - 英德海空爭霸戰 (戰爭) 陸以中
- ### 三週紀念徵文揭曉 (三)
- 戰爭法律 (國際知識) 翁仲馬
 - 羅斯福夫人 (傳記·人物) 今 純
 - 職業指導所 (生活·修養) 陳哲生
 - 沐浴與水療 (健康·衛生) 左 右
 - 吃蟲奇談 (動物·獵奇) 葉 羣
 - 火星上的形形色色 (科學·自然) 虞頌堯

西風第四十八期目錄

編者的話……………(五三三)

紀念徵文

黃昏的傳奇……………南郭南山

我的第一篇小說……………(五三四)

天才夢……………張愛玲

我的天才夢……………(五四二)

三週紀念徵文揭曉(二)……………(五四四)

專 篇

英倫的霧(下)……………徐 訥

海外的情調……………(五四六)

法國的小不列顛……………許煥光

『不落通』人的風土人情……………(五五二)

中菲商業……………鄭榕肇

菲島華僑的奮鬥史……………(五五四)

癢的傳染(卡吞)……………(五五八)

西風特寫

兒童心理病院……………朱中德

上海的懷幼院……………(五六〇)

科學·自然

看不見的眼鏡……………潘申慶

視覺上的最力助力……………(五六四)

你與遺傳……………李文清

切身的事實……………(五六九)

醫學·生理

瘋子的救藥……………徐 模

島精療法……………(五七四)

冰凍睡眠……………伍緯彝

治瘤新術……………(五七七)

靈肉界上……………陳師超

人要吃才會活嗎?……………(五八〇)

心理·教育

欺騙心理……………今 純

我們都是說謊大家……………(五八四)

貓與魚(卡吞)……………(五八七)

兒童也有精神病嗎?……………陳哲生

兒童教育上的問題……………(五八九)

婦女·家庭

日 一 月 八 年 九 廿 國 民

西風第四十八期目錄

<p>婚後的自省……………仁華 <small>捫心自問 (五九三)</small></p> <p>不要燙死孩子……………羅道愛 <small>保障家庭兒童的安全 (五九六)</small></p> <p>傳記·人物</p> <p>大藝術家巴特斯基……………陳東林 <small>鋼琴名手與愛國志士 (五九九)</small></p> <p>軍備·戰爭</p> <p>再談磁性水雷……………水森 <small>海戰利器 (六〇三)</small></p> <p>漢英對照</p> <p>漢英對照冥寥子遊(八)……………屠緯真著 <small>林語堂譯 (六〇六)</small></p> <p>智者眼中的人生……………(六一二)</p> <p>狂飲(卡吞)……………(六一二)</p> <p>社會·暴露</p> <p>火葬……………蔡鉦 <small>「其光有如白日」 (六一三)</small></p> <p>大眾法律顧問處……………沈鴻模 <small>提倡「法律衛生」 (六一七)</small></p>	<p>長篇連載</p> <p>生活的藝術(廿七)……………林語堂著 <small>黃嘉德譯 (六二〇)</small></p> <p>西風信箱</p> <p>惱人的春風……………斯英 <small>交女朋友的困難 (六二六)</small></p> <p>醉生夢死的爸爸……………茆菁 <small>不盡職責的家長 (六二八)</small></p> <p>我們想出走……………秋蘋 <small>三個問題 (六三〇)</small></p> <p>通訊運動</p> <p>年青人的熱情……………(六三二)</p> <p>服務部</p> <p>瑞第夫人貧寒助產士獎學金(六三四)</p> <p>讀者來函</p> <p>謀解放……………愛敏 <small>讀「我做舞女」後 (六三五)</small></p> <p>西風第四十三期至四十八期 <small>總目錄 (六三六)</small></p>
---	---

浴餘之良伴



三花爽身粉，品質精粹。有益皮膚。香氣馥郁。如芝如蘭。浴後取以輕撲周身。則潮氣立被吸盡。通體爽滑，如裹新綢。怡美舒快，可歷數時之久。

三花爽身粉所裝之大鐵盒。華麗美觀。內附粉撲。

三花撲身粉

一稱加大鐵盒跳舞粉。品質高尚，與三花爽身粉並闢於世。

美商三花公司 上海四川路六八號

另有精美仿書詳述護膚要訣承索即奉



編 者 的 話

本刊三週紀念徵文中選文章十三篇，在西風月刊及西風副刊上陸續發表，已於本期登完。這十三篇傑作各有特色，篇篇精彩，故大受讀者的歡迎。茲應各方之要求，決把這十三篇得獎文章編成一集，印單行本問世，書名天才夢。全書在排印中，特此預告。

許煥光先生現留學英國劍橋大學，已由編者特約為本刊撰寫國外通訊。本期先發表法國的小不列顛一文，尙有數稿亦已寄到，將陸續刊登。鄭榕崖先生的中非商業由歷史的立場上敘述中非的商業關係，旁徵博引，內容充實，足供關心中外貿易者的參考。

「西風特寫」兒童心理病院介紹英國教會最近在上海設立的一所「懷幼院」。這種收容並教育流浪兒童的機關是值得宣揚，值得贊助的。我們希望國人會注意這一方面的社會事業，把一些「癡三」改造而成有益社會國家的健全公民，國家幸甚，民族幸甚。

看不見的眼鏡提起一種科學上新發明的接觸透鏡，這種視覺上的新工具如果普及起來，對於現代人的生活無疑地將給予更大的便利。你與遺傳告訴你一些與每一個人都有密切關係的事實。

本期新闢的「醫學·生理」欄選用三篇文章：瘋子的

救藥和冰凍睡眠說明醫治精神病和毒瘤的最新方法。靈肉界上敘述一個很奇特的現象。一個名叫鈕滿恩的德國女人十幾年不吃東西，居然至今還活着。人類的心靈和肉體到底維持着怎樣的關係呢？現在科學尙不能給我們一個滿意的解答。

欺騙心理指出人類很普通的一種撒謊習性，值得吾人反躬自省。「社會中每一個階級的人們，總將他們自己的缺點推卸到另一些人的肩上，自己却不肯負責，去做一些實際有效的事情，」等語，確是一針見血之言。兒童也有精神病嗎？根據實際的觀察來描寫兒童精神失常的情形，是父母和教師們所應細讀的文章。

林語堂先生的漢英對照冥寥子遊已於本期登完，單行本在排印中，請注意出版日期。

火葬是一篇格調優美的西洋雜誌文，所提出的問題更具有很深的意義。一般人為死者料理後事，總還脫不了落土安葬的傳統觀念，對於火葬是很難贊同的。火葬到底是甚麼一回事呢？到底有甚麼意義呢？這個問題似乎是今日每一個人所應研究的問題。

關於西風三週紀念徵文，本刊本期特地發表第二個入選名單，第三個名單將在八月號的西風副刊上發表，敬請注意。

下期為本刊創刊四週紀念號，擬出一「海外印象」特輯，陣線整齊，內容豐富，詳情見本期目錄前預告。

紀念徵文

(名譽獎第二名)

黃昏的傳奇

南郭南山

——我的第一篇小說——

你也許很是寂寞，獨自枯坐室中。

是的，一定是這樣的。於是你遂從案頭取了這冊新寄到的西風，信手翻到這篇當選的徵文，想藉以排遣你的無聊耐的心情，和春日遲遲的寂寞的黃昏。

外面天還沒有黑，但是你的室中已燈火輝煌。你這住宅是位置在貝當路附近，巨籟達路，亞爾培路附近，或者郝齊路，福履理路附近……總之，是上海法租界住宅區最幽靜的一段，一幢一樓一底的獨院，遠離市囂。現在是六點，你剛從你的 office 辦公回來，帶着一點工作後的倦怠與平靜，深深地陷坐在沙發裏，兩腿交疊，手裏拿了這冊雜誌。立燈從旁灑下淡黃的光圈。口銜一隻捲烟，或者一個陶製的烟斗，繚繞着青色的烟霧。一旁的几上還置有馥郁的香茗。弄堂裏有沙着嗓子叫賣晚報的聲音，鄰家的收音機也沒有到它饒舌的時候，遠處間歇地有一輛街車駛

過，廚房裏不時傳來你的夫人和傭婦隱約的笑語……這一切這樣安謐，這樣舒適，這樣不覺人的滿足。但是你覺得有一點悵惘，有一點煩，有一點悶，好像缺少甚麼，不，又好像多些甚麼，不，你又覺得不感到甚麼，或者你不知道你所感到的甚麼……

『要是有人來談談該多好。』

也許你不禁這樣想。是的，要是有人來談談該多好。你需要一點溫暖，一點親切的感情的溫暖。但是你的朋友都在他們的『家』，甜蜜的家『裏』，或在各處為風雨飄搖的祖國竭盡自己的生命；你的家人呢？弟妹在學校，父母尚還留在北平，青島，或者內地一處太平的城鎮古舊的宅第中，守着寂寞的家園；而你的溫柔的夫人呢，也正在廚房為你作一席可口的豐富的晚餐——對了，你不是已經聽到刀砧之聲，又嗅到令人垂涎的煎油炙肉的香味嗎？——因此，你拿起西風，恰巧翻到我的第一篇小說，想從而消磨這一段無可奈何的光陰。

然而我將怎樣開始我的故事，我的第一篇小說呢？我說一個甚麼故事呢？這故事發生在甚麼時間，甚麼地點，而且有些甚麼人物？這當然不必像一幕戲劇那樣明確地註明，但是為使你便於了解與增加故事的色彩及親切之感起見，我們不妨假設就是今年，就在上海，或者就是今天，就在這住宅區中，或者就是今天這靜靜的黃昏，就在這間

精緻的書室裏。而且，假如你願意的話，你不妨就權作這故事中的 Hero。

是的，你就是這故事中的 Hero。

你剛從你的 office 回來，正如前面所說，你坐在沙發中，你覺得疲倦，又覺得悵惘，你需要一些親切的傾談，但是你的朋友沒有來，你的家人不在，你的夫人也不在！她接待你後又親自下廚為你烹調她的拿手好菜『清湯魚圓』，和你所嗜好的『洋蔥牛扒』。就你一個人在書室中！也許你今天又在報上見到或聽別人說到一些不愉快的消息。你悶悶地抽了一會烟，喝了幾杯上好的龍井。你感到從來未有的寂寞。你有點鄉愁，有點懷人，有點憂國！但是你又甚麼都不是。你想有人來和你談談。你想只要有一個生物來寬解你的精神也好。那怕一匹狗，一頭貓。但是多麼不幸！你的夫人一直怕狗，而你也一直不喜歡貓。窗外飄逸一陣風，你覺到一些寒意。你過去把窗關了，扯攏窗簾，順手扭亮了電燈。時鐘正打六點。你看到案頭已拆開的西風。你重裝了一斗烟，或者你重燃了一隻捲烟，把立燈的光圈投向沙發，拿了這冊雜誌，陷坐到沙發裏，正如前面所說的一樣。你翻了一翻目錄，徵文結果發表了。你信手翻到這篇當選的徵文，這篇我的第一篇小說。你開始閱讀。新印就的紙張發散着鮮郁的油墨氣息，這更激起你的饜養。外面很寂靜。一個賣晚報的走過去

了。鄰家的收音機還沒有咕噪。遠處的有一輛街車帶着隆隆的騾音駛過。廚房裏有鍋鏟聲，隱約的笑語……

但是一陣門鈴爽朗地響起來。

這是誰呢？你心裏想，然而你坐着沒有動。你正讀上了口味，你捨不得離開。

門鈴又響了。長了一點，並且最後還連續按了幾下。顯然是這未知的來客在焦灼和催促了。

然而你仍然沒有動。你想王媽幹甚麼呢？難道她沒有聽見嗎？可是你聽你的夫人在廚房向你嚷着甚麼：

——怎麼啦！我的少爺！你沒瞅我們的手全丟不下來嗎？

你還遲疑甚麼？丟下這冊雜誌，去吧。你若一味想貪婪地讀完，那我的故事也無法進行了，我們正待這位來客來發展這故事呢。於是你只得丟了雜誌，快快地站起來，而且那懶懶地伸了一個懶腰。這鈴聲像一枚石子投到止水一樣劃破了你剛剛找得的一點寧靜，舒適，以及沒有感情的敷衍的滿足的境界。你不很樂意，也許你還有一點氣惱。這是誰呢？你重複地想，開開這間書室的門，穿過客堂，走到階前。也許這是饒舌的小周，或者老陳的一對來邀到國泰去看電影吧。要不就是徐太太來邀作方城之戲了。這些人都好像是沒有國籍的人，你厭惡地想，一點沒有國家觀念，整日價只是享樂，只是享樂，戰事一起，就

搶着買外匯，或者提款或者買金子，正如一位作家在他的
一篇小說中的嘲諷：『當他們覺得銀行沒有自己那麼可靠
時，又覺得自己沒有金子可靠。』全沒想到國家，現在他
們有的是錢，當然享樂，國家徵兵徵不到他們，米價飛漲
也影響不了他們，也許他們自己就囤積了米哩。而且從來
沒有看見他們翻過一本書，甚至一本雜誌！——對了，或
者是郵差送來你預約的書籍與預定的雜誌吧，要不就是一
封闊別的友人的信，或是一封古色古香的平安家書吧……
你走下石階，穿過小小的庭院，走向大門，脚步反而急促
起來。

門開了。站在門外的是一個完全陌生的人影，罩在薄
暮的餘輝裏：高大，健壯，一身灰布長衫，臉色黑紅，很
瘦削，下巴尖尖地凸出，一頂舊呢帽低低地壓住眉頭，兩
眼發出銳利的光，向你上下打量。

你本能地退後一點，半掩於門內陰影。某方特務工作
人員？近日暗殺失蹤時有所聞；綁票勒索的匪徒，抑是殺
人越貨的強盜？但是他溫和而有禮貌地對你說：

——請問夏雲峯工程師住在這兒嗎？

聲音微微有點嘶啞，帶一點鄉音。

你跨前一步，覺得自己太神經過敏。

——您找他有甚麼貴幹？

他的眼睛瞅住你映在夕照中的臉，把帽子取下，向你

伸過手來。

——你不認識我了。

他諷諷似的說，嘴角掛着微笑。

眉尖那一顆黑痣像一個火花躍入你的記憶。

——志枚！呵！是你！

你情急而呼，幾乎擁抱地攬住他的雙肩。

——當然是我。你還沒有忘記你的老朋友。

——我們全當你死了。你這麼久不給我們一點消息。

——我怎麼給你消息？

——可是你至少這次該先通知我，我好去迎你。

——我喜歡叫你意外的驚喜。

——你不怕這會嚇死我。

——你是電影中的女主角嗎？——怎麼，你不讓我進

去，難道你就在這大門口接待你的老朋友嗎？

於是你滿懷驚喜地把來客迂入室中。一路你高聲朗笑
着。你真真覺得快樂非常。是的，還有比這更令人驚訝，
更令人喜悅的事嗎，一個平生最知己隔絕了音問近十年，
生死莫卜，自幼相處的老朋友陡然出現在你的眼前？

你請他坐在沙發上，你爲他斟滿一杯香茗，你爲他燃
起一支捲烟。你跑到廚房告訴你的夫人來了一位貴客，晚
餐得多添一些菜，而且要酒。然後又回到室中，坐到圈椅
上，坐在你的朋友對面。不知由於過分的驚訝，抑是喜

說，抑是興奮，或者要說的話太多，你覺得無從說起，只緘默地諦視着他。是的，在人生的程途上，我們有些時候不都有過這種經驗嗎？言語實在是多餘或非必要的。

你們是自幼的伴侶，從孩提時便互相投契。同在家塾中讀書，同在一條河洗澡，同在一個山頭放風箏，同在一塊草地捉蟋蟀。直到中學畢業後，纔因志趣的殊異，他上北平讀政治經濟，你到上海攻土木工程。這其間，正像一切初離開的好朋友一樣，起初音問密繁，隨後稍疏淡，接着就是怠忽。從信中，你知道他生活得很好，思想有一點過激，心中充滿了對人類的熱愛和委身於暴政的世界的憎恨，而且，一如所有的青年，還鬧一點戀愛糾紛。兩年後，你提早出國了。他還留在原來的學校繼續未竣的學業。可是從此你再得不到他一點消息，輾轉聽說他失蹤了，他入獄了，他死亡了，傳說紛紛，莫衷一是。就是他的家人也不敢確定。四年後你得了學位回來，那時國家還不十分重視你們，而你也懶於奔走權貴之門，便在一家地產公司安身下來。隨後你以偶然的機會和你的夫人一見傾心，而戰爭更爲你們早早奏了結婚進行曲。你一直在惦念着他，且因自己的幸福而更爲他祝福。

而現在，他就像一個夢境似的忽然出現在你的面前。你的朋友看起來是比記憶中的蒼老得多了。風塵僕僕，頭髮蓬鬆，雖然眉宇間的英爽依然，但歷盡艱辛的痕跡仍可

從臉上讀出來。現在這一身邊幅不修的人，難道就是那一定穿漿過的襯衣的少年紳士嗎？難道這便是那在學生會上口若懸河折服衆人的小政治家嗎？難道這便是那槍聲一響便如脫兔而出的徑賽英雄嗎？難道這便是那魚一上鈎便躍入水中去捉的頑童嗎？你幾乎不能相信。時間很快的改變一切。你不禁有點傷感了。你想他一定有過很多經歷，很苦，也許很美麗。現在他深深地陷坐在沙發裏，吞吐着烟霧，悠然自得，彷彿五分鐘前他纔離開這裏似的。

忽然他破開寂靜，向你說道：

——我看你是喜歡得呆了。你怎麼不說話，老瞅着我？

——我看你瘦了不少，但是精神很好。

——我看你胖了不少，但是精神不很好。

——你還沒有改掉你的老脾氣。——當然，這兒那有健康的空氣，也不容你自由呼吸。

——那是你願意在這裏呼吸罷了。雁子也找適宜自己的地方哩，你不如鳥！

——但是……

——但是它們有翅膀，你也有腿。國家正趕造鐵路，需要你們這樣專門人材何等孔急！你却在這孤島上爲醉生夢死的人們打圖樣，計劃造舒適漂亮的房子。

——不要這樣說我，我打算去的，志枚。怎奈我的岳

母不讓走，父親母親也來電阻止，滇緬鐵路同學來了好幾個電報，船票都買了哩。

——一切的藉口不過是藉口！

他噴了一口烟，對室中上下做了個手勢，下結論說：

——這樣的一個家，你捨不得離開！

你的心裏深深感到慚愧。是的，人人有一千個理由說明他的行動。他覺得他的簡樸的服裝對你精緻而富麗的室中陳設儼然是一個嘲諷。你只能沉默，要不就行動！

靜寂，他彷彿又想到別處去了。一會又微笑起來，並且回答你的眼睛道：

——我想起老杜的贈衛八處士那首詩，不啻就是現在的寫照。可惜你還沒有孩子，而且你是不是也那樣招待我一番呢？

——怎麼，你明天就要走嗎？

——你還不滿足嗎？這一面已經是奇蹟了。

——你到了很久嗎？爲甚麼要這樣匆忙？

——我今天剛到，明天就走——說來真巧得很，一出旅館門就遇到茅子明。他告訴我你在這兒。我原想會逢到老朋友的，但絕沒有想到你。並且你給了婚，所以特地來拜訪故人兼親新人。尊夫人呢？怎麼還不見出來？

——她大約在廚房忙着甚麼。

——一個理想中的人物嗎？

——還差強人意。

——你還記得我們中小學那些女孩子嗎？現在都不知道嫁了，或者死了：一切少女的兩條路。

——你怎麼不說一點你呢？

——你怎麼不說一點你呢？

——我很簡單，並且你全看到了。我回國後，在家中住了一些時候，雖然有幾處的差事可就，但我遲疑不決，不知究以往何處爲宜。後來經過這裏，順便探視親友，這時我結識了內子，一見傾心，我既懶於奔走，又不能離開她，同時××地產公司堅執地留我，便答應了，暫時安身下來。不久戰事爆發，雙方父母催促，便結婚了。生活是很幸福，只精神苦悶至極。決心暑假後到內地去，不然良心譴責，真是難安寢饋。你呢？自從我得到你的消息，各處探聽，都無結果。回國後聽人傳說更不一，返鄉時見過伯母，他老人家也說不上你是生死。真想不到你今天忽然來了。到底是怎麼回事，你說。

——我不知道怎樣對你說，雲峯，過去的事想起來恍如隔世。

他帶着點惋惜或者傷感的意味開始說，但很平靜，而眼望着天花板，彷彿在說別人，而不是他自己。

在你離國的那一年，他們校中新來了一位美麗的女孩，瘋魔了衆生，却爲他所獲。在戀愛中對於朋友是不免

疏遠了一點的，你一出國，當然更加隔絕了。其後，時局變化，正所謂今日人心，古人情事，他處於這唐衢痛哭賈誼太息的古城，正如一位法國詩人所說的一樣，他在本能有國家觀念，在感情上有英雄主義，在目標中有劇情，他的言語行動不免有過激之處。他的團體需要他從事實際工作，實際工作把他拖出了戀愛的小天地。他愛她，但是更愛他的國家。她愛他，但是她不了解他。這就是一切錯誤的泉源！她覺得他變了，慢慢，慢慢離開她了。爲了報復，也許爲了逞一己的好勝心，她對身旁幾個阿諛者略加顏色。他當然耳聞目睹，在一次她故意做成的機會下，他揍了那無辜的犧牲者一頓。並且和她在言語上也鬧翻了。她說她不要再見他。他們就這樣分了手。他以爲她會回心轉意的。她以爲他會負荆請罪的。同時雙方都爲了一點青春的驕矜，各自堅持着。直到那卑鄙的犧牲者因受侮，因仇恨，因嫉妬而誣陷，而他也入獄了。在獄中他不得見任何一人，也不能給任何人以片言隻字，七七事起，被釋。他從她的好友那裏知道她得到他的消息幾乎瘋狂，數次探視，都不獲見。終於傳說他死了，她再也受不住精神的打擊，病了。半年後纔有起色，轉到南方療養了。現在不知道在哪兒。傷是已好了，又不是流眼淚的時候，他只能讓嚴肅的工作來代替永恒的懷念。他入了軍校。又轉戰各處。現在奉命到江南工作。

——年月是我們的老朋友，它會慢慢使我忘記。他說完埋首於兩掌之中，肘支在膝上。

他的最後的兩句話彷彿孀孀的餘韻，在你心頭繚繞。你遍索枯腸找不到適當的言詞安慰他。你們沉默着。

外面客堂有杯盤聲，椅棹挪動聲。寂靜繼續着。

在寂靜裏，你聽得一串細碎的步伐聲自樓上拾級而下，一陣衣服的袈裟聲，到了門前，又一聲輕微的咳嗽。

門輕輕地開了，你知道這是誰。你的夫人像一輪初昇的滿月，充滿着光輝，雍容華貴，出現於門前。先前我們只聽到她的愛嬌的聲音呼你去開門，如今纔見到她的真面目。讓我們看一看這風姿楚楚的少婦吧。她裝束入宜，穿了一身五色繽紛的碎花晚服，兩臂全露着，豐腴如出水的藕，玉立亭亭。頭髮中分開，在頸後鬆弛地挽了一個橫髻。明朗的前額，正直的鼻子，一張小嘴，面頰劃着蛋圓的弧線。眼睛，長大而黑，潤濕的眼波又明媚又柔和，顯示靈魂的溫婉與熱情。——薄施脂粉的臉上笑容可掬。

你站起來，預備爲他們介紹。

但你的朋友忽然像受傷的野獸似的跳起，兩手痙攣的前伸，又突然垂下。臉上死白。

你的夫人也霎時變了色。感情的暴風雨掠上她的朱顏，彷彿明朗的充滿了陽光的天空陡然來了陰霾，風，雨，和閃電。她輕輕地喊了一聲，向前搶了兩步，又抑制

住自己，身體搖搖不能自持，一手扶住了近旁的椅背。

這一切比言語明白。

你承受這情景的雷劈。無力前進，也無力後退。

你聽見他抑壓的戰抖的聲音：

——佳佳，原諒我又見到你。我是來看雲峯的。

——不要用這樣口氣對我說。

你的夫人淒然說。

——但是我只能這樣對你說。一切都過去了，佳佳。

——我知道你不原諒我，也許你恨我……

——不，我不恨你，也從來沒有這種心思。我很高興

能再見到你，並且親耳聽到你原諒我。現在你是我最好的

朋友的太太，我更覺得安慰。我想我該走了。

——不能……

——不能，佳佳。你知道我，不要勉強我。

他又轉身向你。

——雲峯，我走了。我祝福你們。

說完，拿起帽子，掉首逕自開門出去。足音如急驟的

雨點。一聲門響，住了一室死的靜默。

你是呆若木鷄。這一切來得這樣突兀，這樣颯速。這

能是真實嗎？你好像是立在夢中。

但是你的夫人忽然向你哭喊：

——去！去！雲峯！去追他回來！

這不是一個笑話嗎？為自己的妻子追回她過去的戀人？你站着沒有動。

——去！我求你去呵！你不肯？你自私自利！

末幾個字對你兇心一擊。他們都是你深愛的。他們的

幸福就是你的幸福。你還吝嗇甚麼？你剛一舉步，你的夫

人却又情急而呼：

——不！不！不要去！我一點沒有這個意思，我不過

這樣說說罷了。

你又止住。靜靜走近她背後，輕撫她的肩頭。她抽噎

着轉過身，埋首在你的胸前，泣不可仰。你擁着她，手中

感到她靈魂的震顫。你吻她的頭髮。可憐！她哭得多可

憐！人生原就充滿了哀愁，略一動盪，便不得不令人流

淚，何況這沉重的一擊！……天下那有這樣奇巧的事情？

她的戀人是你的朋友，而你的朋友是她的戀人？世上不是

有太多的男女嗎？世界如此廣闊却於你如此狹隘呵！平日

你菲薄宿命論，今日也深深感到它的神秘和不可思議。豈

真是冥冥之中有一隻手在播弄嗎？為甚麼你在溫柔的衆香

國偏偏選中了她，而她也在此環繞的追逐者中偏偏垂青於你

呢？為甚麼你的朋友會被派到江南來，而且恰巧住在那一

家旅館呢？為甚麼他恰巧那時從旅館出來，他不該多坐一

會，多抽一支烟，或者多喝一杯茶，而你的朋友茅子明

為甚麼也不能早一秒鐘或者遲一分鐘走那裏過呢？……這一

切，你找不到解釋。這真是一篇小說，一篇傳奇，一幕戲劇，一個夢！你覺得命運在擲揄你。命運是一個頑皮的孩子，在芸芸衆生中單單挑到你來惡作劇。你的內心激動是這樣強烈，你幾乎不能想了，一切都紛亂了。像被不意的當頭一擊所昏迷，你不知道痛在那裏，但周身都在發痛。

她抬起了她的淚眼。聲音因嗚咽而梗塞。

——你原諒我嗎？

——爲甚麼？這不是你的錯。

——但這是我的錯。至少我早沒有告訴你。

——誰也沒有錯。過去是應該埋着的，佳佳，我不怪你。並且我同情你們。別哭了，你哭甚麼呢？

——我哭，因爲我不能愛他了。

——但是我引身而退，讓你們結合。

——不，因爲我不能離開你。

你溫柔地吻她。你覺得從來沒有愛過她似的愛她，同時又可憐她。受了愛的霹靂，在眼淚中變了形的你的夫人的臉，如今看來是更加添了美和風格。你真實地感到，在生活中，沒有她，一切便完了。你又吻她的頭髮：

——我又怎能離開你呢？你是我的生命！

——我可憐他。他多瘦。

——我並且可憐你。

——我們再也不能見到他了。

——他有他的工作。這樣也許於他格外好些。
——但我心裏難受。我們不能再幫助他甚麼嗎？
——我們不能再幫助他甚麼。他也不要幫助的。除了忘記。

——但我心裏很難受……

——你是需要休息了。我扶你到沙發上躺一躺。

像一朵萎謝的花，她倒在沙發上。你坐在她身旁，握住她冰冷的兩手。你吻它，又呵暖它。再告她好好安息。屋中很靜寂。時時她還梗噎。

時鐘響了，七點。

你站起來。走出告訴傭人，飯遲一會開。你感到這一點鐘的變化多麼奇詭。你覺得燈光太耀眼。你扭熄了燈。你覺得煩燥。你走到窗前，撩起窗簾的一角，把發熱的額貼着玻璃，向外望去。

天色已很朦朧。幾顆星開始閃爍。

靜靜的黃昏。

故事到這裏我們可以結束了，我們可以隨意加上一個甚麼結局，如你所喜歡的。或者故作驚人之筆，說是男主角因爲愛情與友誼不可得兼，留字出走了。或者說女主角情不能已貪夜追尋昔日的伴侶去了。或者她竟受不住新舊愛情的熬煎，仰藥而死。或者其他動人的情節，或者你設身處地想你若真遇了這樣的事你便怎樣，都未嘗不可以。

你的聰明而豐富的想像一定勝過我的拙筆多多，我怕徵文的字數早已不容許我饒舌了。

我不知道我爲甚麼要對你說這樣一個不愉快的故事，而且這是我的第一篇小說。我虔誠地希望你讀後不要有一些感應才好，尤其別把這辛澀味影響了你的晚餐。你不用擔心真有如此的一個不速之客，你的頂好的朋友都不在此地，他們都飄散在天涯，有的追奔逐北，爲國家致有效之果；有的胼胝手足，謀升斗之給。你更不必疑心你的夫人，你們從青梅竹馬時就在一起的，你熟悉她正如她熟悉你，你們之間沒有秘密。這不過是一篇徵文，一篇小說，一個向壁虛擬的故事，一個豆棚瓜架下的妄言罷了。

或者，你只是打了一個盹兒，你做了一個夢。你辦公回來不是很疲倦嗎？你雖然拿起西風來想排遣你的寂寞，其實你沒有看一點，你就睡覺了。雜誌已經掉在地上。你做了這個離奇怪誕的夢。也許這鬱鬱的黃昏影響了你；也許因爲你近日接到幾封朋友的信，其中一封說及他的婚姻的美滿幸福，一封以憂愁的筆調罵他不期又邂逅了過去的戀人。或者是你讀了幾篇古希臘的悲劇。或者這數者的錯綜……我不敢確定。但這實在是你的夢境。雖不是數十年的卿相，黃梁未熟，或看完一局棋，斧柯已爛，而你的香茗尙冒着熱氣，烟亦未曾燃盡。把西風檢起來吧，你聽，你聽，你的夫人在廚房又嬌聲喊你去嚐嚐味兒的鹹淡呢。

天才 夢 (名譽獎第三名)

張愛玲

我的天才夢

我是一個古怪的女孩，從小被目爲天才，除了發展我的天才外別無生存的目標。然而，當童年的狂想逐漸褪色的時候，我發現我除了天才的夢之外一無所有——所有的只是天才的乖僻缺點。世人原諒瓦格涅 (Wagner) 的疎狂，可是他們不會原諒我。

加上一點美國式的宣傳，也許我會被譽爲神童。我三歲時能背誦唐詩。我還記得搖搖擺擺地立在一個滿清遺老的藤椅前朗吟「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一眼看着他的淚珠滾下來。七歲時我寫了第一部小說，一個家庭悲劇。遇到筆畫複雜的字我常常跑去問廚子怎樣寫。第二部小說是關於一個失戀自殺的女郎。我母親批評說如果她要自殺，她決不會從上海乘火車到西湖去自溺。可是我因爲西湖詩意的背景，終於固執地保存了這一點。

我僅有的課外讀物是西遊記與少量的童話，但我的思想並不爲它們所束縛。八歲那年，我嘗試過一篇類似烏托邦的小說，題名快樂村。快樂村人是一好戰的高原民族，因克服苗人有功，蒙中國皇帝特許，免征賦稅，並予自治

權。所以快樂村是一個與外界隔絕的大家庭，自耕自織，保存着部落時代的活潑文化。

我特地將半打練習簿縫在一起，預期一本洋洋大作，然而不久我就對這偉大的題材失去興趣。現在我仍舊保存着我所繪的插畫多幀，介紹這理想社會的服裝，建築，室內裝修，包括圖書館，『演武廳』，巧格力店，屋頂花園。公共餐室是荷花池裏一座涼亭。我不記得那裏有沒有電影院與社會主義——雖然缺少這兩樣文明產物，他們似乎也過得很好。

九歲時，我躊躇着不知道應當選擇音樂或美術作我終身的事業。看了一張描寫窮困的畫家的影片後，我哭了一場，決定做一個鋼琴家，在富麗堂皇的音樂廳裏演奏。

對於色彩，音符，字眼，我極為敏感。當我彈奏鋼琴時，我想像那八個音符有不同的個性，穿戴了鮮艷的衣帽攜手舞蹈。我學寫文章，愛用色彩濃厚，音韻鏗鏘的字眼，如『珠灰』，『黃昏』，『婉妙』，『splendour』，『melancholy』，因此常犯了堆砌的毛病。直到現在，我仍然愛看聊齋誌異與俗氣的巴黎時裝報告，便是爲了這種有吸引力的字眼。

在學校裏我得到自由發展。我的自信心日益堅強，直到我十六歲時，我母親從法國回來，將她睽隔多年的女兒研究了一下。

『我懊悔從前小小心看護你的傷寒症，』她告訴我，『我寧願看你死，不願看你活着使你自己處處受痛苦。』

我發現我不會削蘋果。經過艱苦的努力我才學會補襪子。我怕上理髮店，怕見客，怕給我縫試衣裳。許多人嘗試過教我織絨線，可是沒有一個成功。在一間房裏住了兩年，問我電鈴在那兒我還茫然。我天天乘黃包車上醫院去打針，接連三個月，仍然不認識那條路。總而言之，在現實的社會裏，我等於一個廢物。

我母親給我兩年的時間學習適應環境。她教我煮飯；用肥皂粉洗衣；練習行路的姿勢；看人的眼色；點燈後記得拉上窗簾；照鏡子研究面部神態；如果沒有幽默天才，千萬別說笑話。

在待人接物的常識方面，我顯露驚人的愚笨。我的兩年計劃是一個失敗的試驗。除了使我的思想失去均衡外，我母親的沉痛警告沒有給我任何的影響。

生活的藝術，有一部份我不是不能領略。我懂得怎樣看『七月巧雲』，聽蘇格蘭兵吹 *Pastie*，享受微風中的藤椅，吃鹹水花生，欣賞雨夜的霓虹燈，從雙層公共汽車上伸手摘樹巔的綠葉。在沒有人與人交接的場合，我充滿了生命的歡悅。可是我一天不能克服這種咬嚼性的小煩惱，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爬滿了蚤子。

三週紀念徵文揭曉(二)

慘然的微笑(我的爺爺)

(四川重慶)

璧佑

無病的病人(我的病)

(四川重慶)

蘇珈

青年男女的社交(我的社交觀)

(雲南激江)

伍啓芬

我懷戀着應弟!(我的弟弟)

(四川郫縣)

張明波

失去了一半光明(我的眼睛)

(貴州貴陽)

朗清

誰的罪過?(我的亡姊)

(江蘇上海)

阿葦

默禱(我的大衣)

(江蘇上海)

菡蒼

死心眼兒(我的妻子)

(江蘇上海)

放任

未着塵的白雪(我的丈夫)

(四川重慶)

孫碧

我嫁工人(我的朋友)

(四川江安)

胡文同

母親的痛史(我的毛線衣)

(四川成都)

李邁

愛的悵鬱(我的初戀)

(雲南昆明)

穆庚

黑籍浮生記(我的嗜好)

(四川重慶)

蜀鳥

荒山虎穴(我的荒山虎穴生活)

(河北北平)

文書作

一縷輕烟(我的初戀)

(江蘇上海)

角音

沉痛的回憶(我的妻子)

(香港)

舒氣

我憧憬着新生(我的童年)

(雲南嵩明)

阿渤

醉生夢死(我的戀愛)

(江蘇上海)

陸夢心

未老先白頭(我的頭髮)

(江蘇上海)

白髮

悼梅玲(我的回憶)

(香港)

陸蔚靈

西書精華第二期夏季號要目

現已出版·每冊零售九角

印數有限·欲購從速·以免向隅

一個文學教授的生平(西書通訊).....喬志高

新書總譯(西書介紹).....畢樹棠

心理與人生(西書摘譯).....董任堅

燕子的勝利(西書摘譯).....孔斯文

關於杜威的三本書(西書人物).....沈吟

人類行為心理(西書介紹).....傅統先

兩部漢譯哈代小說(譯書評論).....林辟

西書精華四篇

大戰小說凡爾登(西書介紹).....李信之

金瓶梅的英譯本(西書評論).....陳東林

一九三九年美國最暢銷書

一九三九年最佳書目

一九三九年十部重要書

一九三九年美國出版界

西書逸話·西書萬花筒·西書消息·作家的話·筆花

西書精華定價		預定辦法		冊數		國內		港澳		國外	
全年	二元	全年	四	三元四角	四元五角	七元四角	十四元	十四元	十四元	十四元	十四元
半年	一元	半年	二	一元八角	二元二角	三元八角	六元	六元	六元	六元	六元
郵費在內	郵票代洋	九折計算									

西書精華小叢書

現已出版

- 人類的喜劇(思想·文化).....黃嘉德 每冊一角
- 山額夫人自傳(傳記).....黃嘉音 每冊二角
- 一歲的小鹿(得獎小說).....陳東林 每冊角半
- 無形監獄(社會·暴露).....葉羣 每冊角半
- 豐富的精力(心理·修養).....徐模 每冊一角

西風精華第三期秋季號將於九月間出版·要目見下期西風月刊·印數有限·欲定請速



「英倫的霧把英國的女子薰陶成冷靜，沉着，涵蓄，敏見，遠識，不失信，不莽撞，不後悔，無熱情的動物。」
「但是英倫的霧把我迷糊了，牠使我不安，使我瘋狂。」

英倫的霧(下) 徐訐

——海外的情調——

(五)

夜裏，我在薩之家裏吃飯，飯後出來，想想雖然薩之的話沒有說下去，但是薩之的愛我似乎是一件可以肯定的事了。

回到寓所，妻已經回來，正燒好咖啡等我，我進去了，她一聲不響，等我坐下來，她給我一杯咖啡說：

「我想想實在對你不起，X。」

「你絕對沒有對我不起，」我說。

「因為我已經承允了愛他。」

「你本來早就愛他的，早在他是你觀眾的時候，」我說：「所以你不承認的原因，只是爲我們的一個孩子。」

「你是再聰敏不過的，」她說：「現在唯一的辦法，是讓我脫離你。」

「是的，這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我一點也不怪你。」

「但是我終覺得對不起你，你一直對我很好。」

「人待人應當是好的，我待你好，你不一定要永遠做我妻子。」

「那麼我們大家寫一張好麼？」

「好的。」我說：「需要到領事館去聲明麼？」

「這隨便你，我們都互相相信，這點手續有沒有是沒有關係的。」

這樣，我們寫好離婚的手據。我問：

「明天就去結婚麼？」

「不，後天我同他走。」

「走，到那裏去？」

「到西班牙去。」

「蜜月旅行了？」

「是的，看看西班牙的爲自由的流血，作爲我生命的紀念。」

這次她的確下了決心，說完了就開始理東西。但是她知道她心境是不安的，因爲在床上她也沒有入睡。

早晨三點鐘我看她正熟睡着。不知怎麼，我們過去種繭集到我的眼前，我有說不出的情感，帶我自己到淒苦的河灘，我禁不住自己的淚滴了。

事情自然已經無法挽回，但是假如我離開丈夫的立場爲她想想，她之跟這個男子到底是有點冒險的。事實的究竟，我也不詳細，究竟這位西班牙青年是真愛她呢？還是同她玩玩吧了。妻不過二十歲的孩子，在異國，我到底要盡點保護人的責任，那麼我最低限度的責任對於這個男人是否真愛她，終應當知道一個究竟，愛情固然不是不變的東西，但是真愛她的人，將來終知道爲她留一點幸福的餘地的。於是爲要知道這一點，我立刻披衣起床。我要去看他去。

清晨的寒冷是侵人的，霧瀰漫着滿街，不知爲甚麼我忽然變了念頭，不知不覺的坐上街車，沒有去處，隨口就說出薩芝的地址。

薩芝自然還沒有起來，在霧中我竟忘了時間了，到了那邊不知着落，最後我向她家的管家借了薩芝的汽車，我隨即駕了出來。

似乎並沒有遲疑，我一逕開到柏斯布莎的寓所。他也還沒有起來，我敲進去了，他當時很驚異，但隨即非常有禮的招待我了。我說：

「很對不起，我這樣早來打擾你。」

「不要緊，我時常醒得很早的。」

「我今天來拜訪你，」我說：「是關於我妻同我離婚的事情的。」

「啊，那都是我的不好，」他說：「但是……」

「你沒有不好。這原是很自然的事情，」我說：「不過我希望的是你以後能使她快樂。」

「自然，」他說：「這是我的責任。我愛她，這是實情。」

「是的，」我說：「這是我沒有會見你之前，就知道了的。」

「沒有會見我之前？」

「是的。」我說：「當我第一次讀到你花東卡片上的

字句。」

「那麼你可以放心了。」

「我是放心的，」我說：「但是她的家，你知道她家裏只有她一個女兒。」

「那麼這是她的事情。」

「但是她家裏把她交給我。現在是在異國，我要盡保護人的責任。」

「那麼你打算怎麼樣呢？」

「我在幾月以前就有信給她家。」

「……」他注視着我。

「她家已有回信給我，叫我無論如何送她回國。」

「送她回國？」

「是的，」我冷靜地說：「但是我尊重你對她的愛情，我不能這樣做。我要這樣做，必需徵求你的同意。」

「這個我很感謝你。」

「我現在要知道的，就是你到底愛她那一點呢？」

「我整個的愛她。愛情原是盲目的。」

「但是盲目的愛情是靠不住的。你應當知道她跟了你，你自己會有幸福麼？」

「我不計我的幸福，我要她幸福。」

「但是假如你不幸福，她怎麼會有幸福呢？」我說：

「她不是甚麼天才，也不是甚麼超人。你是藝術家，一個

祖國正在流血的藝術家，你的一生將是無底的爭鬥，現在叫你負擔着一個人的幸福的命運，在你是幸福麼？」

「這不是理論，這是愛情。」

「但是這裏不是愛情。我已經同她離婚了，現在只是代表她家裏來說話，她家裏是富有的，是她享樂慣的。但是家裏的富有於她沒關係，她家裏把她嫁出了就，這享樂慣的慾望，要由丈夫來負擔，所以離婚在我到是幸福的事情。我可以坦白地說，我們都是藝術的同志，我們終身的理想還在我們的藝術。現在她家裏要我送她回國，說是不管我們離婚了沒有，也不管她跟誰同居，他們要她回國，並且還寄來一百鎊錢，叫我把她和同居的人分開。現在你們雖然還沒有同居，但事實上快同居了。所以我負着這個使命到這裏來，給你一個忠告。據我為你着想，你還是接受這一百鎊錢將她拒絕了，於你最合算……」

「你這是甚麼話？這樣對我侮辱！你以為我的愛情只是一百鎊的代價麼？」他站起來，堅決地說：「不可能，這是絕對不可能的。」

「那麼，隨便你，」我也站起來了，說：「現在讓我告訴你正面的事情。妻在我那裏實在陷於極痛苦的情形中，我想，你最好同我一同去，早點把她接出來。」

「好的，」他說完，立刻就準備出門了。

(六)

有人說倫敦的霧使英國民族有冷靜遠見的特性，使英國產生了有才幹遠見的政治家與外交家，也有人說東方的島國之所以不能有英國這樣的氣度，持久性與力量，沒有英國這樣有序的議會與公開的政治，就因為東京沒有這樣的霧。

不知是不是因為那天的濃霧的緣故，我在車上驟然發生新奇的念頭，我把車子駕駛得很慢，我說：

「現在讓我告訴你，我剛才所說的都是假話。不瞞你說，我是不忍同我妻分開的。」

「但是藝術同志會的朋友都說你同薩芝有了特別的感情。」

「但並不如你同我妻這樣浪漫的感情，」我說：「浪漫的感情是自私的感情。在東方是沒有的。在東方，愛情是犧牲，在西方則是打獵。現在，我告訴你，這是我為妻犧牲的時刻了。」

柏斯布莎鎮靜地坐在那裏，不響也不動。於是我又接下去說：

「我再三考慮，妻跟你去是絕對不會幸福的，你也不會幸福。所以，這裏有兩條路你可以選擇，一條請你放棄我的妻，拿這裏一百鎊的錢走你的路。……」

「還有一條呢？」柏斯布莎開適而幽默的笑。

「還有一條是：我要用五倍的速度，將這車子撞在倫

敦橋的鐵欄上，賭一賭我們倆的命運。」

「我選擇第二條，」他鎮靜地說。

「好，」我說了把車速加上二倍。

大家沉默着，車燈撞開霧直射過去，倫敦橋的影子已經在我們面前了。

我把車的速度再加了一倍，側面看他的神色，他竟毫不為動的抽着他的紙烟。

一過黑色粗柱的影子電一般的向我車窗撞來，時間已經在這千鈞一髮之間了，我突然收住我的車子讓牠向斜面滑過去，這是我駕車技術最深的試驗，也是我對於這位陌生西班牙青年最深的試驗。但是他竟毫不變色的笑了：

「那末你胆怯了？」

「不，」我說：「這不過是我對於你情感的測驗。」

「那麼現在怎麼樣呢？」他伸他曲着的腿說。

「你勝利了，」我再不說甚麼，把車子竟駛到我的寓所。

妻正在理她的東西，看見我們兩個人，她有點不安了，但是從我們的態度中，她又得到了慰藉。我說：

「我想今天你跟他去，也許比明晨好些。」

「在我是一樣的，」妻說，但隨即拿一本照相簿說：

「把這個給我吧。」

「自然，這本來是屬於你的。」

此後我們大家都沉默了，二十分鐘以後，我送他們上了街車，同他們客氣地握別了。車身在霧裏沉沒，但是二條車燈的光芒似乎還在霧裏震動。

我沒有回到房裏去，隨即駕車到薩芝地方，我不知道我的面容到底是變成怎麼樣，弄得她們全家都驚奇了。在深濃的咖啡杯前，我把詳細的經過都告訴他們。

他們對我們都非常同情，知道我是其中最苦的一角，還知道我回到原來的寓所是再無力量來支持了，謝謝是這位教授的好意，提議在他們家裏撥一間房租給我住，使我可以天天有友朋與團體的生活。

從此我就成了薩芝家的房客。

讀者可以預料到的，是我與薩芝感情的激增。但是這裏可是沒有浪漫的熱烈的戀愛生活，平和安靜開適的安慰，使我更加緊了我的學業與工作。這自然不是我的涵養，冷眼的觀察對方的情感與人格，是薩芝的專長，因為她是倫敦的霧裏薰陶出來的人。

於是第二年暑期我們訂婚了，但是在宴請藝術同志會會員的茶會中，正當我們在甜笑歡談的當兒，突然進來一個不速之客，這使我們全座都驚奇了，尤其是我，因為進來的不是別人，而是我的前妻。

她態度是鎮靜的，面孔是冷澀的，人是清瘦了，眼睛中帶着西班牙的情熱，我敢說她比以前更美，因為她的感

情與氣度好像比以前深刻許多了。

她向大家招呼，沒有說甚麼，眼睛望着我。我驟然意識到她的意志，於是我過去帶她到我的房內，我說：

「這是怎麼回事？是他遺棄你了麼？」

「柏斯布莎死了！」她冷靜地說。

「死了？」

「是的，致死的原因是他工作的熱忱與勇氣。」

「在被轟炸中死的麼？」

「不，在巷戰中。」

「唔……我陷於悲悼之中。」

「但是，」她說：「這是我的愛鼓勵了他的人生的熱忱與勇氣。」

「也許，」我說：「但是他過份浪漫的緣故？」

「過份浪漫？你這是甚麼意思？」

「他太富熱情，他要刺激，他要震動，他要在晴天白日之下，聽一聲霹靂，他每天期待，尋覓，這是他愛你的緣故，也是他致死的原因。假如他不去找戰爭的刺激，他會厭倦你的愛情……。」

「也許，但是我的愛他，完全是為倫敦的霧。」

「倫敦的霧？」

「是的。」她說：「我在倫敦的霧中看他，期待，等候，同他會見，漫步；使我的視覺迷糊，情感濺泛，理智

消失，意志堅強，使我只見對方的情感，沒有見到對方的人。」

「你是說你並不如你所想的愛他。」

「是的，」她說：「離開倫敦我就覺到。」

「那麼你一直跟着他？」我奇怪的問。

「因為我感到，這是我支持他緊張的工作與出死入生的生活。他在法西斯的炸彈砲火之中，為人民的自由與生存而奮鬥。我為甚麼不願克制一點自己。」

「好的，」我打撥開這些空虛的問題，我說：「那末現在你打算怎麼樣呢？」

「我回國。」

「但是你知道今天是我與薩芝訂婚的日子。」

「我知道，進來時候佣人同我說過。」她說：「不過你放心，我並不想再跟你，我也不見得再愛你，我發現我現在所最愛的只是我的孩子，我希望你給我。」

「但是你的舞蹈的天才呢？」

「為我的孩子，我要犧牲，」她說：「我要立刻回去，一個人，我要一個人。我來這裏不是為甚麼，除了同你要那個孩子以外，是為錢，我需要整費。」

「好，」我說：「沒有問題，甚麼我都都可以答應，但是現在請你快樂起來，因為這關聯着這裏茶會的空氣。」

「自然，」她說着就走出去，又回過頭來說：「我們

說了這許多工夫，薩芝不會多心麼？」

「不會的，」我在她的後面說：「要是她要多心，她不會同我訂婚的。英倫的霧把英國的女子薰陶成冷靜，沉着，涵蓄，敏見，遠識，不失足，不莽撞，不後悔，無熱情的動物。她是這個典型的代表。」

「但是英倫的霧把我迷糊了，牠使我不安，使我瘋狂。」

「是的，」我說：「因為你不是從小薰染的，你是一個旅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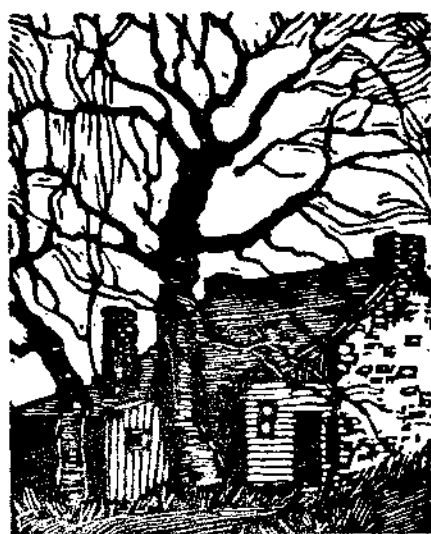
(七)

薩芝果然一點沒有多心，我把一切同她說了，她說：「那麼明天讓我設宴，我們用盛大的宴會歡送她。」

在宴會中，薩芝對我前妻非常親熱與關心，大家都很快樂，只有我前妻的目光中隱藏着一種難填的空虛，這應響我心裏起了一種說不出的偏促。

沒有幾天，我們在車站上送我前妻啓程了，在送別的禮物中，是薩芝致贈最大的花籃與最熱烈的吻。

一九四〇，五，一一



這是法國西北角突出的一個小半島，面對着英倫三島。

法國的小不列顛

許煥光

英國通訊

平常我們只聽到英國的總稱是大不列顛 (Great Britain)，而不知道在法國有一個小不列顛 (英名爲 Brittany，法名爲 Bretagne)。

這是法國西北角突出的一個小半島，面對着英倫三島。在這裏原住的人是不落通人 (Breton)，他們的語言屬於與荷蘭語及德語一系的開路提系 (Celtic)，與法語完全不同，也不能互通。

法國人不大看得起不落通人，在過去爭執很多。現在在小不列顛半島的學校裏只許教法文。年青的不落通人多半是說法文的。法國政府認爲要使小不列顛永成法國之一部，必使它的居民全部說法文。好在他們的皮膚顏色與平常的法國人差不多，但在街上，市場上說不落通語的人仍多，特別是中年與老年人，雖然法國人來此居住的很不

少。

中年人與老年人有許多仍穿戴着傳統的不落通衣帽。這裏最特別的是女人的帽子，用白紗做成的，有的三角形，有的長方形，後面垂着兩條。還有一種特別的東西是雨天的鞋子 (有時晴天也穿的)，那是木做成的，一塊整木中間挖了一個與腳大小合適的洞，前面是一個朝天的尖，外面用黑漆或油刷過，走起路來可是響得很。

小不列顛的風俗特色很多。這一篇中只能說一兩樣。一般地說來，法國人互吻大概比其他國人來得多。可是在小不列顛，這習慣是更要家常便飯一點。情人在見面與暫時或長久的離別時，自然要親吻了。但只要稍熟一點的朋友，在這種場合中也要親吻的，不過吻在臉上的部位不同，而時間長短也有異。情人親吻是在嘴唇上，抱得

緊緊地，時間大約較長。非情人的吻大約都在頸上，而時間也短。不過這有點男女之別，女人與女人的吻抱得多一點，女人與非情人的男人的吻抱得少點，多半是身子很少接觸，而只是頭部相近。男人與男人的吻多半只是一個互抱，臉與臉互相擦過。

前年我住在一家不落通人家裏，兩個多月。那家一個母親，兩個女兒，一個小兒子。父親是一個工廠的總工頭，工廠距這家的住處有五十哩。關於這家的家庭關係，以後有時再寫。這裏我要引用的事實是關於一天間的親吻。大女兒有一個戀人，是個陸軍的連長(Aspirant)。這戀人差不多每天都來，每次來都要把全家一一吻過，每次走也是把全家一一吻過。

對於遠來的異國客人，這事在起初真覺得不大好意思；可是到我要走的時候，在車站月台上一個個也得吻過，那時我已被認為熱一點的客人了。

接吻在女人方面還有一個最大的用處，就是用來道歉。最有趣的是有一次，我們一村許多人乘小汽船由 Brehec 到一個距十幾哩的小島上去玩。汽船定了下午四點半開回去，可是到了四點半，有四五個女人還未來到。船老大只好在岸上等着。直等到五點過頭，才看見她們慢慢走過來。船老大不耐煩地叫她們趕快上船，其中一個冷冷地說：『時間還未到咧，忙甚麼？』船老大說：『你

的錶呢？』她舉起手來說：『你看，只有四點廿分！』船老大說：『你的錶還在走麼？看船裏！』她一看船裏的錶，才知道她錯了。馬上就抱着船老大的鬍子臉連連地親了十幾個響嘴。這情形並沒有人覺得奇怪。

X X X

不落通人極喜歡招待客人，其熱情可說是無以復加。在中國，招待客人是用烟與茶，在這裏吸烟的既不多，茶更是少見。每到一家作客，必被敬以小不列顛最著名的西德爾酒(Crte)。多數的人家自釀這種酒，市上也有得買。這酒在吃飯時當水喝，在待客時當茶喝的，是一種甜細細而有小汽泡浮出來的酒，顏色金黃，人們又稱之為『不落通的香檳』；小孩與成人是一樣喝的，並沒不許孩子喝這酒的道理。

若到下午四五時左右到人家裏的話，西德爾酒之外又必拿出一個自製的大圓麵包與一大盤牛油。如所有的鄉間與小城市的人們一樣，一個不落通主人對他們自己做出的食物特別感到可以自傲。他們像中國的主人一樣，起勁的讓客人吃牛油，麵包，喝西德爾酒。我每次作客回來，總是覺得胃不大舒服，因為喝得太多了。

他們稱這酒與這麵包為不落通的血與肉。

(下接第五七二面)



世人徒羨華僑在菲商業之繁榮，殊不知這繁盛之花是以熱血灌溉的。

中 菲 商 業 鄭榕肇

馬尼拉通訊

(一)

像美作家劉費爾 (Lanfer) 在中菲關係一文中說：『古代的非島若無中國歷史家的著述，將成爲令人捉摸不到的一個謎；荒蕪的羣島，若無華僑的拓荒，難有今日的進步。』前菲大商科學院院長彬尼蒂士 (Conrado Benedito) 亦認爲華僑的在菲，促成非島的進步。且說華僑的功勳是無可抹煞的。然而華僑在菲有今日的地位，並非輕易得到的，而是在萬分艱難的環境中，冒萬險，乘風破浪，胼胝其手足，灑其血，流其汗，慘淡經營的。我們每一念及先人創業之困難，而瞻思前途阡陌的華僑地位，不勝喟然而嘆，慄然而懼！一覽華僑通商歷史，當使我們振奮自勵。毅然承襲先人不屈不撓的大無畏精神，去保持先人在荆棘叢中所造成的偉業。若頹萎不振，讓華僑商業每况愈下，試問我們何以對先人於九泉之下？

華僑的來菲通商，據劉費爾說，遠在唐代；而何炳賢氏則謂華菲關係肇於周代，即西元前一千四百年。人言人殊，因無史料可考，不能妄加武斷。所能斷推者，華僑之來菲經營乃遠在麥哲倫發現菲律賓羣島三百餘年以前；以中西歷代紀年圖表對照之，時爲我國的宋朝，菲島歷史家在著作中，每追思西班牙時代前之菲列濱，皆以宋代的趙汝适所著的諸藩集一書，爲唯一的根據，咸稱趙氏爲菲島第一的歷史家。趙汝适者，宋太宗後，而欽宗之姪也，曾爲商業巡檢司，駐泉州（時西歷一二零五年），因司商業巡檢司之職，對當時我國海外貿易及海外諸地的風土人情，知之甚詳，公餘之暇，將華人和南洋，印度，菲律賓，琉球，日本，朝鮮之貿易，著成一書，名曰諸藩集。此書不爲當時學者所重；可是今日竟成爲菲律賓歷史的源泉，趙氏在九泉之下，當亦引爲自豪也。他稱菲島爲麻逸

三嶼，內設：

「麻逸在渤尼 (Borneo 即婆羅洲) 北，有麻逸土人千餘家，聚居溪旁，被髮如披，以麻布圍其下部；有佛像數座，莫知其名，矗立榛莽間。此地僻處水隅，海盜罕至，商船入口，停泊於互市之公地。土人與舟子往還，絕無拘束，其酋長喜用白傘，故中國商人，皆以斯物贈之。貿易之法，聚對人成羣，對商品盈於筐而遺之，雖不識其姓名，不認其面目，然亦無損失。野人攜物至他島互市，需時八九月，始克言歸。歸則以所得者貢之商人；惟間亦有得按時言歸者，故往麻逸之舟楫，抵中國時，必在他商船之後。此地出品有黃蠟，棉珠，龜殼，藥檳榔，干達布；華人商品則有瓷器，貨金，香爐，鉛綠色玻璃，珠鐵針等。」

「麻逸有三嶼：加麻延，延巴老，酋巴吉弄 (即今 Calummam Palawan 及 Basuango)，其種族各不相類，商船抵此，居民咸出與互市，故通之三嶼。每族有人口千家，其風俗與麻逸大同小異。此地有高山甚多，懸崖如壁立，居民築茅舍於高險之處，山上無泉水，常與攜土嬰三五，至河中汲水，盛滿後，層疊於頭上，雖有重負，然登高如履平地。深山中有民族曰海胆 (Acta 即 Negritor)，其軀小，其眼圓而赤，其髮鬣，其齒露，夜露宿於樹杪，時或三五成羣，伏於林莽中，以箭射行人，而

不爲所覺。受其害者，不可以數計。苟以一瓷碗遺之，則俯首拾而藏之，狂躍歡嘯而去。外商之至此地，不敢遽爾登岸，必停舟中流，擊鼓以示野人，野人聞聲以小舟載棉，黃蠟，土布，椰心，草蓆等物至商船，與外商互市。苟其取價過昂，發生齟齬，則其買豪 (即酋長) 親與外商相議，議畢外商以綢傘，瓷器，籐籃等物贈之，留土人一二名於船上爲質，外商乃克登陸；貿易既竣，遣質人歸。三嶼有岸朝西南方，每當西南風至，驚濤駭浪，沖擊海岸，船不能停留。因此商人之往三嶼者大都於四五月間言歸也。」

據瑪麗亞 (Manuel S. Santamaria) 氏在菲大畢業論文 述及菲在菲經商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 Commerce) 事云：「華人帆船泊於巴石河口 (Pasig River)，攜物離舟，在河岸登陸，與土人交易；初到時土人詢之曰：「君來此何爲？」華人答曰：「Sangtey」，意指來此經商也；於是土人皆稱華人爲 Sangity。」以珊氏之言證之，趙汝适所謂「土人千餘家，聚居溪旁」者，即指巴石河口而言也。

(11)

在西班牙未治菲以前，華菲感情融洽，各以赤誠相待，「雖不識其姓名，不認其面目，然亦無損失。」且菲人對華人皆以叔輩事之，衣食住行，皆以華人爲模範，如

菲人的衣服，拖鞋，食品等，莫不是由華人所帶來的。假如我國是一個抱有侵略野心的國家，則在麥哲倫足跡未履菲島以前，這些島嶼早已爲我們之物；若是者，今日的菲列濱或將有一番不同的景象。

一四一六年蘇洛酋長派親信赴明宮覲見明成祖，稱臣奉貢，獻金銀爲禮，成祖大悅，善言嘉之，其後有一代表不幸病卒北京，成祖以厚禮葬之。此後每年菲島各酋長爭先向我國進貢，直到一四二一年明廷表示不欲菲島稱臣，菲酋長始停止派員進貢。

又據遠東大學歷史教授賽地博士 (Dr. Zaidé) 說：『一四〇五年明廷官監鄭和奉旨駕航南洋，舟過凌牙郎灣 (Lingayen Gulf)，馬尼拉海灣及蘇洛；鄭和麾下，有一名木頭公者，執駕駛之役，於舟過蘇洛島時，他冒險入深山幽谷，不幸爲瘴氣所侵，狼狽而返，將近泊舟處，仆地而卒。鄭和將其屍葬於蘇洛海濱後，自駕舟而去。今日在蘇洛河濱，棕樹叢中，木頭公之墓在焉。』

(三)

一五七一年西班牙探險家黎牙實備 (Legaspi) 初到馬尼拉時，該埠共有華僑一百五十人，十二年後，由一百五十人增到一萬人，華僑人數驟增，西班牙當局引爲驚懼，誠恐華僑奪取政權，於是百般設法限制華僑的自由。西班牙總督郎基佑 (Ronquillo) 於一五八一年下令在馬尼拉

棉端洛區奚難洛街築一市，名曰亞爾解西禮亞 (Alzeria) 卽絲場——勒令華僑在此聚居營業，此市於一五八二年被火焚燬，翌年又在今之植物園 (Botanical Garden) 一帶，建築新屋四排，中有一湖，直通巴石河，中國船隻均由巴石河駛入湖中，靠岸起卸絲料，棉花，及家用品，西班牙人稱此地爲巴黎安 (Parian)，華僑均聚居於此。

一五九〇年六月廿四日西班牙主教沙拉沙 (Salazar) 由馬尼拉致書西班牙國王，內曰：『巴黎安市點綴輝煌，其優美值得欣賞之處，非全菲各市所能及，整個中國商業在焉，各種商業工人，醫生及製藥師聚居一處，尙有食店多間，宋黎 (Sangle) 及土人均在此用膳，卽西班牙人亦徭徠其間。』

一六〇二年——明萬曆二十年——有明朝官吏王時和，于一城及張巖奉旨到甲必地 (Cavite) 尋『金山』，西班牙當局見王等突然而來，深以爲異，疑他們來非，假調查『金山』爲名，而以偵探軍情爲實，一時恐慌萬分，加緊國防，又恐華僑在此內應，決意殺之，以絕後患。『……他們聲言要出征他國，用重價把華僑的鐵商收買淨盡，使其手無寸鐵，然後勒令華僑點名籍，每三百名爲一院，一進門卽被殺害；這消息一旦傳播，華僑知必死，不得已聚衆反抗，初撈斯瑪仁那 (Dasmariñas) 率西班牙兵一百五十人往剿，但被擊退，幾乎全軍覆沒，後來華僑

被迫至仙巴布洛黎滿地，政府遣大隊西兵和土兵往擊，因軍食糧與兵器兩缺，只是空手應戰，又因是烏合之衆，毫無組織，極形紛亂，所以結果大敗。這次華僑被慘殺至二萬五千人之多，存者只三百人而已。」（見陳雪江……西班牙治下之菲列濱華僑慘史）

一六三九年西班牙總督赫塔羅因欲征毛洛（Moros），向華僑強徵苛稅，以充軍費，無法繳納者，輒加毒打，復拉華僑到內湖省之藍巴社充苦工，華僑忍無可忍，羣起反抗，先將狐假虎威的西班牙教士兩名及內湖府尹 Plok Marcos 殺死；反抗之風潮大起，內湖省各地之華僑紛起響應，和西軍激戰於加藍巴，仙查古魯示，安智布路，泰泰等社，經一年之苦戰，終以寡不敵衆，被西軍擊敗。是役華僑死亡者垂二萬人，產業損失逾七百萬元。一六六二年鄭成功由台灣派意大利籍教士維多利亞李西（Victoria Ricci）來馬尼拉，要求進貢，西班牙總督拉認爲有意侮辱，竟遷怒於華僑，蓄意驅逐非基督教之華僑出境。華僑聞訊，以三十六着走爲上策，乃逃往仙查古魯社，但爲西軍尾隨追殺，死亡人數不可勝數。一六八六年因有華僑無賴丁戈欲謀殺西人未果，此本爲丁氏及其少數黨徒之事，詎當局竟對華僑一律格殺勿論。一七六二年英人進攻馬尼拉，西班牙總督安拉竟因此下令屠殺華僑。一八一九年喉埠發生時疫流行，西當局竟指華僑下毒爲辭，下令屠殺。

計華僑在西班牙鐵蹄統治下，被屠殺者達七次之多，死亡逾十萬人。可惡的是亡清的官僚，不但對華僑不加保護，且謂華僑拋棄祖國，罪當萬死。然我們華僑不因屠殺壓迫爲畏，刻苦耐勞經商不疲，奠定商業基礎。世人徒羨慕華僑在非商業之繁榮，殊不知這繁盛之花是以熱血灌溉的！

（四）

一八九八年美國人入主菲島後，華僑稍獲解放，華僑來菲人數益形增加，但是不久美國下令將美國限制華人移民律施行於菲島，華僑新客之入口，受到百般的限制。

在這四十一年美國統治下，華僑在菲島有許多的建樹，如設銀行，組織各途商會，興辦教育等，其經過情形，深爲我們所熟悉，無須贅述。

然而這十年來菲人民族意識日高，推進商業國有化運動，極力設法收回華僑商業，對華僑所提的苛例日新月異。最近菲國會所批的與商業有關的條件，莫不以華僑爲衆矢之的，苟我僑不急起直追，則在兩面的夾攻之下，勢難有立足之餘地，興亡之道，唯我們自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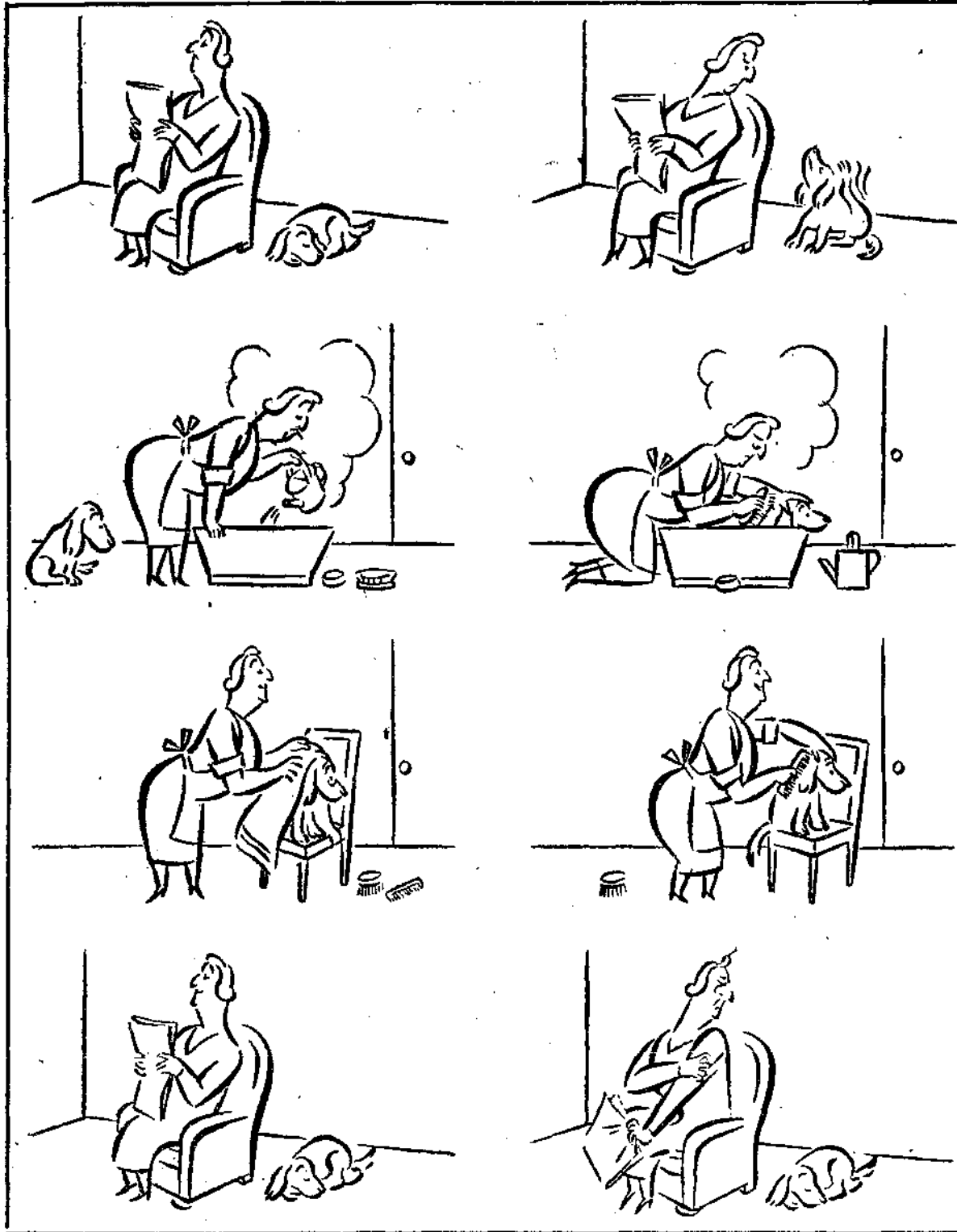
啓事

最近因香港郵局停收轉寄至內地之書籍，是以一部讀者所定購之單行本，無法寄出，一俟郵路通暢，自當繼續寄發，特此聲明，諸希鑒諒。

西風社啓

癢的傳染

轉載笨拙



再出版書
 ◁ 意滿者讀證保 ▷
 ! 物讀好良之夏消一唯

標準漢譯本色彩封面精裝本
 三頁百六十六頁

使德辱命記

即(使德回憶錄)

前英國駐德大使漢德森爵士原著

張溪 孫明 合譯

★預約訂戶 憑單取書★

繼續特價仍售二元一角

加贈英漢對照朱柏廬先

生治家格言一冊

電話購書隨接隨送 38397 18276

有國之文 歐戰之無 進退無 木之進 希伯來 伯倫法 門倫法

不可不讀 欲購從速 總批發所

萬錫書局 中外圖書公司
 成都路輔德里九號 電話38397
 九江路113號 電話18276

- | | |
|----------|---------|
| 霞飛路523號 | 電話85051 |
| 霞飛路599號 | 電話86217 |
| 呂班路17路 | 電話81846 |
| 愛文義路703號 | 電話33269 |
| 博物院路131號 | 電話13104 |
| 愛文義路614號 | 電話62231 |
| 福州路375號 | 電話93403 |
| 福州路380號 | 電話92213 |
| 山東路221號 | 電話92476 |
| 愚園路靜安商場 | 電話21876 |
| 福州路中市 | 電話97280 |
| 霞飛路444號 | 電話80149 |
- 先施新新麗華三大公司均有出售
 九折優待 本館代辦

好書！初版售罄·業已再版·購請從速

前英國駐德大使漢德森爵士原著

倪文宙 周公木 史篤 胡仲持 艾納 莫德英 合譯 上海國華編譯社發行

使德辱命記

即使德回憶錄

前英駐德大使漢德森爵士所著之回憶錄，其內容之豐富，及對德人心理之深刻描寫，實為近年來外交界之重要參考資料。此書之出版，不僅為我國讀者提供了一個了解德國歷史與外交之絕佳機會，亦為研究國際形勢之必讀之書。全書共分五卷，內容詳實，行文流暢，誠為外交界人士及一般讀者之良伴。

每冊實價二元

預定諸君請向就近各書店購置先睹為快
 天氣炎熱，電話購書，簡便迅速

經售處

- | | | |
|-----------|-------------|-----------|
| 龍門聯合書局 | 河南路二一〇號 | Tel.17674 |
| 東亞書社 | 四川路中央大廈104號 | Tel.17615 |
| 中國圖書服務社 | 福州路二八一號 | Tel.94710 |
| 鼎新書店 | 善鐘路二五〇號 | Tel.75771 |
| 中國圖書雜誌公司 | 福州路380號 | Tel.92213 |
| 五洲書報社 | 山東路221號 | Tel.92476 |
| 香港中西圖書供應社 | 皇后大道中四十號三樓 | Tel.25904 |
- 本刊讀者 九折優待



這有紀律的生活使流浪的兒童消失了
過去的犯罪心理和變態行爲，替代的
是好清潔和自行操作的性格。

兒童心理病院

朱中德

——西風特寫——

上海流落在街頭的兒童叫做「小鴉三」；這可憐的一羣人兒，是混合了求乞和偷竊於一身的，一向受別人蔑視，被社會所棄遺了的。

上海宗教性質的英國的「公證會」(Friends' Centre)，爲了收容流浪兒童，施以心理的治療，在五月八日成立了一所「懷幼院」(Friends' Receiving Home for Children)。

「懷幼院」是設立在愚園路一〇八六弄八號，一所幽靜樸素的小洋房；負責的保姆有兩位，一個是貝漢娜女士(Miss Dorothy Behenna)，三十多歲，活潑和藹的人；另一個是陳世英女士，嫺雅溫存，態度慈愛的姑娘。這所「懷幼院」和一般兒童收容所，兒童教養院是有分別的；送進院裏的，都是問題兒童，留居了二星期左

右，施以合理的教育後，然後再送往別處去。換一句話說，這和兒童精神病院的性質相彷彿；將有犯罪傾向的病態孩子，在院裏經過了良好的心理治療，再送出院門，也可以說是一所「兒童心理病院」。

所以院裏收容孩子的數目，限額三十個；通常是十幾個，天天有送進來的，也有期滿送出去的。爲了免得追究孩子的來源，收容的窮苦的孩子，都由公共租界工部局兒童保障科人員送來，暫時不接受外界伴來的孩子。

院裏的佈置是清潔和簡樸，汽車間改做了潔身間，給初來的兒童洗浴之用。樓下是一間會客室，一間課堂兼玩具餐室，另一間是廚房。樓上是一間男孩宿舍，一間女孩宿舍，都附有沐浴間；床舖是精巧的木架，在框裏嵌有鐵釘，可以鉤着帆布，每一長方格就成一個舖位，晚上把木

框架放下來，白天又鈎在牆上，露出了空地，作雨天室內遊戲之用。屋前有塊草地，週圍繞以樹林，孩子們在場中碧綠的草地上早操，或是享受溫暖陽光的照射。

進來的苦兒，問他們流落街頭的緣故，多半是戰爭中和父母失散，有的在家私受拷打逃出來的，迷失路徑的也很多。他們多經過幾月的流浪生活，有一個甚至坐了半年的牢獄；有三個是小偷，原本由一個扒手頭兒指揮，每天在電車站旁和熱鬧場所，施行技倆，天天能從別人袋裏扒出，放進自己袋裏的鈔票，從二塊到五十塊的數目。

流浪孩子由警員押進「懷幼院」時，先由保姆替他們洗澡，驅除身上的寄生蟲；替孩子潔身是一極極費時的工作，有一個孩子頭髮裏的蝨子，得經過二天，施行好幾次的洗除，纔能完全消滅。

孩子的身體，都因營養不足，顯得那末的羸瘦。身上顯有創痕的，佔三分之一；懷有疾病的，佔三分之二以上，尤以瘡、疥、一類的皮膚病最多。

倘若發見嚴重的肉體病患時，那得先送往醫院去，醫好了肉體的病後，纔能醫治心理上的毛病。經過潔身後，把舊有襤褸的衣服，拿去了消毒；換上了院中整潔的服裝，由保姆親善地詢問，殷勤地去找他們的病源——有甚麼難解決的問題。經過了慰問，知道孩子的個性，和特殊的思想，過後就開始了新的生活。

「懷幼院」的日程，是這樣分配的：

時間	作 息 時 間	課 程
六點		早起
六點四十分——六點五十分		早操
七點——七點三十分		早餐·早禱
七點三十分——八點三十分		家庭工作
九點——九點四十分		識字
九點五十分——十點三十分		故事
十點五十分——十一點三十分		中飯
一點——一點四十分		休息(午睡)
二點——三點		手工
三點二十分——三點四十分		唱遊
四點——六點		個人工作
六點——六點四十分		晚餐
七點——七點五十分		家庭聚集
八點		就寢(十歲以下)
九點二十分		就寢(十歲以上)

這有紀律的生活，使流浪的孩子逐漸忘記了以前險惡的環境，愉快地接受新的良好的習慣，消失了過去的犯罪心理和變態行爲，替代的是愛好清潔和自行操作的性格。培養這種善良的性情，除了每天授課，和給予孩童美好的娛樂，並且教他們自行整理床鋪掃除臥室管理各人自己的毛巾、牙刷、茶杯、碗、筷外，尤其培植他們荒蕪的心境，使之滋生出一種愛的苗出來。

灌輸兒童「愛」的機會，就是課程表上每晚舉行的「家庭聚集」；流浪孩子是失去了雙親，沒有家庭的可憐蟲，他們在過去的生活裏沒有嘗到父母之愛，家的甜蜜滋味；他們到處受虐待逼害，成了仇恨社會的變態心理。現在呢，慈愛的指引人每晚招集了全院的的孩子，和藹地談心遊戲；於是在幼小的心裏，「愛」逐漸萌芽生長，把院所當做「家」，把保姆當做「母親」，開始愛戀着生活，懂得溫馨的愛惜。當他們感到在院裏佔着一個位置時，也明瞭在外邊的世界中，他們也在社會中得有其地位。

窮苦兒童的自卑自棄的心理消滅，經過了短時期的教育，換了一副嶄新的性格。於是，過去的傾向完全改換，懷有一種新的勇氣，開始了新生活。

經過一星期的識字課程，至少的限度，能寫和識得自個兒的名字，並且會認得自己的歲數，一到百的數目字，東南西北的方向，和普通的地名和路名，這樣一來，就不再害怕在路上迷失了。——有一個七歲的孩子，在幾天內，也就會寫出很難寫的他底姓：「蔣」字。

心理治療確實獲得了卓效；舉一個例子吧，院裏送來一個小乞，他是有個巧頭養着做討飯的勾當的；在院裏過幾天的生活，不幸患了熱病，於是送到一個慈善醫院裏，不知怎樣被巧頭聽到，一反以前猙獰面目，天天上醫院去看他的病，送他東西，花言巧語地哄騙他，還想用手腕把他騙回來當做俘虜之一；但是這孩子再也不敢上當，就關照醫院的看護，叫女看護通知保姆，說不願再跟巧頭去，要求隔離起來。

這是兒童心理治療後，獲得效果的顯明底例子；因為那孩子重獲得了新生命了。

當這般孩子出院時，那真是一幅悲慘的圖畫；他們都依依不捨，不欲離開這兒童樂園。有一個孩子甚至哭着，拉了保姆的衣袖喊：「我不願離開這裏呀！」

但是爲了後來者的填補，就不能予以拒絕呀；可是就是離開院裏，保姆錄下孩子寄居的地址，常常去拜訪他們，慰藉他們。

至於「懷幼院」的經費，是由英國「公證會」補助的；可是目前因爲他們的本國也在戰爭之中，這款子以後就沒有把握呢；公共租界工部局，雖說願意替每一個孩子，出資五元，直到現在，還沒有實行；即使是撥了出來，這微小的數目，够甚麼用呢？

「這是中國人自個兒的事情，爲甚麼社會人士不多多補助推進這迫切的工作呢？」院裏的陳女士那末說；是的，爲着甚麼不呢！



ETERNA AUTOMATIC



依推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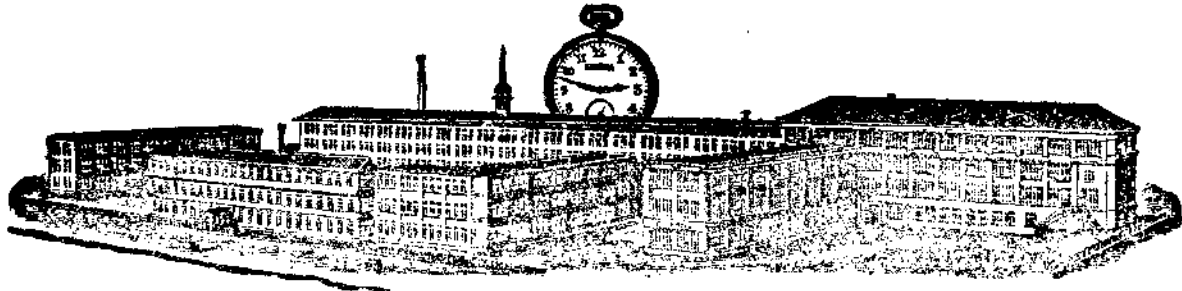
各種名表

依推那各種手表、掛表、自動表、游泳表。式樣新穎。計時準確。機件堅固，在歐洲有相當之歷史。一九四〇年新式。尤為令人可愛。依推那各種名表。因係名廠出品。畢竟與眾不同。世界各處。無不風行。

中國總代表 海珊洋行

上海四川路三三〇號

亨達利華威頓鐘表行及各
大公司鐘表行均有出售





戴上了接觸透鏡，令人曠過了他們的觀衆，游泳者不怕跳水，夜間駕車的人，不怕閃光。

看不見的眼鏡

潘申慶

F. E. Orlig 原著·譯自老爺雜誌一九三九年十一月號

迪克的車子開得太快，差一點和路旁的枕木撞着。可是這一下却被笛子的尖叫給打住了。

「嗨，朋友，你的執照呢？」

「在這裏，我今早剛登記呢。」

「嘿，這執照上說，你在開車的時候，須戴上眼鏡的。」

「我是戴了眼鏡的。」

「你如果再這樣說，你就要再加上一個罪名了，你不能吃醉了酒在這鎮市裏駕駛，你說你戴了眼鏡，你跟我一塊兒同法官說去。」

那個駕機器腳踏車的警士，把那兩張執照放到他口袋裏之後，就很神氣的將他領到附近鎮市中的一個小分局裏去，在警長的檯子前，他報告說：「超過速率，不戴眼鏡

開車。」

「我開得比四十哩稍快一點，可是我戴了眼鏡的。」

「隊長，我叫他停車的時候，他也是那樣說的。你頂好找一個警官來驗他的腦子。」

「警長，我想同這位官佐打個賭，假使我能使你證實我是戴了眼鏡的話，你能同時撤銷那兩個罪名麼？」

「就我看來，這罰金就像在城庫裏一樣的拿得穩。我當然贊成的，我又不是瞎子。」

迪克的眼睛裏現出一種勝利的光采，他把右眼皮翻起來，從眼珠面上取下一塊玻璃片；把它放到警長的檯子上，再把左眼皮翻起來，同時笑着道：「朋友，我勝利了，你們在鄉村裏居住的人，慢慢地會知道甚麼是接觸透鏡的。」

警長張大着眼睛，警士的嘴也閉着不響了。「你贏了，小伙子走吧，好好地看着你的速度表。」

現在，這種接觸透鏡（Contact Lens）已經在美國流行了。我們不能再拿它們來騙警士們了。大家都曉得，眼鏡不一定要配鏡架了。

戴這種接觸透鏡的已有六千人了，他們戴時，你根本就看不見，它們非常巧小，像茶托形式，是依照着不同的眼睛配造的，放在眼皮裏面。那邊上的部分，配合在眼睛上的白色的部分上；那深的部分，就罩在那透明的眼膜上，却不碰着眼膜。

在運動的時節和日常的行動中，有許多時候是該應用那種透鏡的。

船上的人員和駕游艇的人，戴普通的眼鏡，常為海中浪花濺蔽。現在只要翻一翻眼皮，措一措透鏡就成了。

游泳的人應該戴上一副透鏡，因為在有波浪的水中，跳水或游泳時，它們是不會掉下來的。

駕駛汽車的人應該戴上一副透鏡，因為它們沒有普通眼鏡上的反射作用，可以免去許多危險。

舞台上和銀幕上的伶人，牧師們，和許多常在公共場所出入的人，應該用這種透鏡，因為它們可以隱藏他們的短視，同時還可以給與他們一種普通視力的保障。

打獵的，游獵的，運動的，和飛行人員們，以為這種

透鏡比普通的眼鏡要強得多。因為它們可以增加視線；除去障礙，而且絕對沒有打碎的危險。

開鑛的工程師們，若戴上普通的眼鏡，常常給地下的濕氣和灰塵將視線弄模糊，若戴上這種透鏡，就要比較實用得多。

接觸透鏡並不像普通眼鏡那樣，會在雨，雹，雪，霧和蒸氣中失去效用。

青年的或成年的人們，都愛戴這種新的無形透鏡，作為一種妝飾品，無論是男人或是女人誰都不愛戴那種笨重的舊式眼鏡。

在滑雪或作其他冬季的運動時，接觸透鏡可以特將那罩在眼膜部的用色彩製成，可以避免產生雪盲。

戴透鏡最大的好處，就是在減少歪曲現象或是擴大視線；那種接觸透鏡是戴在眼膜上，而隨着眼球轉動的，因此它們也變成眼睛中視覺組織的一部分，而產生同樣的視力，不論眼睛的地位何在。

患近視的人，戴上接觸透鏡後所示的視力，比戴普通眼鏡的要強得多。

戴上這種透鏡，絕不會有發生破裂的危險，它是安放在眼皮下的庇護地位，有着那圍在眼旁的額角，面頰，鼻梁和顳顬部分的骨骼作依附，所以它對於眼睛本身是一個天然的庇護。從沒有因打碎了接觸透鏡而傷害了眼睛的事

情發生。

有一次，有一人却是因爲戴了接觸透鏡而遇救，那人因汽車失事，前額，眼皮，面頰和鼻部完全受了重傷；但是他所戴的接觸透鏡，却救了他的眼睛。

戴這種透鏡的人對於舒適和時間問題，有幾點是必須注意的。第一，配置的準確與否，是很重要的。現在有一種新的配置方法，差不多可以使每個普通的人都弄得到來了。第二，戴的人的心理作用和形質上補陷問題也很重要，假使不害怕，決定去戴的話，通常總是成功的。

有一個人戴了這種透鏡，一戴戴了二十二個鐘頭，並沒有覺感到甚麼難過。還有一個人，在頭一天拿了來，就戴了八個鐘頭。大半的人當第一次戴的時候，只能戴上一二小時，但是慢慢地一個星期或是一兩個月之後，就可以戴得長久些。假使那種透鏡每天可以戴上八個或十個鐘頭，那是認爲很成功了。有許多人，據我們所曉得的，在三十個鐘頭之內，戴上一個鐘頭，總是可能的。

現在應用的接觸透鏡，共有十種不同的樣式。有些是玻璃的，有些是柔體的，還有些是兩者合成的，就給與視覺一點而論，它們都是根據同一原則而成，每種有它的優點，也有它的劣點。其中最滿意的一種，也許是那根據各人眼球型而製造的那一種了。

接觸透鏡發展的經過是很有趣味的，我們總以爲它是

一個新的發明。但是事實上並不如此。

遠在一八二七年，有一個著名的英國天文家黑細耳 (J. F. Hershell)，第一個建議用一個玻璃的蓋子，罩在眼睛的前面，以便保護傷害了的眼皮。

在一八八七年，整整地六十年之後，德人妙勒 (Muller) 的，曾爲了同樣的目的，製造了一付吹成的接觸透鏡 (blown contact lenses)。病人將那付透鏡戴了好幾年，但還沒有人想到使病人由透鏡裏看外景。

有一種叫做圓錐眼膜的 (Conical cornea) 神秘的眼睛病出現了。有了這種病症的人，通常的視線很狹小，並且戴了眼鏡也好不了多少。

在一八八〇年，有一個德國眼科專家，叫斐克博士的 (Dr. Fick) 說，妙勒的那種粗製保護透鏡，假使能把那種放在眼睛裏的液體，混入那種透鏡裏的話，可以用來給與病人醫視覺。

在眼膜的扁平部分，那接觸透鏡裏面若放入一種含鹽質的溶液，在玻璃與眼睛之間，就會有一種很均勻的結合，而作成一個球體。而那液體的本身，自成了一種透鏡，中和了眼膜的缺陷；那完全的或甚至於接觸透鏡前後的灣曲部分，和鹽質的溶液混合，可以將外來的光線，像普通良好的眼膜一樣地屈折過來，而產生通常的視覺。

以後二十年中，沒有甚麼進展，那種透鏡，也只有有醫治圓錐眼膜病時才應用，直到一九〇九年，德國才有一個製造玻璃眼睛的人，造了一些吹型的接觸透鏡。

所謂吹型的妙勒透鏡，和普通的人造眼極相似，只是比人造眼薄些，同時在那普通的有色瞳子上，代以明晰的中心膜。那眼膜的邊沿是不透明和不定形的，所以和普通眼球上的天生白色部分，或甚至於那圍繞着的五條血管形狀很相似。戴時，它們是不很顯著的。

妙勒透鏡在美國，並不是在任何方面都應用的；因為它們是吹成的而且不很準確，比別種透鏡易碎，不耐久。因為妙勒透鏡是從造玻璃眼的玻璃中製造的，所以，它們和玻璃眼睛有着同樣的作用。普通一付玻璃眼睛的壽命是八個月到十八個月，到了那相當的時間，那塊玻璃爲了化學的作用或是淚球的浸擦，而現出粗糙，須得另行更換。

現在製造透鏡的玻璃，是在吹的質料上和外表的天然色彩上求發展，至於在佩戴的方面，那邊是次要的問題。人造眼與吹型的接觸透鏡在本質上是沒有甚麼分別的，因爲製造者所有的玻璃，都是從德國勞切 (Lauvacia) 一個小鎮市裏的廠家購得的。幾代以來，有一個家族始終握着製造那種奇特玻璃的秘方，而不讓別家知曉。

第二付重要的接觸透鏡，在一九二〇年，第一次應

用，當時展覽的人是司托克 (Stock)，那種透鏡是由一種化學上的抗力玻璃 (Resistant glass) 製成的，並且由德國解來 (Jena) 地方的著名蔡士 (Zeiss) 工廠精確磨琢成的。

一九二九年，德國克耳 (Kiel) 地方的一個眼科專家，海因教授 (Professor Heine) 曾建議用接觸透鏡以糾正近視遠視和散光。於是接觸透鏡就爲普通人配戴，用以糾正反常視覺了以後，我們就想法能使有反常視覺而不願戴眼睛的人也能有普通視力。

直到一九三六年，有一個奧大利的眼科專家報告說，他已經能從活人眼睛裏製出模型，然後定製一付特配的透鏡，這樣可以使戴的人非常舒適。達洛司博士 (Dr. Dallos) 同時發表他用以製模的原料和應用妙勒透鏡去配合的經過情形。

根據這一點，美國就有六個人開始從事於活人眼睛內製模的試驗。這幾個人大部的工作都是自己獨手幹的。

製造模型的方法並不像想像中那樣討厭，差不多每個做過的人，對於那種手藝做時之精巧，及工作時之簡易，沒有不感到驚異的。

那用作製造副模型的原料，是一種由瑞士輸入的特種醬狀物。把這種東西加熱，以便燒殺裏面的細菌；然後將那物質冷卻，直到比原有物溫稍高一點時，再灌入眼皮下

的型殼裏，慢慢地將那接觸透鏡試驗幾分鐘，而被做模型的本人，是絕沒有甚麼熱的感覺的。

幾分鐘以後，那物質的溫度已經降到原有的物溫，那麼就宣告成功了。於是把型殼和替模一塊拿出來，而在副替模內注入『牙石』(dental stone)。

在沒有工作之前，眼睛內可先放點流質，使工作期間，病人和工作人員都感到輕易，在整個的工作期間是沒有甚麼痛苦的，只是在拿出模型的剎那，常感到一點刺痛，因為藥品上和技術上的關係，這種工作，必須在一個眼科醫室裏進行。

模型製成之後，就被送到德國去配做透鏡，那種透鏡是完全依照眼睛的白色部分而成，並且充分的使眼膜大部清晰，它們大概在送出後四個月內就可以取回；於是再送到醫生那裏去檢驗視力和裝配。偶爾遇有須修整時，即仍送到製造的廠家去，對於裝配妥當和視力滿意等問題，都是預先經過保證的。

製造接觸透鏡的人，都希望在最近期內，能有一個或數個可靠的眼鏡製造家，使美國人應用本國製造的接觸透鏡，由於近來許多地方已在做這種試驗的情形看來，這種期望也許不久就可實現，而這種對於視覺上的最新助力，是極其重要的。

西風社新書出版

西風叢書 第五種 有不為齋 古文小品 漢英對照

Gems From Chinese Literature Yunnan Studio Bilingual Edition

陶潛等著 · 林語堂譯

此書係林語堂先生近來所譯古文小品之結果。材料清麗雋永，譯筆信實流麗，凡研究文學，英文，及翻譯者，不可不人手一編。定價每冊九角。

飛燕叢刊 第一冊 人生之路

由西風月刊及西風副刊中選輯最精彩之心理及修養欄文章而成，內容包括「人生之路」，「認識自己」，「改善腦力」等三輯，篇篇有興味，有價值，購置案頭床邊，隨時隨地，或贈親友，均甚相宜。全書一百七十面，定價七角。

飛燕叢刊 第二冊 光明之路

本書為「傍徨歧途」的姊妹集，由西風信箱選出已發表及未發表之信件四十餘封編輯而成，愛意西風信箱者均宜人手一冊。定價一元五角。

飛燕叢刊 第三冊 個性修養 (印刷中)

由西風月刊及西風副刊中選輯最精彩之心理及修養欄文章而成，內容包括「自我修養」，「發展個性」，「怎樣持業」等三輯。定價每冊七角。



此地告訴你：因子在遺傳上所玩的把戲，你讀後可以明白爲甚麼你生理上的特性能影響你的孩子。

你 與 遺 傳

李文清

Amram Scheinfeld 原著·譯自 Science

Digest 一九四〇年二月號

一個人的生命開始，只不過是四十八個染色體含在一個單細胞裏，這原始細胞經過無數次分裂，才產生一個完全的人。

細胞「分化」時，有的變成肌肉細胞，有的變成皮膚，腦，血液，骨骼和別種細胞，而形成身體各部，但有的不參與分化，它們不從事建造身體各部，很奇怪的，它們保存染色體 (Chromosomes)，不受別的細胞生死的影響。

這些保守細胞是生殖細胞，專爲傳代用的。從它們中間產生出精子和卵來。

用二十四對的染色體 (每個染色體是任意拿出來的) 一對父母可以生成一六、七七七、二一六個的遺傳因子 (Genes)，每一個因子與另一個都不同。

但是一個人降生，必由於一對特殊的精子和卵的配

合，那只能是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個機會中之一，這個數目還未把因子變化考慮在內。

現在我們沒有誰知道因子是甚麼，因爲因子是無法分開，無法分析的，因子學家以爲因子像一種酵素 (enzyme)，一種物質能使別的化合物起化學變化，而其本身之化學性質不變。

在高倍的顯微鏡下，我們可以清晰的看見染色體個體的大小，陰影的淺深和形體的模式。這些痕跡是因子造成的，他們聚成細沫的小顆粒。我們知道每一個因子在創造和發展生命上，都有它特殊的功能。

在一個單體的染色體上，有幾十至幾百個因子——每一個因子都能改變一個人的生命。

因子本身是很特別的，當它們活着的時候，它們有再

生的生力，因子由於小的顆粒造成，這也許是可能的。不過直到今日為止，科學上的探討，只能確定因子是生命上不可分的最小單位。

在一人的一生中，因子不停的工作着，它們領着這人走上他每一個生命上的階段，雖然不同的分化細胞的生長是不同的，可是當每一個細胞在被創造和構成的時候，都不過是染色體和因子的再生物。

每一人的因子都是一對一對的，一對中的兩個因子有不同的反應，一個因子常勝過另一個因子，我們叫它顯性 (dominant)，另一個是隱性 (Recessive)。當種子發生的時候，這兩個因子分開，每一個因子幹自己的事，不影響其他因子，雌雄兩個配合的因子傳給它們的後裔。

孩子的樣式 (types) 要用機遇律 (Law of Chance) 來決定，顯性和隱性都包含在內。

所以假如在你裏面有兩個顯性和隱性的因子，並且假設你能生無數的孩子，你會發現你的孩子們一半是顯性的，而一半是隱性的。

父母中若有一人有兩個顯性因子，所有的孩子都將具有顯性的特徵，若有一人帶着一個顯性和一個隱性的因子，另一個人帶着兩個隱性因子，他們的孩子將一半是顯性的一半是隱性的；而每一孩子得到特殊因子的機會是一樣的。

父母中若一人有寬眼，孩子的眼大概總是寬的，假如父母中若一人有傾斜的眼，小孩的眼不一定是斜的，除非父母的眼都是斜的。

父母的鼻子樣式若相同，孩子成熟後，將有相似的鼻子。但當其父母中若有一人鼻子是寬的，長的，高的，而另一人的鼻子長得很平凡，這孩子成熟後，他的鼻子會很奇怪。父母的祖先若有過古怪的鼻子，他生出怪樣鼻子的機會也很多呢。

假如做父母的耳朵很大，孩子們的耳朵是不會小的。假若父母中有一人嘴唇很厚，孩子們也會有很厚的嘴唇。

假使父母都很高，孩子到了成熟期一定也很高，並且還要高過他們的父母。如果父母都是矮子，孩子將傾向於矮，或比父母稍高一些，如果父母一高一矮，孩子將傾向於矮。

平常戲院或馬戲場中的「小矮人」，身體各部分還均稱，但體高在四十二吋以下，有時由於突變會生出特別的體態；大頭，中等身材，短臂，腿短而粗。這兩種人都是遺傳而來，這兩種情形都是倍數因子參加在內，這就是因為兩個矮子配合不會生正常的孩子，反過來說，一對正常的父母偶然也會生矮的孩子。

美國百分之十的盲人都是由於遺傳的，有的盲人是與生俱來的，有的是由於別的遺傳上的缺點造成的。

因子能左右遺傳的叫做顯性因子。斜視眼有時也是遺傳的。

至少百分之二十的聾子是遺傳性的，（或多至百分之二十五），有時某種因子能使人生來就是聾子，普通耳聾都是積漸釀成的。聾子也同盲人一樣，並不是都由遺傳得來的，也有別的原因，所以一個人的父母若是聾子，或祖父母是聾子，他自己並不一定會耳聾。

皮膚病或反常狀態，也是由於遺傳，這些缺點在身體上，有時對生理並無嚴重的影響，可是和一人的人社會地位，經濟生活，却有密切的關係。

如『鱗屑』，『蛇皮』，『斑點臉』（胎記）往往與患者的職業婚姻有關係，但有幾種皮膚對生理也有影響，有時且會致命。

『橡皮皮膚』是一種奇特的皮膚，司空見慣的『印第安橡皮』人，他們的皮膚有很大的彈性，從胸部能拉出六吋長來，因為皮膚下缺乏一種連結體素（Elastin），這種缺點是由於一個因子造成的。

還有種特別厚的指甲，想剪它時，須用錘子和鑿子。

遺傳的『胎記』樣式很多，有的因血管隆起，有的只是一塊皮膚帶色，臉上那種血管式的胎記，是由於一個顯性因子造成的。

有些科學家說，一個主要的因子能產生一個普通的鼻

子，但多數科學界的權威則以為必有三四個因子一起活動，有不同的因子影響鼻樑（形狀，高度，和長度），鼻腔（寬度，形態，鼻孔的大小），鼻根對上唇的連結，以及鼻尖的形態。

一個鼻子常常就是一個遺傳單位，甚至一個全臉單和父或母相似，也有時一個孩子的鼻子介於父母之間，這可以表明多元因子的定理。無論如何，我們可以看出每一個因子是獨立的。不然的話，則每一個孩子的鼻子必是父母的鼻子混合體。最後全國人的鼻子成了均態，天下之鼻同歸一形。

關於顯性隱性因子之不同，可以由頭髮的遺傳表示出來，這可以看見它們影響頭髮捲曲之程度，『羊毛』式因子最強，他對別種因子是顯性的，『扭卷』對『曲卷』因子是顯性的，『曲卷』對『波狀』因子是顯性的，『波狀』對『直立』因子是顯性的，所以有直立的頭髮的人只帶『直立』因子，所以父母的頭髮如都是直的，子女的頭髮必全是直的。決定頭髮硬度的因子，情形複雜，硬髮因子在中國人（非列濱人身上是顯性的，除了『髮厚』因子（粗和熱）之外，別的因子尚未能分析。

假定兩人的環境相似（環境不能相同，甚至雙生子亦不能相同），而兩人的高度不同，這一定是由於因子的影響，但這『體態』因子如何工作，我們還是不大能明白，

我們所能知道的就是：『高』因子常使『矮』子變成隱性。如果父母的高度正常，而都帶有『高』因子，孩子都是高的，但是矮的父母也許帶有隱性的『高』因子，再加上顯性的『矮』因子，於是他們的孩子其中大多是矮的，也有幾個是高的，換句話說，矮子父母可以有高的孩子，但高的父母却難有矮的孩子。

個人之肥瘦與家族有關，這是一個明顯的事實，通常一個人的體重要受因子的影響，可是『胖』因子能感受他的種因子之影響，瘦的父母，生下的孩子都是瘦子，可是胖的父母他們的孩子大多數是胖子，也有的並不胖。不管是否由於遺傳，很明顯的，有些人，不論他們吃甚麼，總會變成胖子，同時另外一些人也一樣的吃，但是却老是瘦子。

(續自第五五三法國的小不列顛)

小不列顛的鄉間是美麗的，除了幾條大火車路與汽車路之外，全是黃與綠的山與水。在海區上潮退後去拾蛤貝，和由細沙中去找小魚，是我所不能忘的樂趣。然而最美麗的印象還是人們的樸質，自然，與隨便。我所去的幾個地方如 Brehec, Guingamp, Pluzec, Belle-Ile-en-terre 等等，大半人都不會見過中國人。只有偶而從外面回去的水手與小商人之類是見過中國人。但在這裏不會見過中國人的不落通人與法國人，對這唯一的遠方來客也並不『外待』。(『外待』是我家鄉的土語，是不當做自己人看待的意思。)開始幾天有點好奇，後來稍熱一點就完全沒有甚麼了。

西風合訂本 第七集 已出版

- 第一集五版 定價每冊二元五角
- 第二集四版 定價每冊二元五角
- 第三集三版 定價每冊二元二角
- 第四集三版 定價每冊二元五角
- 第五集再版 定價每冊三元五角
- 第六集再版 定價每冊三元
- 第七集初版 定價每冊三元

暫照定價加三成發售，本社期刊定戶優待九折

國內因印刷品暫不通，港澳郵費每集三角六分，掛號加角半，國外寄費每集一元六角，掛號加五角，購書可由銀行或郵局匯款，郵票代洋九折通用。

西風副刊合訂本第一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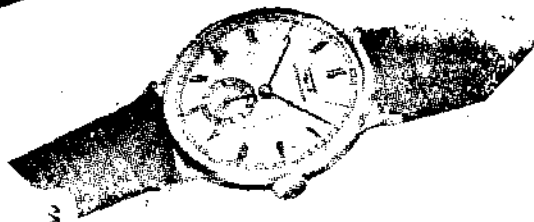
包掛第一集至第十二期。定價每冊三元。暫加三成發售，西風月刊西風副刊西書精華定戶九折優待。港澳平寄每本郵費國幣四角，掛號加角半，國外平寄每本郵費國幣二元，掛號加五角。

天梭表



唯一避免電磁性時計
精選最高貴原料製成

天梭表為瑞士第一名表。原料高貴。構造精密。計時準確。式樣雅麗。本行最近運到大批一九四〇年新式時表。花色繁多。陳列于各大鐘表行。歡迎指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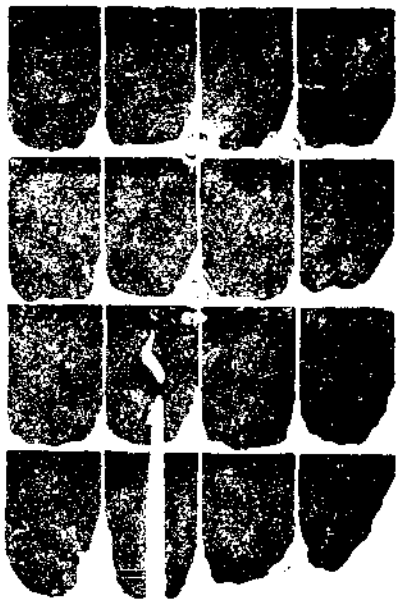
Tissot

The Non-Magnetic Watch
of
Guaranteed Quality

總經理

寶信洋行

上海江西路三二〇號



精神病還須用精神的力量去克服，任何有效的醫物只能作為輔助之用

瘋子的救藥

徐模

譯自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二十日 *Time* 週刊

醫治瘋狂的方法常常是一種慘酷的刑罰。在中世紀時代，瘋人院中有一種方法是將病人緊緊地縛在轉椅上，然後使之急轉不停，直至病人的兩耳飛出一滴滴的鮮血；或者將病人從一個峻直的烟囱中縋下去，漸漸地縋到一大堆昂首吐舌的蟒蛇上面。

時至今日，精神病學家所倚恃的文雅的科學療法依然跟這種古時的『震嚇法』不相上下，而令瘋人受難熬的磨折。分裂性癡呆 (Schizophrenia) 是瘋狂病中最普通的一種，全美國精神病院中就裝滿二十萬個這種病人。沒有一個人能知道分裂性癡呆的病源究竟的是屬於社會方面，心理方面，抑或生理方面，他們有的自認是拿破崙，有的相信他的孩子正在設法謀害他，要不然就是全身麻木，一動不動地可以過幾個鐘頭。大多數則已喪失理性和情感，漸漸地變成死屍樣的無知覺。這種病人倘若聽其自然，能

幸運地回復常態的只有百分之六弱。

直到一九三四年，醫學對瘋狂所能為力的依然極小。於是維也納的沙克爾博士 (Manfred Sakel) 首先宣佈注射島精 (Insulin) 的震嚇療法已告成功。接着匈牙利利梅度那 (Lasslo von Meduna) 博士於一九三五年發現一種叫『迷覺素』 (Metrazol) 的藥物，用於震嚇療法也有滿意的結果。瘋狂者的福音接踵而至，全世界的精神病學家都懷着滿腔熱望試驗這兩種新的藥品。

『迷覺素』是一種類似樟腦的強烈刺激劑，能影響血壓，呼吸，和心臟的作用。應用的手續非常簡單：一個病人先要絕食四五個鐘頭，於是把五公撮的藥品注射到他的血管中。大約半分鐘後，他開始咳嗽，眼中射出恐怖的目光向四周張望，不時猛烈地抽搐，或放聲哀號，繼之全身像冰凍似的挺直起來，嘴用勁地張開着，手足變得木板那

樣的僵硬，於是他進入混身痙攣的狀態。一二分鐘之後，痙攣消失，他漸漸的昏迷不醒，如是持續至一小時之久。

這樣的經過幾次震嚇，瘋狂者的異常心理就有一掃而光的希望。這種療法通常每星期施行三次，繼續五六星期。每一個病人很少有受這種療法至廿次以上，倘若十次以後仍少顯著的改善，那麼這個病人就被認為沒有治療的希望了。

因為這種藥品的效力霸道得太可怕，所以實際上從來沒有一個病人甘願受這種治療法。有一個病人說這彷彿有坐電椅處死時的滋味，另一個則悲苦無告地問：「大夫，這種療法確實能治癒我的毛病嗎？」

更慘的是有百分之四十以上的病人經過這種治療後，牙床骨都脫了關節。因為在猛烈的痙攣時他們都下死勁地彎曲他們的背脊，照當時的情形，有許多人簡直可以壓碎他們的脊椎骨。

所以「迷覺素」雖能風行一時，有許多精神病學家都詆斥它是一種極危險，極殘忍的藥品。而且根據各地報告，這種療法的成績並不能使人十分滿意。紐約州精神衛生局的羅斯博士（Dr. J. R. Ross）最近考察「迷覺素」治療一一四〇例，結果發現只有百分之二。六的病人痊癒，只有百分之九。九「大佳」，百分之廿四。五「略佳」。同時據醫生報告，另一組根本未經藥物治療的病人

中有百分之三。五痊癒，百分之十一。二「大佳」，百分之七。四「略佳」。因此大多數專家都認為「迷覺素」雖偶有治療的奇蹟，但就一般而言，其效力不及烏精。

烏精本是糖尿病的特效藥，因為它能消耗血液中的糖份；現在被用來治療精神病也是基於同樣的原理。當血液中的糖份漸漸減低時，腦中主要養料的供給斷絕，於是就產生一種昏迷狀態。治療的程序大概是這樣的：第一天清晨乘病人正在熟睡時給他注射二十個單位的烏精，第二天注射量稍增。在頭幾天，他周身出汗，頭暈眼花，昏然欲睡，最後當全劑量達七〇——一〇〇單位時，即沉入昏迷狀態。那時他面白如紙，喘息得像一匹馬，汗出如漿，濕透了全部床褥。太約過了三刻鐘或一個鐘頭，給他吃點甜食或者注射葡萄糖，讓他蘇醒過來。當他一經恢復知覺，就高聲吼叫，似乎是對他鬱積已久的恐懼和因慘的一種發洩。他的心理的門戶此時大大開放，精神病學家就能乘機而入了。

烏精療法的唯一危險就是血糖虧損過度，因而釀成「不可回復的虛脫症」。這種深度的虛脫，就是葡萄糖也無力挽救，病人會幾小時，幾天，甚至幾星期的昏迷下去，最後終因呼吸困難而長眠不醒。但是據精神病學家的經驗，昏迷的時間愈長，治療的效果也愈佳，所以他們都渴望有一種能安全地延長昏迷的方法出現。

島精療法的成績還相當可觀。本雪凡尼亞大學的著名精神病學家斯屈萊高博士 (E. A. Strecker)，據他在全美設備最精良的震嚇診療所中的經驗，最近宣稱因島精療法而回復正常生活的病人可達總數的百分之三十乃至四十；他相信這種療法是分裂性癡呆各種療法中最有希望的一種。但是在相反方面哈佛大學的考勃博士 (Stanley Cobb) 則始終反對島精療法，他認為利小弊大，得不償失。

有時島精療法的價值須經長時間方能證實。大多數的病人在治療後至少一年之內還保持若干瘋狂的行為；也有許多在當初不見得如何改善，幾個月之後他們的正常人性纔漸漸的『成熟』起來。震嚇療法對年齡在十七歲至廿五歲間的青年病人最能發生效力，不過年齡愈大，治療後的穩定性也愈增。分裂性癡呆的病人在發作六個月後，醫治起來希望就很少，島精療法只能使他變得比較溫文馴服一點。

總之，精神病還須用精神的力量去克服，任何有效的藥物只能作為輔助之用。一個用震嚇法治好的病人倘若不注意他原來環境的改善，而被貿然地送回家去，那麼他的前途依然十分危險。有許多醫生當病人還在受注射期中就要鼓勵他們做工作，或者跟同病者玩耍，有時甚至誘致他們幹起重要的事業，而施以一種社會的責任心的壓力。

至於震嚇療法的原理怎樣，現在還沒有一個人弄清楚過。科學家已提供了近十種的不同說數，心理學的和生理學的都有，這裏姑摘錄最傑出的兩種於下：(一)某種毒素侵入腦細胞，引起分裂性癡呆，而震嚇療法能幫助體力克服毒素；(二)震嚇治療時一種可怕的死的恐怖鼓舞起失意頹廢者的勇氣，而回復正常的生命。

精神病的最新電療法 莫名

精神病者的『電刑』果真出現了。最近據羅馬的卡林諾斯基博士 (Dr. L. Kalinowsky) 宣佈，用電流通過瘋人頭部的震嚇療法竟有滿意的結果。這種療法比用島精或『迷覺素』的要和平得多。不僅病人舒服，就是看護或旁觀者也覺得好受。據博士說：『這種電療法安全可靠，已曾試用於數百病人，數千次中並無意外發生。』病人的經驗也以爲治療時知覺全失，痛苦毫無，『迷覺素』法中常有的折骨、脫關節、傷筋等不幸事件也從未發生過。至於治療的手續異常簡單，電極位置於病人額的兩側，電壓七〇——一一〇伏特，電流強度三〇〇——六〇〇千分安培，通電時間十分之一秒。

——譯自 Science News Letter



受這種新治療術的人，臥在冰牀上，活像冰凍了的魚一般，經歷數日之久，時候到了，病者彷彿從一個深沉的，無夢的睡眠中新醒過來，全沒有痛苦的感覺。

冰 凍 睡 眠 伍 緯 彙

節譯自 *Popular Science* 一九三九年九月號

『冰凍睡眠』(Frozen sleep)是一種驚人的治療術，病人受這種治療時，墮入一種生物的『冬眠』狀態，這種治療術現已向醫藥界提出，等待醫生們採用了。新近在美國蒙大拿聖路易 (St. Louis) 市召開的美國醫藥聯合會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Convention) 中，譚保大學 (Temple University) 醫學院飛貼 (Temple S. Fay) 和斯密士 (Lawrence W. Smith) 兩位博士就把這驚人的實驗向大會陳述：

一羣裸體婦人躺在菲勒代爾菲亞 (Philadelphia) 省譚保大學醫院床上，裹着冰塊，活像冰凍的魚，電風扇在扇着，她們的眼睛緊閉；知覺全失；由整個的形態觀來，她們已是死了。她們的體溫由正常的華氏九十八·六度降至九十度，已遠超過以為可以復活的度數。

在這種狀態下，消化器官和排洩器都停止工作，據分析所示，她們的血液已不再充滿須要排洩的廢物，此時脈搏停止跳動，在這種生死難辨的狀態下，檢驗者祇有用電氣心臟悸動器 (electrocardiograph) 才能覺察出病者此時生命最微渺的表現。

那些冰凍着的婦人，臥在冰牀上，歷五六日之久，宛如冬天的熊眠在洞裏一樣。等到實驗者用熱藥劑和熱咖啡去回復她們的知覺後，她們才清醒過來，微笑着，彷彿從一個深沉的，無夢的睡眠中初醒過來一樣。她們說並沒有痛楚的感覺。冰凍着時，僅有一種適意的睡眠意識而已。她們對五日來的昏睡，全沒一點回憶。

那三十二個受着驚人治療的婦人，所患的都是無望生還，不能施手術的毒瘤症。實驗者所希望：用急激的冰凍

治療法，可以遏止疾病蔓延，好像冰箱中的冷氣可以阻止侵蝕食物的有機物體滋長一樣實施這種治療，不是一時所能奏效的，必須反復為之，在數月裏繼續施行四十日之多。這些受「冰凍睡眠」治療的，有些的體溫降低至八十九度，據報告，其中有一個病者有一短時間內，曾被冷至八十二度，結核病勢似乎減輕得多。

那些婦人經過這番治療後，體重增加；食慾轉佳；痛苦消除；她們開始有「生之愉快」的感覺！在二十四小時至四十八小時之內，毒癩的腫瘍很迅速地萎縮，先前那視為不治之症，從此也痊愈了！

這種嶄新的治療術，不限於治毒癩，且可用來治各種病症。一班名醫，預測這種治療術將供醫藥界一種價值無限的新利益。

有些人提議：這種治療術可用來治心臟病；從前心病是無法醫治的，他們說用這方法可以使心臟獲得全部休息的機會。

還有些人以為「冰凍睡眠」可以代替治療某種神經錯亂的「精治療 (insulin sock)」——島精一種成效卓著急激的治療劑，是去年才採用的——醫治糖尿病，使那受麻醉的病人進入深沉的昏迷狀態，這樣，可以卸却嚴重的生理上的反應，而獲得良好的效果。

因細菌而起的疾病，也可以用「冰凍睡眠」法治療嗎？

假若使一種溫度與人體溫度相接近時，則任何細菌都可以殲滅，應用「無線電發熱機」(radio fever machine) 將人體溫度升高，可以掃蕩某種細菌，而降低溫度，也可以有效地治療肺病或其他疾病。假若在人類可能承受的溫度裏，細菌仍未能消滅者，則至少也可以阻止它們蔓延，使「補充纖維」(repair fiber) 得以生長，同時人體亦可乘此去恢復補充與細菌抗鬥而損耗的力量。

人類若完全知道「冰凍睡眠」所有其他治療之可能性，必須作廣闊的觀測和源源的試驗；同時生物學家對這種治療也發生極大的興趣；因為人類此種「冰凍睡眠」與生物的冬眠狀態極相似。

當動物冬眠時，它們的脈搏似乎消滅；呼吸差不多停頓；甚至連溫血動物的體溫也下降至與它們週遭的氣溫相似。直到現在，人類還缺少具有這種同樣的性能的證據，即是否可能却是一個疑問。

現在洛克費勒醫學研究院 (Rockefeller Institute for medical Research) 有一位聲名卓著的生物學家，即卡勒爾 (Alexis Carrel) 博士，他倡言用一種方法，可以使人乾枯的褶襞像晒乾的「菜乾」一般攤一些日子，然後再使他復甦過來，這事曾在報章上喧囂一時。他費了很大的苦心，用一種高等水棲動物作實驗，結果獲得成功。

把魚，蛙和其他動物在實驗室裏冰凍起來，再使它們

復活，這種實驗從沒有失敗過一次，並且從這種實驗他獲得更高的發展。由這種實驗的推進，他提出許多玄妙的建議，有一個奇怪的幻想，就是發掘西伯利亞北部的冰地，希望在小塊下面會發現現已絕種的古象，俾科學家使這種歷史前期的生物重生！

差不多有二百多個人，都自願做冰凍的實驗品。不久以前，加州有一位實驗者曾遇着一人，這人要求醫生將他冰凍，他堅持說他會將幾個猴子冰凍，放進冰箱裏，閱時數日，能再使牠們復蘇。科學家對於這種宣述，在未得到充分證據之前，暫存為疑問。民政廳當局則取締人民這種充當實驗品的行爲。

最新的「冰凍睡眠」治療術是簡而易行的，飛貽和斯密士兩位博士發明配用冷劑，去療治毒瘤。方法是將一洗衣櫃式的水槽滿注以冰和水，把病人置於一旁，用一自動抽水機將水迫進那貼近病人膚體的冷蛇管(cooling coil)，再置一溫度表刻記那回轉到貯水器的水的溫度，這種「冰凍」治療法已有顯著的效果，且無痛苦之弊；但是有幾種毒瘤，因為疾病太深，非此法所能治，因此實驗者取斷然手段，將病人體溫降低，實施所謂「冬眠」的治療。診治毒瘤除施用「冰凍睡眠」一法外，別無良策。泊乎他們第一次實驗宣告成功獲得教訓後，這種實驗的神祕性已揭露無遺，因此他們循此路線繼續努力，以求臻于完美之境。

顧問編輯 林語堂

編輯者

張芝聯
林憾廬
柳存仁

西洋文學月刊

本月中創刊預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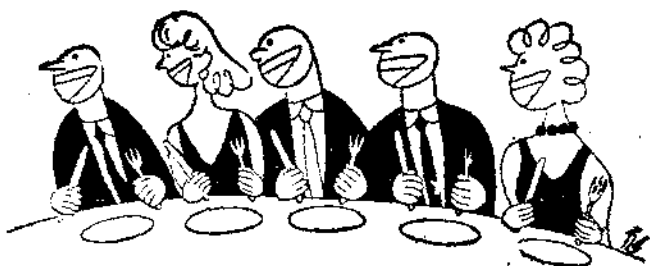
同人感於最近吾國文藝刊物之稀少，一般刊物不足以饜讀書界之需求，竊以爲有出版專刊，介紹西洋文學之必要。蓋藉此可作有文學興趣者研究揣摩之助，而一般讀書界亦得以涉獵歐美文藝之境域也。茲已籌備就緒，開始編排付印，準於本月十五日創刊號。內容爲：

文學理論與批評，世界文學主潮之敘述，小說（選譯各國有文藝價值之長短篇小說），詩歌，散文，戲劇，報告文學，等等。

先此預告，敬希各界人士留意焉。

西 洋 文 學 社

社址：上海赫德路起家橋 67 弄 13 號



據極可靠的證人說：自一九二六年以來，鈕滿恩未曾進食。

靈 肉 界 上

陳師超

本篇節譯自 *Magazine Digest*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號 Emil Lutz
原著 *In the Realm 'Twist Mind and Matter'* 及一九三八年三月十四日上海大陸報 *Does Man Need Food to Live?* 兩文

「時約兩點鐘，那神志昏迷的女人向前傾倚，足徐徐的離地，突然面向地上跌覆，頭置在左臂上，眼睛閉着，口半開，雙腿硬直。一小時後，她劇烈地震動，把手臂揮出，與身體成爲直角，如同在十字架上一樣，她的足取一種被釘在十字架的位置，把右踵放在左足背上。她保持這種姿勢到將近五點鐘，雙臂突然墮於身邊，頭垂在胸前，雙目閉着。面部顯出一種像死的蒼白色，佈滿着小點的冷汗。兩手冰冷，脈搏極微，幾乎覺察不出，然後發出臨終的喉聲。這種情形達十分鐘或十五分鐘之久，血液才流回

雙頰，脈搏漸強，不久，神志昏迷的痙攣才完全停止。」
這是親身目擊者所述關於比利時十八歲女子魯易絲拉多 (Louise Lateau) 宗教的神志昏迷的狀態。她在一八六八年四月間，在她的身上，開始顯出基督耶穌的傷痕。到了七月間的每星期五，這些傷痕便開始流血。那些傷痕不會傳染也不生膿，但所流的血很多，無論用甚麼藥，都不能夠治療。這種情形繼續數年之久。一八六九年的三月間，魯易絲停止飲食，像是單靠每日聖餐的麵包和酒去維持生命的。到了一八八〇年，保護她的一位教士發狂被解

職之時，魯易絲已名傳遐邇，被認為一位『神的選民』。其後，她僅被列為患怪病的人。比京布魯塞爾的醫學會，將其詳細研究之後，稱她是患『聖痕的神經病』。該項病情引起當時整個科學界的注意，因為在以前的數十年間，至少有十二個患這種病象的人，其中有人是冒充的。

在泰西文學中第一個患『聖痕病』而有詳細記載的，要算普瑪利煦 (K. Emmerich) 了。一八一一年，德國威斯發利亞省杜門修道院停閉了，內有尼姑普瑪利煦在一年後，到了每星期五，便現出基督耶穌流血的傷痕。在她神志昏迷中談話，表示熟識基督耶穌受難的故事。小說家兼戲劇家布稜坦諾 (Brentano) 把她所說的話詳細記載下來，其中有一段是關於聖母瑪利亞個人生活的奇遇。

雖則患聖痕的人所顯出的現象都相同，但有幾點却相差頗大，由此可知一個病人精神上受那一方面的支配。有的傷痕僅有時流血，有的則按時流血，而受傷之處亦有不同。其位置顯然是受耶穌受難的各種藝術作品的影響。最古藝術家所繪的和雕的作品，表示胸部的傷是在右邊，但較近代的畫家，如像林布蘭德 (Rembrandt)，却把傷痕繪在左邊近心房的部位。普瑪利煦的傷痕是在右邊，至於拉多和鈕滿恩 (詳見下文) 的胸傷則在左邊。再者，在神志昏迷的幻覺中所講的故事，都可以在聖經中找出來，那些故事都不是新的，或根據個人神秘異象所得的概念。

十五年前，德國巴威省康納斯魯城的一位樸實農家女子鈕滿恩 (Teresa Neumann) 於患麻痺症臥床六年半之後，病忽霍然而愈，自臀部以下，因失用而跛的兩腿，於一九二三年四月廿九日忽然健步如常了。兩年後，她已失明的雙目，又倏然於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七日重見光明了。

現在鈕滿恩女士四十歲了，她住在巴威的修道院內，成為宗教和科學家的大迷。她身上的，負有傷痕，和基督耶穌受難時的傷痕相同，有時流血。並且據極可靠的證人說，自一九二六年以來，鈕滿恩未曾進食。

美國天主教克里扶蘭主教史琳柏 (Rev. Schrenbbs) 曾於一九二八年前往德國探視鈕滿恩，後來到一九三七年，還確實聽到關於她的狀況，敘述她的禁食情形如左。

史主教說：『自一九二六年聖誕日起，除接受每晨的聖餐外，她的飲食完全停止。神父給她的聖餅只是用水濕過的極小一片，雖則這一小片，她吞食時也大感困難。』

史主教鄭重宣稱，她的禁食是絕對可靠的。那個教會曾派醫院看護四名日夜去監護她。那些看護宣誓，曾有一次連續十五日，鈕滿恩未進飲食。

據史主教說：柏林大學萊比錫布拉格和慕尼黑的醫師診斷的結果，一致以為：鈕滿恩的病，絕對不是虛偽造作的。

鈕滿恩初次顯示非常能力，是她看見一道奇異微光在

眼前。這事發生於她患麻痺之時。以後她便失去食慾。自一九二三年起，她不吃硬的食物，僅進少許的水或果汁。

在一九二六年四旬齋專心祈禱之時，牠突然又被那種微光所侵襲，是一種奇異閃耀的異象。她說她看見主在苦園裏。她說那個異象，出現好多次。

日子過得久，鈕滿恩女士看見基督的受苦變成一種實在的事。基督的出現，終於支配她，使她受了一種鉅創所襲擊。突然間，她覺着有一種熱的東西由她的心臟流到脊下來。她繼續祈禱。是夜鈕氏發現她的脊下有一個巨傷。那個傷痕到今天還存在着。

一九二六年四旬齋的第二個星期五，鈕女士說她看見主受難中的許多苦難，他的頭戴棘冠，被兵士譏誚吐罵。他的膝被所負大十字架的重所壓彎。

以後鈕滿恩的身上發現聖痕。她的手足現出基督受難的傷痕。這些傷痕是逐漸出現的，最後她的額上也有了。

史主教說：「那些傷痕比一只銀幣還大些。起先傷處流血甚多，現在只有痕跡而已，熾紅的疤穿透手心，在反面也有個大傷痕。足部也是這樣。」

史主教曾看見鈕滿恩在受難節所發生的異象。這種異象發生於星期四夜半，至星期五下午一時半始完畢。當這種異象停止之時，她的身體盤旋彎曲像死一樣，但是數小時後，就回復常態了。在這種異象中，她失體重六磅至八磅，後來又恢復她的一百十磅的平常重量。

鈕滿恩身上的傷痕從未改變。有幾個德國最著名的醫生曾敷以膏藥或用別的方法，但都沒見效。傷處不生膿也不痊愈。教會的職員說，她雖禁食，但體重却沒有改變。

鈕滿恩的病，由神經病專家愛益納醫師（Aigner）詳加研究。發現她除聖痕外還有許多特徵。她哭時所流的是血淚；她不飲不食；她患有預言的天才；且對於聖經，有一種不可思議的認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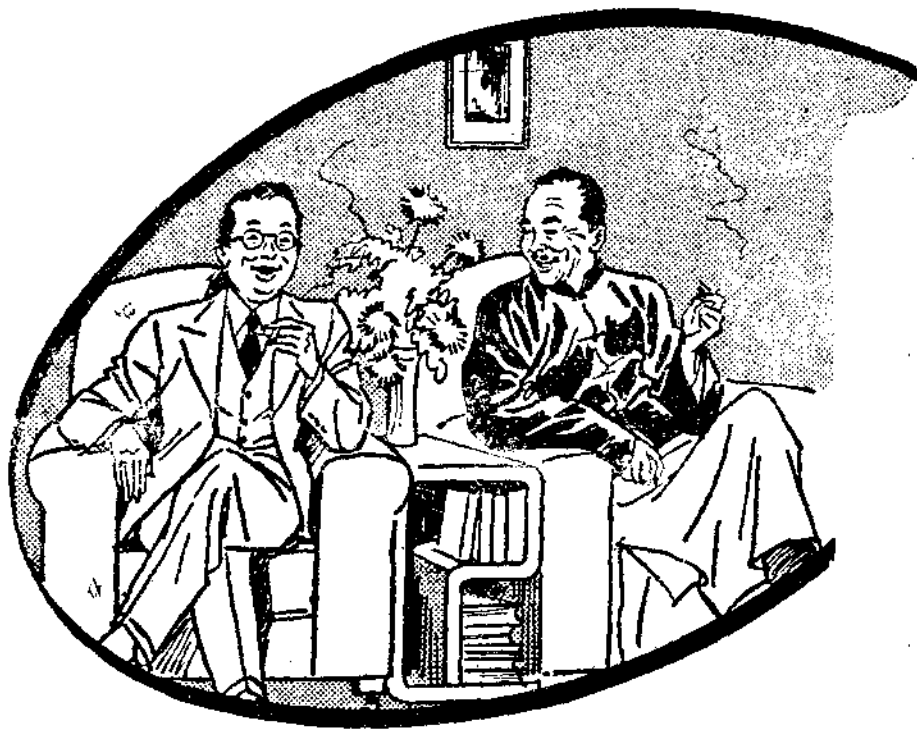
在未發生聖痕以前，她曾患麻痺，失明，足跛的病。到了這項意外事件以後，她的按期的月經完全停止，而患「代替月經病」，一反從前的樣子。血液由鼻，喉，唇，眼，耳，乳，骨節，腸和施手術的舊傷痕等處流出來。

就催眠的研究而言，發生聖痕的現象是容易明白的。起先為要以身替耶穌所受的苦難，或要在宗教界佔個重要的地位，或要用非常的虔誠出人頭地。但必須有多年的渴望和暗示在那人的身上起作用，才能够發生這種現象。其神秘之點，在乎皮膚經過這種改變，僅在心所顯意的若干部位而已。

用催眠的力量，雖可以使皮膚改變並起水泡，但是不能够影響一個人到很長久的時間，像幾個月或幾年，而終於使其顯出聖痕的。因為身上出現聖痕的部位，它的改變顯然是永遠的。

我們實在不曉得解答。那幾個被這種現象侵襲的人，永遠處於一種精神病和真正知覺之間，一種真經驗和自欺並行的範圍中——甚或在一種精神健康的狀態中。

朋友談心增加樂趣



朋友談心而吸
克來文香煙，
則彼此意興更
濃，因此煙向
為高等社會之
恩物也。其超
羣之品質，已
聞名一百五十
年，故常吸此
煙，樂趣無窮

克來文香煙

CRAVEN "A"
CIGARETTES



各大公司煙紙店均有經售中國總
經理上海圓明園路英商萬泰有限
公司煙草部



我們每會用一種虛偽的幌子，來矇混自己，使我們得有一種藉口，不肯承認實在的事實。

欺騙心理 今純

Constance J. Foster 原著·節譯自 *Your Life*

轉載於 *Parade* 一九三九年十月號

我們都是撒謊大家！不論是醫生，是律師，或是教習，不論是聖者或是罪人，大家都會向自己撒謊，並且撒謊時那麼巧妙，普通連我們自己都不曾想到！原來我們在欺騙自己。

我們以為自己都是大人了，總以為自己不會再去重演小孩子那種幼稚的幻想，神仙的故事了吧，但是，再看我們現在仍不免想入非非，正和兒時一樣，並且還會自圓其說，捏造藉口，硬要想出的一種方法來，使那些明明不對的，看來好似對的一樣。

你我在這個充滿着不如意的世界中，不得不設法欺騙自己，以期使生活較易。原來我們所具的一切原始的天性，往往與後來所習的那些道德是非觀念相抵觸，於是因為要使自己適合社會環境，與文明的習慣不相悖，乃不得

不自圓其說，造出一些理由來，解釋自己的情感，解釋自己的舉動。

譬如那位富孀說，「裘麗雅真可憐呀，從前她家裏甚麼都有的，現在呢，差不多一切都完了，我給了她三件衣服，都是祇穿過一次的。」

這是好施嗎？這是慷慨嗎？她自以為是一位慷慨好施的好太太。但是，她不過在自圓其說罷了。其實她是妒嫉裘麗雅長得年青，裘麗雅比她惹人愛，裘麗雅的孩子長得好，仇儷之間情篤，於是她一聽到裘麗雅財產化為烏有時，心裏不禁感到欣慰；但是，同時對於這種心理，不免又產生一種心懷不安的感覺，負人的感覺。

因為要使自己的良心上得到一些安慰，於是她乃送東西給裘麗雅。但是，這一點她對自己却不肯承認，於是她

乃不得不向自己撒謊了。她要使自己相信，相信自己慷慨，相信自己富於同情心。其實呢，這不過是一層膚淺的眩飾，遮掩的究竟還是那原始人類本來的情感。

原始時代，那些山居穴處的人，來得誠實，他們看見自己畏懼或仇恨的敵人，被巨象所吞嚼時，正不妨公然表示快慰。可是我們呢，我們可不能這樣，我們是文明的人。不同的地方就在這裏，而最壞的地方也就在這裏，因為很早以前，我們的祖先尚住在森林裏面，和野獸搏鬥，亟圖生存時，已有一種極深刻的自我觀念，這種觀念一直流傳至今，一直在我們心坎內迴盪着。

此時我們祇有一個辦法，就是撒謊，就是自圓其說，練就許多小巧的方法，把我們自己都給矇混住。養成這麼一種技巧，使人『一時可以知我的真情，一時不能測我的實意。』玩魔術的祇能騙他的觀眾，我們非但使觀眾迷眩，連自己都給矇騙住了！

你以為你不同麼？那末，在實際應酬中，難道你就不會鬧過一次頭痛，因此不會去赴會嗎？我認識一位新婚的女子，那天晚上就來過這麼一套把戲。她那次頭痛確是真的，不過，却是由於她自己找來的。原來那天請他們赴宴的乃是她從前的一個情敵，男的看來很高興要去，女的這一來可不樂意了。後來男的見她頭痛，決意不去赴宴，留在家裏陪她，而她的頭痛頓時也就好了。

你欺瞞你自己時，也許尙不會學得這般巧妙，也許尙不會做出這種頭痛的把戲，不過，你也許會『此時覺得太疲倦』吧。我們欺騙自己時，用的方法着實巧妙，所以英文『個性』(personality)一語，原脫胎於希臘文 *persona* 一字，那意思是演戲時所戴的假面具。

有一天，我看見一個小孩子第一次欺騙自己。他太小了，他還不會說話呢，但是，他已經會騙自己了。他想走路，因為腳步不穩跌倒了，頭撞在一隻椅子上，他立刻反轉身來，担起一對小拳頭，去打那椅子。他跌倒了，這要怪那椅子，不能怪他，所以他得去處罰那椅子。我們見小孩子跌倒時，因為要想轉移他的注意，常常喜歡說，『可惡的椅子撞了小寶貝。』無形中教孩子一種錯誤的思想，這實在是很笨的。

小孩子跌倒後責打椅子，這在我們看來是很騷稚可笑的，但是，你我一班大人，在日常行事中照樣在做類似的事情。我們覺得沈鬱，那是因為天氣不好，不然我們一定會感到欣暢的；我們生活愁苦，那是因為不曾得到一位體貼的妻子（或知己的良人），不然我們定會感到快樂的！再看社會主義者徒責資本主義的制度，說人類一切經濟的缺點都是由於他們措置不善，個人主義者又在非難政府的統轄，說國內一切政治的腐敗都是由於這些設施的不良。

社會中每一個階級的人們，總將他們自己的缺點推卸到另一些人的肩上，自己却再不肯負責任，去做一些實際有效的事情。

做父母的也會這樣，因為夫妻不相悅，遂把這氣洩到孩子身上去，往往因為孩子長得像那討厭的丈夫（或那可厭的妻子），遂連這孩子也不歡喜。有一個女的自己承認，說她那小兒子長得很像她丈夫，因此她連替他洗澡穿衣等事，都不耐煩去做了。原來她深惡她的丈夫，因為那男子在外面另有所歡。可憐一班天真無邪的小孩，在這種情況之下，却受了極壞的影響。

爸爸決定要小祥尼去學做律師，也不問祥尼的興趣如何，也不顧祥尼的志向怎樣，為的甚麼呢？原來他曾想做律師，結果失敗不曾做成，於是想孩子來實現這理想。

還有一種最普通的自欺心理，就是使自己去效孩子脾氣。心理學稱這個為「退化運動」(retrogression)。試看一班友人中，不乏孩子氣的嬌妻，她們忽而嗔怒，忽而悲愁，喜怒無常，變幻莫測，都是出於這類的。

我們一班人每遇着繁雜難解的事情時，往往會逃避現實，不禁回復到童年的心情，儼然以為自己仍像從前那樣受人寵愛，有人庇護，而做出許多一團稚氣的舉動來。譬如一個商人，因為對他公司將來組織上的問題急切不能解決，於是到了辦公處時，竟去注意那些瑣碎不相干的事

情，一切的東西，在他看來，都好像是新鮮的似的。

他一早到了辦事的地方，就不厭其煩的去重新佈置他桌案上的一切物件，他很仔細的去修他的鉛筆。原來他在逃避現實，他一時怕去解決他的問題，他又回返到從前的時代中了，他又變得和一個小學童一樣。閒蕩混扯，怕去預備那恨人的功課，推三阻四，不願去做指定的工作。

這些都是一種規避的方法。我們凡是用這些規避的方法時，不論所規避的是我們的義務，是我們的罪惡，或是我們本人自己，我們都是在欺騙自己，在向自己撒謊。我們是在用一種虛偽的幌子，來矇混自己，使我們得有一種藉口，不承認實在的事實。

檢查一下你自己吧。假使你能發現你在用甚麼方法欺矇自己時，你對於這些藉口，就不會像以前那樣瑣絮不清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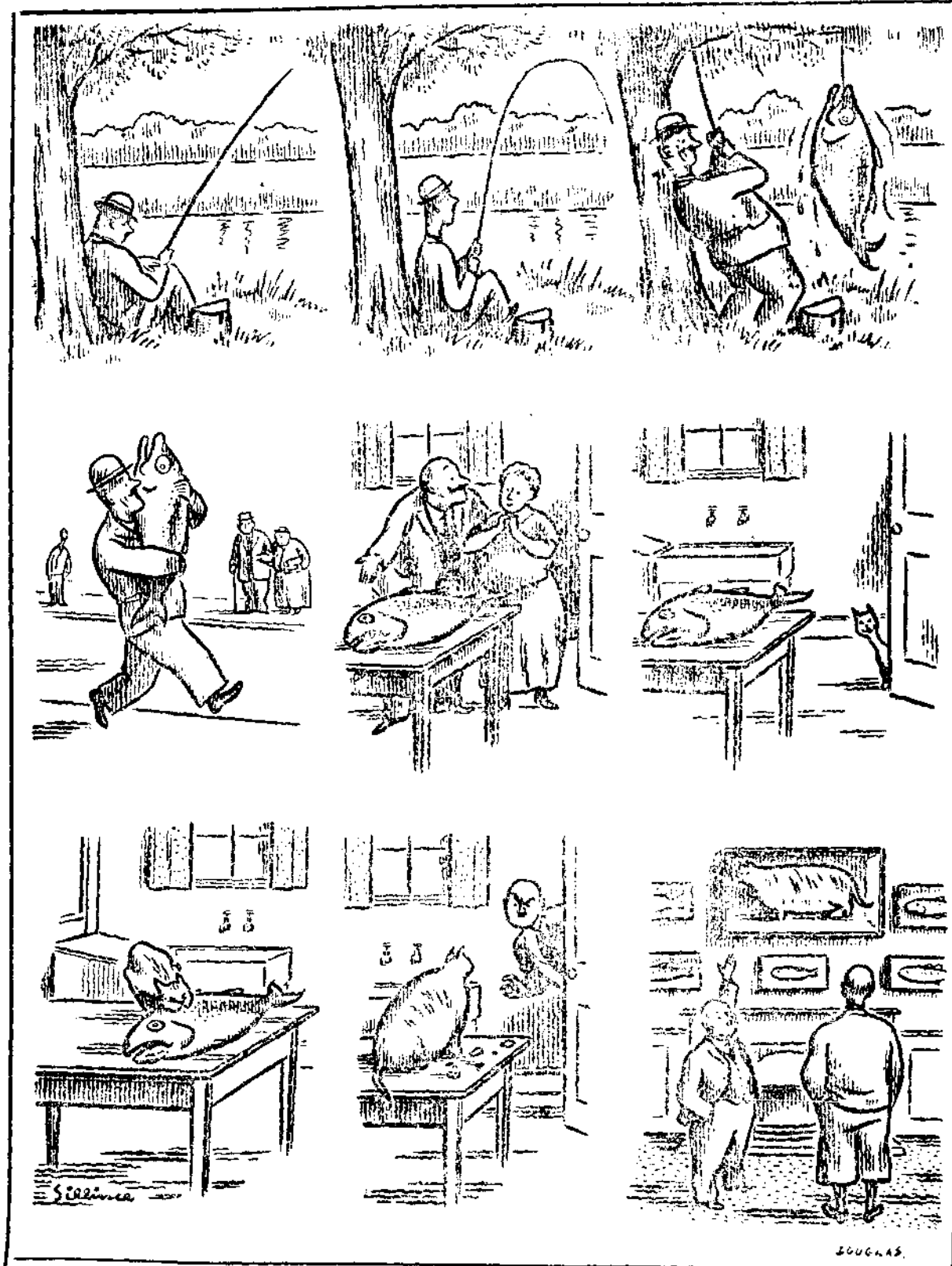
西風存書發售特價啟事

本社過去各期之西風月刊及西風副刊，雖應各方之需要增加印數或再版，大抵均已售罄，惟有若干期尚有少數存書。茲為優待讀者起見，擬自即日起發售特價，計四十二期以前之西風月刊，每冊國幣貳角，十九期以前之西風副刊，每冊國幣壹角，售完為止。凡欲補購過去某數期之刊物，使成整套者，或購贈親友介紹試閱者，請勿失此最佳之機會，為幸。

西風社謹啟

貓與魚

轉載笨拙



健身露

是什麼飲料？



健身露之由來已久，在俄國會風行一時，但其味較苦，後於一九二〇年經雷納氏苦心研究，加以改進，於今乃達於完美狀態。目今雷納氏在滬負責主持健身露之製造事宜。健身露因用麥精、酵母，及富含維他命之名貴成分製成，故含有多量之維他命B1B2GH，及磷酸鹽，功能開胃，輔助消化，培補神經，助長發育，增強抵抗力。而味美可口，更可為日常止渴怡神之飲料。健身露四季可飲。

世界上有健身露已歷二十五年。在古巴地方每日銷路達一千六百箱。

點點滋補 滴滴健身



最爲父母和教師所注意的，是患精神病的兒童情感上的缺陷，使他們不能好好的適應環境。

兒童也有精神病嗎？ 陳哲生

Mandel Sherman 作·節譯自 *The Child*

Development 季刊一九三九年三月號

成人的精神病，在初期時很難看出來，這是大家知道得很清楚的，而兒童的精神病的診斷，困難還要大。對兒童的初期精神病，很不容易下一個定義，兒童的甚麼樣行爲，我們才可說它是精神失常呢？

在這篇文章內，我想把兒童的精神失常情形描寫一下，材料是從觀察十七個精神失常的兒童得來的，觀察期間自六月至四年。這意思不是說他們的行爲完全與成年期的精神病人一樣，這裏我們姑用「兒童精神病」的名詞，寫寫他們紊亂無組織的情感，渙散分裂的性格，而其中尤其顯著的判斷力的缺乏。

這篇文章所報告的十七個兒童，行爲有許多不同的地方，然而也有一些相同之點。一般說起來，這些兒童的智力是正常的，心靈的發育也沒有衰退的現象。其中有一大

半性情孤僻，不喜與人交往，所以朋友很少。有幾個兒童的父母曾設法鼓勵他們對人友善，可是失敗了，主要是因爲這些孩子說別的孩子欺侮他們，說人家對他們不感覺興趣。這些兒童行爲前後不一致，有時很進取，有時又忸怩畏縮不前。他們的感情也易於改變，某一個時候使他們滿意高興的情景，換一個時候又發生恰恰相反的結果。

這十七個兒童中有十二個有優異的口才，學校教師老是說他們背誦不錯，可是學校的功課弄得並不好。他們的口才雖然很好，但有九個兒童言語有毛病，譬如將地方與時間互相弄錯，應該說地方的時候，却說出時間來。有幾個年紀較大的兒童有最有趣的怪癖，就是非常注意小事，時常做些捨本逐末的細微末節的事情。譬如花了很多時間，畫些細小而怪異的圖畫，表達出自己要傳達給別人的

意思。有的圖畫是表現新發明，有的代表一個長篇故事。他們說這種新發明和長篇故事，要不是畫出來的話，就得寫上一大篇手稿。

最初的問題

有九個兒童的父母抱怨他們在家裏不聽話，不合作，鬧彊扭。有十個兒童的父母說，他們的孤僻離羣索居的天性有增無已，結果大部份時間悶在家中，叫親戚朋友們認為古怪。

下面這些問題是一個九歲男孩的父母報告的：

孤僻的性情，有增無已。寧願讀書，不肯玩耍。

善忘，叫他做你說給他的事情，是靠不住的。

在生人面前，忸怩不安。

大做其白日夢，學校教師也是這樣說。

在談話中，陡然站起來走出屋外，又突然跑回來。兩

手作出許多奇奇怪怪姿勢。

刺刺不休的談着關切自己身體的話。

下面是一個十四歲男孩的父母報告的，他們說這些問題是他八歲時開始的：

精神專注力量的缺乏，不斷增加。

神經過敏，無恒，善變。

沒有朋友，很少參加運動。

留在家裏，要人家誇他是好孩子。

喜說話，但常常談人家所討論的問題以外的東西。不為別的孩子樂於交接，他們說他「古怪」，「瘋癲」。

有一個十三歲的姑娘，在她七歲時，父母便最先看出她舉止的反常。那時她脾氣暴躁，對別的孩子侮慢無禮。她的煩躁不安，易於激怒，和不負責任一直增加着，直到她十三歲時，她的父母對於她的易怒和破壞物件的行為，簡直再無法對付了。

偏執妄想和錯覺

有一個九歲的姑娘的行為舉止，可說明她的錯覺毛病。從三歲起，她便恐懼多端，埋怨說她看見各種東西繞着屋子動。雖然別人以為她的這種舉動一部分因為想引人注意她，然而她的那股埋怨東西轉動或聽見甚麼聲音的憂慮動兒，是勿庸置疑的。有幾次，她晚上醒來，惶懼不堪，抱怨說她聽見有人跑進房來。

有一個十四歲的男孩，行動偏執。他的偏執狂在他七歲時就開始了。他脾氣暴躁，易於勃然大怒，不能與他的同學和弟兄相處。他的行為偏激，日甚一日。當他進學校後，對別人存有偏見，他把時間花在繪畫上，花在談論他的發明上。他談了很多不用蒸氣開駛火車頭的發明，他的意思是把乾冰 (carbon dioxide "ice") 裝在鍋筒內，藉由蒸發而生的壓力推動車輪。他對別的孩子懷有偏見，他

相信他們在嘲弄他，在窘困他，因為他們覺得他是一個弱者。可是他一方面又相信他很强壯有力，因而總想找機會與別的孩子打架，然而，他又老是怕別的孩子『跑籠來』把他打傷。他們這些偏見可從他們老怕被人嘲弄，從他們解釋別人不喜歡他，是因為別的孩子妒忌他的卓越才能這幾點看出來。

智力

一般說來，這些孩子的智力是合水準的，有的還有卓越的智力啦。他們與正常的兒童一個最重要的差別是缺乏判斷力。有一個十歲的男孩，給他兩個五位數字去加，他開頭便把兩數相乘，接着把兩數相除，最後才加起來。一個十四歲的男孩有幾次在午夜，有時比午夜還要晚，到他們的一個照顧人家裏去看他。當有人提醒他時間太晚了的時候，他說他知道時間晚，不過他想任何人在這個時候都有閒暇，所以他利用這個時間。

怪行

教師們報告有九個孩子破壞校規；或忽然站起來在課堂四週走動，或突然站起來，打另一個孩子。有一個七歲的姑娘，在向一間餐室走去時，驀地跪下來，這樣跪了相當時候。人家問她爲甚麼要這樣做，她說這樣便覺得好些。有一個男孩說話時總是站起來，他說這樣他能說得好一點。還有一個孩子不時跑出房去，在走廊上四處張望，

過後又跑回來。問他爲甚麼要這樣，他說怕走廊內有人。

個人的興趣

這十七個兒童中，所有將近弱冠的，似乎都是野心勃勃，想在寫作，繪畫及發明方面有所創造。有五個弱冠兒童利用他們閒暇作樂的時間去寫戲劇，『想像未來』。沒有一個對娛樂的活動感覺興趣的，很少參加一般青年共同享有的遊戲，除非被人慫恿。有三個孩子解釋他們拒絕與其他孩子戲耍的緣故，他們說尋常遊戲不是爲聰敏的孩子打算的。因為他們不想虛度一生，想有一點成就，所以才把時間花在書本上，花在繪畫上。他們解釋着對於繪畫的興趣，他們說除了畫以外，他們不能把自己的意思告訴別人。這些兒童有一大部分比普通一般兒童多讀很多書，這也許是他們離羣索居的緣故，同時也是利用清閒時間的一種辦法。

與其他兒童的關係

這些兒童中間沒有一個有至交，沒有一個有許多熟人。他們不能交友有三種原因，最重要的好像是脾氣暴躁和愛與人爭吵，這裏有十一個兒童是這樣。有四個孩子喜離羣索居，拒絕參加普通遊戲。第三個理由是人對他們的態度——說他們古怪，瘋瘋癲癲。他們對這些兒童的這種態度，他們自己也說不出道理來，而僅是說他們『行動和談吐可笑』而已。

成人的關係

他們中大多數與成人的關係較與別的兒童關係融洽。雖然他們有好多愛和成人爭辯，爭論，可是他們又求賴成人，靠成人幫助哩。我們不能斷定這究竟是否引人注意他們的辦法，還是應付別的兒童對他們所視的危險。

語言的花樣

迂滯的缺點大半表現在他們的言語裏，而尋常動作中也有迂滯不靈的現象發生。雖則說話進行，但有九個兒童即使談論他們極感興趣的問題，常常中途停住，過後又扯到一些不相關的問題上去。有三個孩子犯語言的錯誤：一個男孩，要他回答這個問題：「從甲地至乙地需時十五分鐘，如果他在二點十五分由甲地動身，問到達乙地是甚麼時候？」他回答是二點九十五分。還有一個男孩站在量身長的大旁邊，問看護他是不是有六十磅高。

情感

這些孩子的情感可分為兩種，一是情感冷淡，一是情感紛亂。照護這些孩子的人，對他們有長時間的觀察，說有四個孩子性沉靜，謙虛，但很冷淡，情感遲鈍。遇到受挫折的事便和退避；被旁的孩子困擾時，便往成人那裏求保護。因為他們沒有回報人家所期望於他們的熱誠和行動，於是他們的這種冷淡情感便叫別的孩子認為古怪了。

因此，鼓舞他們談新的東西是不可能的，學校工作，電影，無執筆者不能引起這類的反應。

有兩個兒童有一種特點，那便是情感紛亂。他們的情感變化無常，不可捉摸。他們的冷淡常常會無緣無故的變成憤怒和憂慮。

有兩個兒童有一定的興奮時期，在這期間喜歡多說話，身體興奮激動，對於別人說給他的事情不能領悟。有一個在激動之後繼以破壞物件的行動。特別是因為這些孩子易於動怒，學校困難就隨之發生了。在他背書時，如果有一個孩子打斷他，或是在操場上被人偶爾推一下子，便很容易變得怒不可遏。

總結

在這篇文章內，我們診斷這些兒童是精神病患者，因為他們的行為和病徵與成人精神病患者有很多地方相同。最為父母和教師所注重的是情感上的缺陷，使他們不能好好的適應環境。雖則問或找到自治神經系錯覺的現象，可是判然的生理上的缺點我們沒有找着。我們用智力測驗，測定這些兒童的智力，除了腦筋渙神不集中外，沒有甚麼毛病。幻想也不是不常見，不過沒有成人患者有系統，而且有許多是時有時無，毫無規則的。研究精神失常的兒童，對成人精神病狀的發展，其價值是顯而易見的。



你應問問自己，『我不是我的丈夫從前熱戀着的那個人呢？』

婚 後 的 自 省

仁 華

Lois Ardwyn 原著·節譯自 *The Woman* 一九四〇年二月號

『我倆攝於第一次的野餐，』『我倆攝於訂婚日，』『我倆攝於蜜月旅行中，』……看了以往的照片，覺得人事變遷得真是太快了。這並不像十年前的事呀，我還記得參加野餐的那天，斜陽從綠葉中照射在我們每人的身上。那天去的還有愛兒西，碧蒂，和愛律，還有約翰帶着比兒一道去，那是我們大家第一次碰見他——我從來沒有夢想到在不久之後我會變成比兒的妻子。跟那時候比起來，他也變了一些了，他變得嚴肅一點兒，也不再像從前那麼會笑和說笑話了。也許是因為公事太忙，同時焦慮着供養這兩個孩子的重擔的緣故吧，可是我自己也不見得比以前輕些。

舊相片常會使我們有同樣的感覺，我們常凝思以往的我們到底是否這樣的，他是否那麼活躍，那麼滿臉笑容

呢？她是否那麼年青，窈窕，有生氣呢？時光的消逝對於我們到底有甚麼影響呢？對於一些人，年歲的增加也增給他們心平氣和的美麗和快慰，對於一些人，光陰是殘酷的，它把他們的一切青春與美麗都搶去，留下的只有時光的足跡。

你應問問自己，『我不是我的丈夫從前熱戀着的那個人呢？那個從女子堆中選出來珍愛着保護着的安琪兒呢？經過這麼多年之後，我在丈夫眼中是否仍然保持着我們首次相會的樣子呢？我是否在實踐他在訂婚時對我一切的願望和希冀呢？』你對於這些問題如果能大膽答一句『是的』，那麼你可別再看下去了，因為這篇文章並不是為你寫的。

你這對於已失去的羅曼史和從結婚迷醒過來而發生疑

問的人呀！你在結婚五年後或十年後看看鏡子裏的你是甚麼樣的呢？從你結婚那一天到現在，你有幾次像那一天那麼有精神，有希望，眼睛裏充滿着快樂和興奮去會你的愛人？無論在幾個月，或在幾年中，你要一直這麼樣的使你在丈夫的眼中顯得可愛。可是這個想討他喜歡的心情能延長多少時候呢？你們是否盡力的在他面前修飾得很美麗動人？或者你把你的美觀全不放在心上了？

關於你們的健康方面，你是否仍很起勁的打算着在星期六如何去消磨那美妙的時光？抑是因為你自己的怕麻煩，愛安靜，而讓你的丈夫自己走自己的路去玩呢？你從前是不是非常活潑熱烈的嗎？你不是最看不起那些讓丈夫隨便出去找別人玩的妻子嗎？

也許你已經生過幾個小孩了，而自從生了末了一個以後，你的身體就沒有以前好了。可是你再問問自己，是否完全沒有過錯呢？你是否盡力地照顧你的身體？你是否仍想挽回以往的樂觀和生活力？你的丈夫需要一個伴侶而不是單單要一個無感情的旁觀者。要身體康健，其方法並不是整天吃藥，而是好好把你的身體修養起來，使你的精神飽滿，所以要是且你的丈夫對你說：『親愛的，讓我們帶孩子們出去走走，同時來一次野餐，』或者，『寶貝，明天是我們結婚紀念日，讓我們好好的慶祝一下吧，』而你能與高彩烈的拉着他的手說，『好極了，讓我們去吧！』

要是他從來沒有這麼提議的話，那麼你已不是從前跟你的丈夫結婚時的人了。

要是你仍是從前的你呢，那麼你的手放進丈夫的手裏的時候，仍能保持着他替你帶上訂婚戒子時的細膩光滑。我最討厭聽——許多做丈夫的也討厭聽——做妻子的拿家事，孩子們和洗衣洗碗這些事為託辭。我認識一個朋友，她除掉做以上這些事外，還自己種花，而她竟能常帶着一瓶美手的藥水在身邊用，正如她每星期把衣服洗完以後，在十分鐘的休息中還自己修飾指甲，一切的一切都是在乎你多麼愛你的丈夫，我這朋友愛她的丈夫愛到情願盡量地這麼修飾，一點也不埋怨。

一定有人會寫一封這樣的信給我：『我希望你能了解我在怎樣過日子，小孩在早晨六點鐘就把我們吵醒，而當我在餵孩子的時候，我的丈夫下樓把爐子裏的火生好，然後我又得自己去燒早飯……』這些我都明白的。一個有孩子而沒錢僱僕人的年青妻子所過的日子，真是充滿着苦工。可是無論如何，我要求你盡力抽一些空閒的時候，因為到底一個小孩不會永遠是一個小孩，而你希望你的丈夫永遠是你的愛人呀！

我知道在你結婚以後，好些事情沒有你理想的那麼美好，可是你為甚麼不盡你的力使你現在的一切變得稍為理想化一點呢？你曾在甚麼時候使你的丈夫覺得你把他當着

一種光榮呢？你曾在甚麼時候跟他賣弄風情呢？你對他的愛和自尊能够給他一種安全的感覺，同時也增加他對付世事的勇氣。要是你一直把他忽略了，自然他不會立刻就有甚麼反應的動作，可是他將來必定會的，必定會有這麼一天的。

如果他曾稱讚過你的頭髮好看，那麼那是多久以前的事了？你可記得他末了一次注意你所穿的衣服是在甚麼時候呢？今天晚上臨睡的時候，看看你的睡衣是否你整月旅行中所帶的嗎？並且你也不要太忽略在房間裏所穿的拖鞋了。

別以為幾年來你和丈夫同睡一房，他已不注意這些或者他不在乎你是否和以前不同了。我不相信「親蜜裏會產生輕視」那句話，可是親眼看見一個美人兒變醜是會毀滅愛情的。

要做一個有魔力的妻子，是比較做一個迷人的朋友還難，要是沒有甚麼特別事故的時候，理髮館和美容院能够把任何人都修飾得像天仙似的美。可是要是想在平日家中，對於你的丈夫有吸引力的話，那麼你該格外努力些，因為這是應由家裏着手做起的呀！

美國財政大廈基石底下有一束嬰兒的頭髮，當時有人請傑克遜(Andrew Jackson)總統以若干珍貴物品置於石下，他即以孫兒的一束頭髮相應。(范范)

西風月刊投稿簡章

- 一、本刊接收外稿。
- 二、來稿概須用稿紙繕寫清楚，並將通訊地址註明稿端。
- 三、譯稿概須詳細註明原文出處，最好附寄原文。
- 四、編輯人對來稿有刪改權。不願刪改者須預先聲明。
- 五、稿費每千字三元起，於每期出版後五天發出。
- 六、來稿在本刊發表後，版權由譯著者保留。惟本社於另行刊印文集時，有自由選用之優先權。
- 七、投稿人除由本社致奉稿費外，並贈送刊登該稿之本刊一冊。補白材料一律酌贈本刊。
- 八、來稿非經在稿端特別聲明，並附寄貼足郵票之信封者，概不退還。
- 九、來稿請逕寄上海霞飛路五四二弄霞飛市場四號西風社編輯部。

西風月刊社謹訂

鄔曦，張萍，佩芷，李薇，葉美英，許英右諸君，盼即示最近通訊處，以便寄奉稿費。各款務祈於本年九月一日以前來函認領，以清手續，過期決將該款移入「西風清寒讀者基金部」應用，特此佈聞，尚希鑒察。

西風社謹啓



唯一預防的方法就是使孩子沒有和這種危險的東西接觸的機會。

不要燙死孩子

羅道愛

Paul W. Kearney 原著，譯自 *World Digest* 一九四〇年

六月號·原載 *This Week* 雜誌

美國芝加哥有個忙於料理家務的母親，把一對十個月大的孿生子放在浴盆裏。她以為這樣便可以使他們不會阻礙她的工作。想不到其中一個孩子把熱水的龍頭開放，等到那母親發覺的時候，那兩孩子已燙傷得很厲害，不能救治了。

克里夫蘭地方有個母親在準備下午茶會的點心。她把燒點心的電爐放在餐室的櫃子上，電爐的電線橫放在地板上，直伸到牆根的電栓那裏。過了不多時候，她的女兒跑進來，腳絆到那根電線，把那電爐拉下來，沸水潑滿她的身體，結果重傷殞命。

紐約阿爾巴尼有個兩歲大的孩子，跑到廚房火爐的旁

邊用兩手拉爐子上燒沸水的鍋的鍋柄，他的身體被沸水燙傷，死於阿爾巴尼醫院。

紐約巴法洛有個一歲半的嬰孩跌落在一盆沸水裏，燙傷致死。

在很寒冷的一天，第特羅地方有一個母親，把嬰孩坐着進餐的高椅子搬到火爐的旁邊來，餵孩子吃東西。孩子吃完之後，那個母親把椅子前面的木板放回去的時候，無意中打到正在燒東西的鍋的鍋柄，於是他們兩個都被燙傷。那孩子那天晚上便死了。

除了跌交以外，火傷，燙傷，炸傷都是家庭常有的意外事件。不幸得很，這種意外事件常常都是發生在五歲以

下的孩子身上的。

這種不幸的事件之所以常常發生，百份之九十五是由於做父母的粗心，疏忽，不謹慎。嬰兒不懂得沸水濺到自身上時結果的可怕——就是大人跟他講，他也是不會明白的。所以唯一預防的方法就是使孩子沒有和這種危險的東西接觸的機會。

在屋中留出一個小小的地方，用欄桿或別的東西圍住，當你在烹飪或洗濯，或者做別種需用沸水的事情的時候，你可把幼小的孩子很安全的放在那裏玩耍，這當然是最妥當的辦法。當你未開始工作的時候，你應該首先看看孩子是否放在「安全的地方」。

在美國，每年差不多有二千個嬰孩被沸水燙傷致死。所以留意看顧小孩顯然是預防這種意外事件的無上辦法。可是每個母親都知道，當她們在準備早餐晚餐或洗濯房間的時候，她們實在很難時刻不停地留意看顧小孩。

當孩子受傷的時候，我們應該怎麼辦，這也是一個最切實的問題；美國紅十字會出版一本關於急救的書裏，其中有二十六頁是敘述救治火傷和燙傷的方法的，我們在這裏只能夠很簡單的提出幾個方法來。如果燙傷的地方是很大的，第一步，請一個醫生來或叫一輛救急車。使孩子平臥，兩足稍微比頭部高一些；把沒有黏貼着傷部的衣服脫去，不容易除去的部分使用剪刀剪掉四週。把兩湯匙或三湯匙的蘇打融於一「夸特」（一加侖的四分之一）的溫水裏面，把被單放進水裏，被單濕透後便拿出來圍住受傷的

身體，然後以氈或衣服圍住全身。

傷勢厲害之時，常常使病人受驚過甚，頗為危險。所以要使病人溫暖，安靜，讓他平臥。假如病人失去知覺，那麼便要用嗅鹽了。

如果係小燙傷，可以用任何一種治傷的油敷傷處。紅十字會提議用樹皮酸（Tannic-acid）和濕的紗布細帶。這種東西預備一點在家裏也是好的，因為它可以治各種火傷。浸着蘇打水的消毒紗布細帶也很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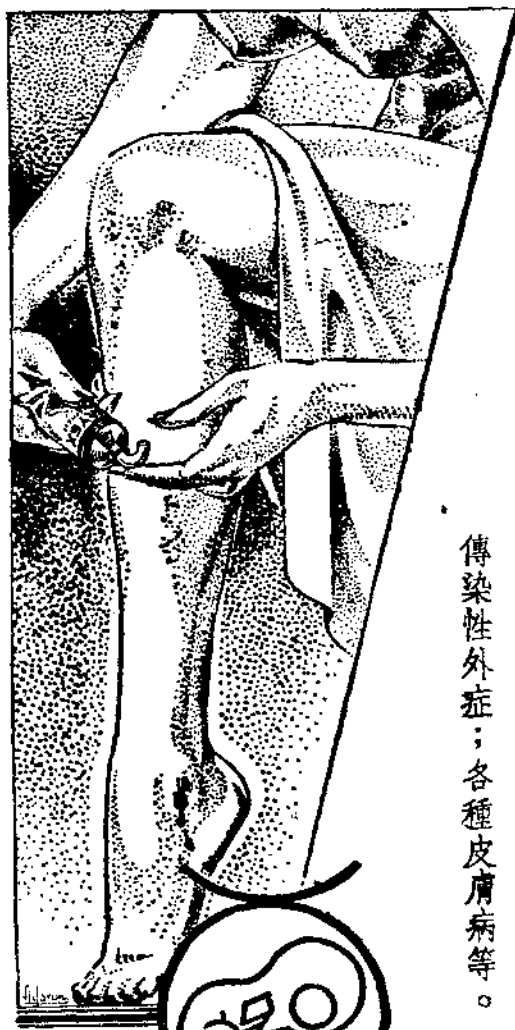
如果火傷或燙傷的傷口太大，把油或藥膏敷上去，只足以使醫生的工作更加複雜，所以在這種情形之下，未受訓練的救急者要牢記：一方面用濕的布圍住受傷者，另一方面不要使他受驚。

三個君子

愛華

一九三三年，德國某軍官對柏林英使館中的一高級職員說，英國人是君子，而法國人却不是。問其理由，他說：「一九二〇年有一天，幾個參加軍縮會議的英法軍官，到我所管轄的營裏來說，他們知道我有許多來福槍藏在一堵磚牆內，這是有礙和平盟約的。當時我否認說：「我在德國軍人的名譽立場上來說，這營房裏沒有來福槍。」你們的英國軍官是個君子；他相信我的話而走開了。但是那非君子的法國軍官，竟把磚牆拆倒，把來福槍取去。」——譯自 Reader's

Digest 一九四〇年六月號



EMBRYEX

OINTMENT

巴黎胚胎素製藥廠出品

胚胎素軟膏

以胚胎原液製成軟膏，使——

不易愈合之外症，
均得賴以迅速結合。

▲主治▽無力創口；靜脈曲張潰瘍；燙傷；

傳染性外症；各種皮膚病等。

詳細說明
承索即寄

中國總經理 法商百部洋行

上海廣東路七十號，電話一七九七五



巴特斯基不但是藝術家，他同時也是一個天生的愛國者。

大藝術家巴特斯基

陳東林

——人物特寫——

世界上傑出的藝術家固然很多，卓越的政治家也着實不少，可是一方面是傑出的藝術家同時又是卓越的政治家的，恐怕只有鋼琴名家的前波蘭首相巴特斯基一個人吧！凡是研究音樂的人，誰都知道巴特斯基是當代最偉大的鋼琴家。可是却沒有人知道他本來的志願是要做一個作曲家，然而為籌募款項以解放他的祖國波蘭，他於二十六歲才決心開始學習鋼琴的。而結果是一鳴驚人，成為世界無匹的鋼琴名手了。

當巴特斯基只有三歲的時候，他家裏發生了一個悲劇，這對他的生涯發生了絕大的影響。是波蘭人的他的父親被俄國政府發覺有陰謀解放波蘭的嫌疑，於是被放逐到

西伯利亞去了。雖然這放逐生涯不久就結束，可是這打擊對他太重了，從此他除了兒子的成功之外，對於人生失去了所有的興趣。凡是波蘭人沒有不愛國的，而這經驗更加强了巴特斯基的愛國心，決心把波蘭從俄國政府束縛中解放出來。他無時無刻不伺候着這機會的來到，而就是在這機會（即一九一四年的大戰）來到之前，他已經向波蘭人宣告解放的時候快要來到。因此當這機會當真來到時，巴特斯基已經完成一切的準備了。

在一九一五年的春天，也就是美國參戰的前一年，他到美國去激起該國對於波蘭的同情。他把旅美的波僑加以組織，發表了數百次的演講，並且籌募款項以救濟波蘭。

當大戰結束的時候，他上書給威爾遜總統，要求他規定「自由而獨立的波蘭」為大戰解決方案之一。他於完成這工作後，就起程回歐，深信大功已告成了。可是英國政府又要求他到華沙去組織一個波蘭政府，以便派遣代表出席和會。他在華沙組織了一百年來最初的波蘭政府，而他自己則任了這政府的首相。在此後的三年間他讓政治佔有了他的全部生活，完全不許音樂來侵入他的領域。巴特斯基不但是藝術家，他同時也是一個天生的愛國者。

伊格納斯·傑·巴特斯基 (Ignace Jan Paderewski) 於一八六〇年十一月六日生於波蘭。他的父親是一個鄉紳，同時又是一個熱心的愛國者。巴特斯基的母親當他是嬰孩的時候就與世長辭了。巴特斯基是一個澈頭澈尾的波蘭人。他有着波蘭民所特有的熱情，夢想，和想像力。

關於巴特斯基幼年的音樂天才，流佈着許多荒誕的故事。大概這一個故事是比較可靠的：巴特斯基在非常幼小的時候就能彈奏家裏的風琴，那是因為有一個流浪的音樂家對他作了初步的指導。後來他和他的姐姐每個月到一位音樂教師處去學習一次鋼琴。那時所學的不過是極簡單的歌劇曲吧了。當他十二歲的時候，他到華沙去研究音樂了，因為他覺得對於研究作曲比學習鋼琴來得更有趣。

在十八歲那一年，他就被任命為華沙音樂學院的音樂教授了。他一天到晚地忙着授課。可是無論他怎樣忙，他

仍是極端貧困。因此他決定到維也納去學習鋼琴，因為他認為只有這樣才能够賺得更多的錢，同時又有更多的閒暇來研究作曲了。

可是他於離開華沙後並沒有直接到維也納去。他對於作曲的嗜好使他不由自主地到柏林去，在這裏他一方面授課，一方面學習作曲。在廿三歲時，他又被任命為音樂教授了，這次是在德國的斯特拉斯堡。這是他的生涯之重要轉捩點。在這裏他結識了許多朋友，他們終於勸服他專心致志於成為鋼琴演奏家了。

然而為了種種的阻礙，他到二十六歲才能够到維也納開始學習鋼琴的演奏。從那時二年後，他就一躍而成爲轟動整個巴黎的人物了。再過二年，倫敦一致稱譽他是音樂天才，而次年他在美國到處受人歡迎，聽衆們都湧湧着來聽他的妙技，結果弄得沒有一個公堂能够收容這許多聽衆了。在這三大國家裏，從沒有一個音樂家受到這麼盛大的歡迎。他賺了巨額的金錢，而每一文錢他都捐作解放波蘭的經費。

巴特斯基在紐約城裏舉行了十一次演奏會。在這期間美國的鐵路局都開行專車以接送大羣的聽衆。

一個偉大的演奏家的生活是充滿着辛苦之努力的。當他的聲譽最隆盛的時候，巴特斯基每天要練習十小時至十七小時。他往往終夜不眠地研究每一支歌曲的每一個音

符，摸索着作曲者所要表達的真意和思想，然後才敢公開地向聽眾彈奏。他傾注全力於每一次的演奏。有時候他於彈奏之後感到極度的疲乏，以至數小時不能入睡。

他的唯一的消遣就是彈子戲。他曾這樣地說過：「倘使我用走路或騎馬來消遣，我仍將是不斷地思索着，那麼我的神經依然不能獲得真正的休憩。但是當我玩彈子戲的時候，我能够忘記一切，因此我可以獲得精神的休憩，同時又能作身體的運動，這不是一舉兩得嗎？」

巴特斯基是非常謙虛的。他的態度是那麽慙，遇到朋友要求他彈奏以取樂時，他沒有不答應的。他對於自己的成功，絲毫不懷有自負的態度。巴特斯基的所以那麽謙虛，也許是爲了他自認彈奏鋼琴並不是他的最大的志願。成爲一個偉大的作曲家才是他終極的目的，而爲了要成爲鋼琴家的原故，他只得犧牲了本來的志願。不幸的環境阻止了他成爲作曲家的希望。這將永遠使他感到絕大的悲哀吧。如不是爲了迫切地需要金錢，他早已成爲最合他志趣的作曲家了。

然而他的所以得領導波蘭的人民，却全是靠着他的作爲鋼琴家的聲譽。而在他的心中，再沒有比他的同胞使他感到親近的了。

當他於早期在紐約舉行演奏會的時候，在一次宴會席上他作了這樣的演說：「在沒有知道貴國以前，我已經愛

着貴國，理由很簡單，爲的是這是數百萬波蘭人能够自由地生活並且享受着自由的唯一的國家。只有在這國家，我的每一個同胞能够免掉被捕的危懼，毫無忌憚地談論他的祖國的過去和將來。數年前當你們爲解放黑奴作着光榮的戰鬥時，可憐的我國正在作着獲得自由的最後的努力。我們獲得了和你們不同的命運——你們是成功了，而我們却遇到了失敗；可是你們却給與了我們不少的欣喜，使我們感到我們並不孤獨。」

有趣的是，巴特斯基是一個熟練的游泳家。他有慷慨的心腸，並且是一個傑出的善辯者，能够講好幾國語言。

於他組織了波蘭政府之五年後，他又到美國去作音樂旅行。他從來沒有放棄過作曲工作，雖然他現在已經退居着他的終身事業的第三位——第一位是政治，第二位是鋼琴。

在敵騎之鐵蹄下，波蘭現在早已失去獨立的状态了。經過巴特斯基的奮鬥獲得了自由的波蘭，在短短的二十年後，又陷入敵手了。讓我們祝福巴特斯基，他的再度努力使波蘭重見光明，將於不久後獲得理想的結果！

西風代辦部代辦各大書局出版物及文具，辦事迅速穩妥，願爲讀者諸君竭誠服務。

衛生
必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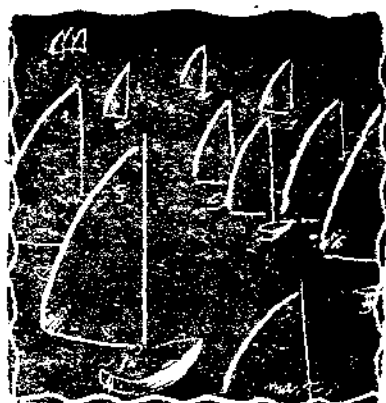
亞林沙而含 OLINSOL 百分之五十以上。超過中華藥典規定標準。滅菌效力偉大。乃國產首創實用消毒劑。凡瘡瘍、創傷等之洗滌。器物之消毒。無不適宜。不僅為醫室中必需之消毒劑。亦家庭衛生必備之要品。

面盆、浴缸、大都共用。極易傳染傷風、砂眼、瘡癬等疾。如在面水浴湯中放入亞林沙而消毒。即可防止傳染。而於皮膚病尤有良效。

洗滌病人巾帕、衣被。應先放在亞林沙而溶液內浸一二小時。將病菌殺滅。可免傳染疾病。

五洲大藥房出品

各處五洲藥房均有出售



世界最強大的海軍也將俯首受制於此種
看不見，偵察不到，無法應付的武器。

再談磁性水雷

水 淼

G. E. Milbury 原著 · 譯自科學的美國人一九四〇年三月號

迄今為止，英國海軍當局，或未完全解決磁性水雷之謎。美國已知其內部機構的大略。無論如何，各國都承認它是海戰的新利器。簡直無法來應付。牠使保護輸送制不但不安全，反而更危險。它能炸穿巡洋艦底的厚甲。現在還無法偵出它的所在。浮標掃雷法也沒奈何它。幾隻這種水雷能同時中的，因此功效更大，更使船隻沉得快。它輕得可用飛機載送。

這種水雷封鎖海軍的可能性自然較大。其特點是能使船一定沉，而且沉得快。除非有效的新方法能在最近發明來與它對抗，世界最強大的海軍也將俯首受制於此種看不見，偵察不到，無法應付的武器。

神秘水雷有兩種型式：一，固定淺水式。二，活動深水式。

因為神秘水雷不需要繩索鉛錘等物，所以重量較小。

用飛機來散播它也就非常容易。與一般推測相反，這種水雷並不用降落傘，可以從二百呎高空投入海中，不致爆炸，也不致損毀內部機件。非到水雷沉入水，水壓力使一附有彈簧的水力彈機 (Hydrostatic trigger) 刺破一水銀管蓋而電路通連，爆炸發火器不會有作用。流出的水銀充滿一個有接觸點的匣子，電路因之通連。

一架飛機可以載一打水雷，低低的飛到洋面，在敵國航線上擲下。若所用的是深水型，可以在一百至二百呎高投下。它們自會立刻潛入水中四百呎。

這種水雷內部分為三層。外面是非磁性金屬殼。最上一層有一乾電池，一磁針式的磁性器或磁性格 (magnetic grid)，幾套電路，兩個水力膜 (hydrostatic diaphragm)

承受兩面的壓力。中層爲炸藥及發火帽 (detonation caps)。最下一部有一壓縮空氣瓶，內置高壓空氣，用以排出使水雷穩定的海水，並使水雷能行動。在這層的較上部有幾個用彈簧張開的活門。另有細鋼管將壓縮空氣引來，以關閉活門。水雷底部有孔。水雷沉入水後，海水從此流入，空氣從上部活門排出。頂上一層有一管與下部相連。此管下端緊旋入壓縮氣瓶頸。另附有彈簧活門及易熔的蓋子。

水雷底部有重物，以保持平穩。它能自己校正使底部先入水。水雷很快的沉入。到七十呎深時，頂端的一個水力膜受到三十五磅的壓力而向內移動。當它移動時，就推動一小活塞，活塞再壓落一個盛滿水銀的金屬管的蓋子。水銀使兩個雷極間的雷路接通。同樣的動作使一個線圈作用，而除去磁性格的制動器 (brake)。如此，管理活動和爆炸的電路都接好了。但全部系統還未完全，因爲另外一個水力活門。受壓向內，把爆炸電路切斷。

水雷最後達到海底。泥沙把它圍住。船隻航行到半哩之內，磁性格就微微搖動不止。船再行近，磁性格慢慢向上指（原來係水平）。最後指成六十五度角，變故發生。磁性格達到這個角度就把電路接通。管理壓縮空氣瓶的彈簧活門的易溶性蓋也就熔化，活門張開，空氣急速壓入底層，把裏面的水從水雷底的孔排擠出去。底層較上部的空

氣活門關閉。從底下噴出的水和空氣的反動力把水雷從泥中推出。浮力和反動力漸增，它也就很快的上升。

水雷升到水面下五十呎時爆炸自動發生。因爲爆炸是由於第二個水力膜向外突出。本來這膜是受壓力影響而向內開。在水面下只五十呎時，壓力減少到可以使該膜向外關閉，因之接連發火電路。爆炸跟着發生了。

這種水雷的改良精製是無限制的。也許只受造價太高的限制。現在所用的磁性水雷並非因引力關係而追蹤船隻。也非因撞擊而爆發。它的轟炸作用正如深水炸彈 (depth bomb)。

散佈於海峽及港口的固定水雷也與活動式的差不多。但它沒有壓縮空氣瓶及水力發火器。它比較更輕，更易由飛機運送。固定磁性水雷爆炸時不離開海底。而且須磁性格轉成直角時才會炸。如此，只有船正走在它上面時才會爆發。

停戰後這些水雷如何消除？繩索掃雷法不能用。因爲拖索船會被炸碎。即或木船也多少有些鐵件，會使磁性格動作而爆發。帆船或許能用來試一下。但最好的方法是用飛機投入多量的小型深水炸彈，使鐵炸彈與水雷一同爆炸。另有一法是製造一種水雷，它的磁性經過相當時日便會消失。



維他賜保命

補針 補丸

補品最難選擇

何種補品能及維他賜保命之聲譽？
何種補品能普遍全國而盛行？
何種補品能補五官和百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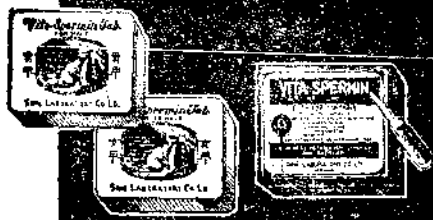
信誼藥廠內有數位化學製藥廠設備完美聘有中
西醫學專家數十位人才集中製造極度嚴格
出品精益求精首先發明十字形內分泌結晶體原
醫藥界所推重非普通製劑所能望其項背也



主治

神經衰弱 希可脫利
病後虛弱 腰痠背痛
遺精陽萎 月經不調
生育艱難 調理各症
貧血瘦弱 一般虛弱

信誼藥廠監製





冥寥子游

屠緯真著

(續完)

冥寥子曰：“不狀。代謝故傷，傷乃悟也。齊景公恨榮華之難久，而欲據而有之，以極生人之樂，我則感富貴之無常，而欲推而遠之，以了性命之期，趨不同也。”

曰：“子今者遂已得道乎？”

冥寥子曰：“余好道，非得道者也。”

曰：“子好道，而游者何？”

冥寥子曰：“夫遊豈道哉！余厭仕路跼蹐，人事煩囂，而聊以自放者也。欲了大事，須俟閉關。”

曰：“子一瓢一衲，行歌乞食，有以自娛乎？”

冥寥子曰：“余聞之師，蓋有少趣在澹。烹羊宰牛，水陸畢陳，其始亦甚甘也。及其厭飽膨脹，滋覺甚苦，不如青蘇白飯，氣清體平，習而安之，殊



THE TRAVELS OF MINGLIAOTSE (*Cont'd*)

By T'U LUNG

Rendered into English by LIN YUT'ANG

(*Concluded*)

"No," replies Mingliaotse. "I have felt sad from the sense of the instability of life, and I have come to an awakening from this feeling of sadness. King Ching of Ch'i feared that his power and glory were temporary and wanted to enjoy them for ever and exhaust the happiness of human life. On the contrary, I feel the instability of wealth and power and wish to keep them at a distance, in order to run my normal course of life. Our aims are different."

"Have you already attained the Tao, then?"

"No, I have not attained the Tao. I am only one who loves it," replies Mingliaotse.

"Why do you wander about, if you love the Tao?"

"Oh, no, do not confuse my wanderings with the Tao," replies Mingliaotse. "I was merely tired of the restrictions of the official life and the bother of worldly affairs, and I am travelling merely to free myself from them. As for winding up the 'great business of life' [in the attempt of attaining the Tao], I shall have to wait until I return and shut myself up."

"Are you happy, going about with a gourd and a cassock and begging and singing for your living?"

"I have heard from my teacher," replies Mingliaotse, "that the art of attaining happiness consists in keeping your pleasures mild. When people come to a feast where lambs and calves are killed and all the delicacies that come from land and sea are laid out on the table, they all enjoy them at first, but when they come to the point of satiety, they begin to feel a sense of repulsion. Much better are meals of plain rice and green vegetables, which are mild and simple and good for one's health and which will be found to have a lasting flavour, after one gets used to them. People also enjoy themselves at first in parties where there are beautiful women and charming

有餘味。妖姬變童，盡態極妍，搗鼓吹笙，滿堂鼎沸，其始亦甚樂也。及其興盡意敗，轉生悲涼，不如焚香攤書，兀兀晏坐，氣韻蕭疎，久而益遠。某雖嘗濫進賢冠，家無負郭，橐無阿堵，止有圖書數卷，載之以西，波臣懼爲某累，舉而捐之水濱。此身之外，既無長物，境寂而累遣，體逸而心閒，其趨詎不長哉。一衲一瓢，任其所之，居不擇處，與不擇物，來不問主，去不留名，在冷不嫌，入囂不溷。故我之游，亦學道也。”

其人乃欣狀而喜曰：“聆子之言，如服清涼散，不自知其煩熱之去體也。”

〔此處論三教及仙佛兩段節去〕

頃之，一少年來，戟手而罵冥寥子曰：“道人乞食，得食則去，饒舌何爲？是妖人也。吾且聞之官。”攘臂欲毆冥寥子，冥寥子笑而不答。或勸之，乃解。

于是冥寥子行歌而去，夜宿逆旅。或有嬾人，冶容豔態，而窺于門，須臾漸迫，微辭見調。冥寥子私念：此非妖也耶？端坐不應。嬾人曰：“吾仙

boys, where some beat the drum and others play the *sheng*¹ and a lot of things are going on in the hall. But after the mood is past, one gets, on the contrary, a sense of sadness. It is much better to light incense and open your book and sit quietly and leisurely, maintaining a calm of spirit, and the charm deepens as you go along. Although I was at one time of my life an official, I had no property or wealth outside a few volumes of books. At first I travelled with these books, but fearing that they might be the cause of envy on the part of the water spirits, I threw them into the water. And now I haven't got a thing outside this body. Does not, then, the charm of life remain for me long and lasting, when my burdens are gone, my surroundings are quiet, my body is free and my heart is leisurely? With a cassock and a gourd, I go wherever I like, stay wherever I choose and take whatever I get. Staying at a place, I do not inquire after its owner, and going away, I do not leave my name. I do not feel ill at ease when I am left in the cold, and do not become contaminated when I am in noisy company. Therefore, the purpose of my wanderings is also to learn the Tao."

Having heard this, his friend says with a happy smile, "Your words make me feel like having taken a dose of cooling medicine. The disturbing fever has left my body without my knowing it."

[Here follows a discussion on the identity of the Three Religions and the existence of God and Buddha and fairies and ghosts.]

After a while a young man comes along and, pointing his finger at Mingliaotse, shouts, "Get away from here, you beggar! A Taoist ought to go away quietly when he receives his food. If you keep on babbling nonsense, I must regard you as a sorcerer and prosecute you at court." The young man rolls up his sleeve as if to strike at Mingliaotse, but the latter merely smiles without making a reply. The quarrel is settled by some passer-by.

Mingliaotse goes away singing his songs. At night he stops at an inn, and there is a very well-dressed woman of fascinating appearance peeping in at the door. Gradually she approaches and begins slyly to tease him. Mingliaotse thinks to himself that she must be an evil spirit, and remains sitting alone. "I am a fairy," says the woman, "and I have come t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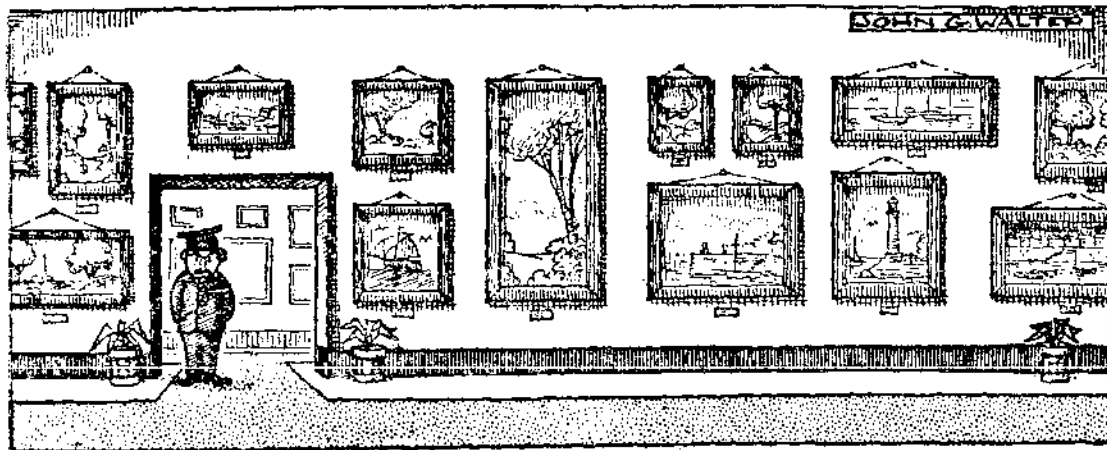
¹An ancient Chinese musical instrument consisting of many pipes of different length.—Tr.

人也，愍子勤心好道，故來度子。且與子宿緣，幸無見疑。吾將與子共游于蓬萊度索之間矣。”冥寥子又念：昔閻成子學道荆山，試而不遇，卒為邪鬼所惑，失其左目，遂不得道而絕。真誥以為猶是成子用志不專，頗有邪心故也。夫鬼狐惑人，傷身殞命，固也不可近：即聖賢見試不遇，亦非所以專精而凝神也。端坐如初。嬾人瞥然不見。為鬼狐，為魔試，皆不可知矣。

冥寥子游三年，足跡幾遍天下。目之所見，耳之所聞，身之所接，物態非常，情境靡一，無非鍊心之助。雖浪跡亦不為無補哉。

于是歸而葺一茆四明山中，終身不出。

(完)



美術館中，無人過問

save you because I know that you have been trying very hard to learn the Tao. Besides, I had an appointment with you in the previous incarnation. Please don't doubt me. I will accompany you to the Enchanted Land." Mingliotse remembers that when Lü Ch'engtse was learning the Tao at Ching-shan Hill, he was once thus deceived by a temptress and finally enslaved by an evil spirit. He lost his left eye, and died without being able to attain the Tao. Even the Classics regard the failure of Lü Ch'engtse as due to his lack of complete control of his mind and to the existence of evil desires. It is natural that, when ghosts and fox spirits tempt people, they destroy their life, and they should therefore be avoided. But even if sages and saints should make a mistake and be thus deceived, it would be a wrong way to control their mind and preserve their spirit. So he sits austere as before and the woman all of a sudden disappears. Who can know whether she was a ghost or a fox spirit or a temptress?

Thus for three years Mingliotse continues in his travels, wandering almost over the entire world. Everything that he sees with his eyes or hears with his ears, or touches with his body, and all the different situations and meetings, are thus used for the benefit of training his mind. And so such vagabond travel is not entirely without its benefits.

He then returns and builds himself a hut in the hills of Szeming and never leaves it aga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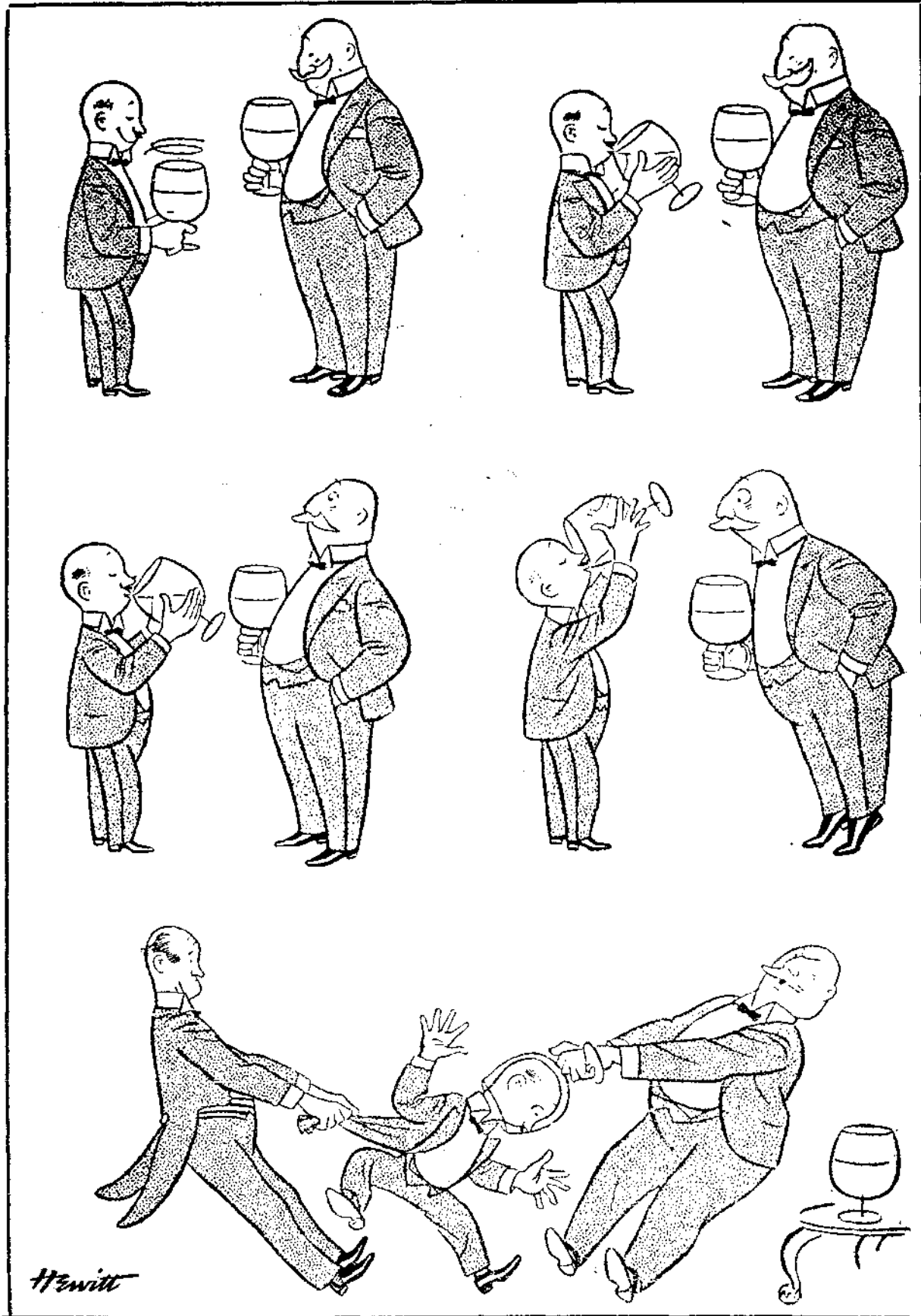
[The End]



野外寫生，人頭擁擠

狂 飲

轉載笨拙





這個老人說，「你會看見過太陽嗎？它的光輝多麼明亮呀！屍身就被這光輝環繞着焚化的，「其光有如白日」。」

火

葬

蔡 鈺

Frances Newton 原著·譯自 Reader's Digest 一九三七年三月號

父親逝世的時候，他的年齡是八十七歲。我在四十一歲以前，從未見過人死，對於葬禮完全不懂。當父親年事漸高，有時出外旅行的時候，我時常遺想，我能不能再見他生還呢？我和我的丈夫談起「死」和死後「如何處置」的問題時，使他非常難過。

我們時常爭論這個問題。我的丈夫贊成火葬。這種辦法我連談也不願談它。我想，屍體被火焚燒，多難堪呀！我覺得這是入土為安，土葬又可以使土地肥沃，與大自然吻合。我的丈夫向來很辯達，毫無成見的，他果然負我的意思，尤於某日在附近之鄉村禮拜堂院內，覓一墳地。

我們雖有這種計劃，但是並沒有實行。時值不景氣，非必需的費用，可免就免，所以竟將此事忘却了。

兩年以前，我們搬到紐約去。十一月間，我回家同父親祝壽。他似乎比前幾年還活潑些。我正要離此處到丈夫的家裏去，他竟失足跌傷。醫生們坦白告訴我。父親骨已斷。他就是醫好，恐怕也要成殘廢。他們勸我須籌備一切。

死是多麼可憎恨呀。我明白醫生們的意思了，但是我不願和他們爭論，我還要留着我的力量去扶助這個脆弱的老人呢。但是到第二星期杪，我知道必須替他預備後事

了。因此，我們四出尋找一個相當的墳地。那裏知道所有附近鄉村教堂內的墳地，均已葬滿，或則限於教區的人方能葬在裏面。只有大城市的墳場，方有餘地。我們只好往那裏去物色了。

管理墳場的人，以墳場的地圖相示，好像我們是來購地建屋似的。時值十二月中，又冷又潮濕，當我們看見那塊地的時候，我只覺得渾身戰慄。附近的工廠內，有一些像『食屍鬼』的機械，有一些極多可厭的建築物，此處又是熱鬧的地方，我們竟想將這位美而尊嚴，豁達而愛藝術的老人的軀體，葬在此處。

我不禁問道，『果真沒有清靜些的地方，而必擠在這個人烟稠密的地方嗎？』這位年青的嚮導者搖著頭說，『這是城內最可愛的墳地，不久就要葬滿的呀。』

我們路過好多掘開了的墓，以便埋葬的——一堆一堆被雨水浸透的泥土，又濕又爛，堆在爲黑烟所污的雪上，墓旁有三五個人站在那裏等候着。這青年說明地價後，我的心更覺沮喪。我絕料不到葬一個屍體所費如此之鉅。我所提起的那塊地，需美金一千七百元。這個人很溫和地對我說，我剛才所看的那塊地，雖然不滿意，但在樹木茂盛的時候，那就非常好看了，而且好多父親的老友和同僚，都是躺在這裏呢。他說完之後，看見我不作聲，他又對我說，『假如你要葬父親的話，紐敦夫人，我想你還是用火

葬吧。』『不好，不好，』我對他說。我往外看，見有石碑林立，均爲煤烟所污，這種景緻，委實可厭。『好吧，你就將火葬的情形講給我聽吧，』我這樣說。

他說，『你最好能去火葬場一趟，你到那裏就完全明白了。』於是我們穿過這個城，來到一個戈特式的小禮拜堂，很親切，很質樸地建立在火葬場的門口。我的丈夫對管理教堂的執事說明，我們想知道火葬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我就對他說，『你將一切的情形都講給我聽吧，我假使能完全明白，我就不會怕的。我不知道清楚，我才会怕呢。』

這個老執事對於我的意思，似乎已經明白了。我們進去一個小禮拜堂，只能容得下四十多人的樣子。在這個小聖壇所內，很高的祭壇前，置有深灰色的石葬龕。此處有花草陳列着，和暖的陽光，從玫瑰花形的窗，射在石地上。『棺木抬進來之後，就擱在這個葬龕上，』執事這樣對我們講。他接着說，『扶柩的人立在兩旁，然後誦經，讀到『從土到土，從灰到灰，從塵到塵』的時候，就撒灰和塵於棺木上。我按一下這個按鈕，棺木立即落下，比地面低一尺，只留着鮮花在上面陳列着，牧師爲死者祝福後，禮儀就算完畢。』

我問道，『我們走了之後怎樣呢？』
他領我們到聖壇下面的接待室內。他說，『教了會，

衆人離開這禮拜堂的時候，所有的門都要鎖起來，只一位死者的近親和承受人，同我到這個房間來。我一壓這個槓桿，這個乘托棺木的葬龕，便往下降落了。此時我們將擱在棺木上的花拿走，因為這些花是不許拿進去這間焚屍室裏的。『說到這裏，他停了一會。我說，『請你繼續講吧，我要完全明白這事呢。焚屍室到底是怎樣的呢？』』

我們又走進一間拱頂室，牆壁也是粉白的，好像剛才那間一樣。當中有一個小建築物，是用磚砌的，有幾個四方鍍金的門。這執事將這些門開了，發現裏面還有一個門。他又開了，我們看見裏面是一間鑲白瓷磚的長房。這執事對我們說明，如何將棺木抬入這焚屍室，這些門用電力關閉四小時。他說，『這棺木就不再打開的了，一俟火葬開始，外面的人就無法進來。以後就將屍灰送至墳場主任處，然後裝入容灰器內，封固，存於教堂之凹壇中，或由親屬保存。』但我還是不滿足。我又問道，『它是不是好像燒燬火那樣燒呢？』(Creation) (火葬) 這個字，照我看來，是火焰的意思。依我的理想，火焰炙於我所愛的人的身上，不免有損其美，這是令人不忍的。

這個老人問道，『你曾經看過太陽嗎？』我點點頭。『它的光輝多麼明亮呀！』我又點一點頭。『屍身就被這光輝環繞着焚化的，『其光有如白日。』』

『其光有如白日，』這個意思把我說服了。當父親在

花園工作的時候，日光照耀於其上。當他坐在露臺看書的時候，日光照着他的白頭。此和暖的陽光，使萬物生存，並慈祥地降福遐齡。我想到這裏，不禁痛心對自己說，『萬一父親逝世，我要扶柩到這裏來的。』

但是當我們驅車離此的時候，我的丈夫還是覺得不安心。他說，『你本來的意思是「入土為安」的。你改變得太快了。恐怕你是勉強順從我的意思吧。我今晚必須離開這裏，但是明天我勸你去拜望一位父親的老友，和他的年齡差不多的，將你的意思告訴他。』

『但是你的意思是不還那樣呢？』我這樣問。

『比以前更堅決些，』他這樣回答。接着說道，『葬在都市四周，是再野蠻不過的了。最奇怪的，一塊地，一座碑，要數千元，何不將這一筆錢，同你的父親建一個活的紀念物呢？』『這是甚麼意思呢？』我這樣問道。

他說，『火葬只需四十元，何不拿其餘的款子捐給他的母校，作為獎學金呢？或者作為一種輪流借款，給那些窮學子有讀書的機會呢？你的父親向來尊重青年的，且畢生為青年服務，何不建立一種紀念物，以獎勵那些他要幫助的人呢？』

再沒有比這番話能够安慰我今天下午所得到的痛苦了。但是他繼續說，『這只是我的意思，我不希望你接受，除非你真覺得它是對的。照我剛才所說的，到你的父

親的朋友那裏去一趟吧，看他的意思怎樣。」

我到他的母校的校長那裏，他是一個仁愛而有同情心的人，但對於世事極爲明瞭。他說，「這照我看起來，是沒有問題的。埋葬是社會中一件腐敗的事情。建築公路的時候，時常不免將小鄉村的墳地劈開兩段，留着斷碼殘碑，在公路兩旁拋棄着。或於工人掘地時，掘起頭骨一支，或零星碎骨一把，這都是六十年或一百年前，某人最親愛的人的骸骨呀。我以為這真是污辱神物。但死者還是不能抑止進化呀。假使你和我百年後，也許埋葬是不可能的了。不得已，恐怕只能用火葬呢。你想，假使將購地立碑的錢，移作獎學金之用，其價值不可同日而語了。那麼，我們所花不多，只須用些腦力就可以培植這些燦爛的青年了。這死者才真要使遺土地肥沃呢。」

一星期後父親逝世了。我在他的旁邊坐了一會。我的計劃已經實行了。我能够有工夫多陪他一會了。我不覺得悲傷，我反覺得得意，因爲這樣辦，對於我對於人都是好的啊。

第二天他們送他到他的母校的禮拜堂裏。那裏有日光照耀，花卉陳列，他的老友圍着他，於是開始誦經了。

我們驅車前往火葬場的時候，經過一塊墳地，見其中爲煤烟所污的石碑和雪，並堆着新掘起的污泥，我不禁自己想想，我們幸虧沒有將他葬在那裏呢。這個小禮拜堂之

中，晚霞的光芒，正射這緩緩移近的靈柩，上面鋪陳着黃玫瑰，水仙花，鳶尾花。又和暖，又鮮艷，又光明，又美麗，無冰凍的褐色的泥，無污穢的雪，無慟慟的人。

於他的屍身開始紅過入葬的程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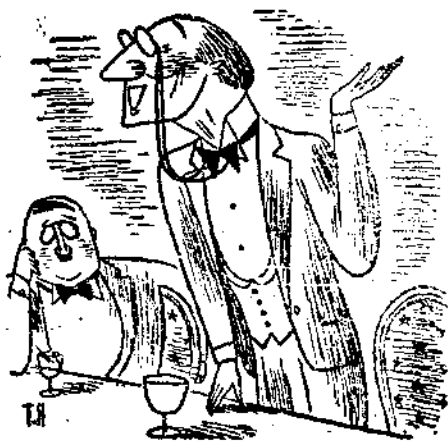
這棺木沉下看不見了。但穴裏的花仍留着，又華美又生動，又茁壯呢。

於我們離開他了。那些將一個脆弱的屍身，葬在寒冷的土內的人，能無動於中麼？我回家時在路上默想着，我知道這溫柔仁慈的老人的，是一盞光輝，「其光有如白日。」

秋季某日，有一個學生，不詳其姓氏，被邀往校長辦公室。校長對他說，「你不必告退了，款子已經有了。」父親的紀念物，不在土和碑的墓裏。依我看來，他並未死。因爲他以其工作所得的，幫助學子，好像從前別人幫助他一樣。這個不知名的學生，他已經授之以光明，其光有如白日。

西風珍聞

荷蘭亞姆斯特丹某大連鎖商店，新近僱辦了一個家庭月銷支預算部，由一位所能幹的主婦主持一切，婦女們凡是對於家中預算有問題的，都可來此求教，該部皆詳爲解答，不收分文。



我的命意是寧可幫助人避免陷入於難境，而不是從他已陷入難境後幫助他出脫。

大眾法律顧問處

沈鴻模

William A. H. Birnie 原著·節譯自 *The Reader's Digest*

一九四〇年一月號·原載 *The American Magazine*

威斯威廉是二十年來紐約的一位成功的公司律師，後來於一九三〇年因殘疾，二足不能行動，以輪椅代步。他非但不因此灰心，却想出了一種計劃，不僅使他一生有專可做，而且對於社會有切實的貢獻。他在寓所內創設着一個法律顧問處（Legal Clinic），俾平民化費極微的費用，獲得他的指教。——普通為一元，至多十元。

他稱之為『法律衛生』。他說：『我的命意是寧可幫助人避免陷入於難境，而不是從他已陷入難境後幫助他出脫。』

現在已有無數男女絡繹不絕地到他那裏去求助了。他們既非窮得不名一文地要求免費的指教，也非常富有到能聘請律師。這種顧問處事實上已很有成效，全美的領袖律師們正在加以研究。他們覺得這種法律顧問處和醫師診所一樣的需要。

威斯發覺所有提到他面前的事件，其基本的需要是同樣的指教與健全常識的運用。例如，某年長婦人請求他對付房東的事件，她告訴他：『房東要我搬家，因為我欠了一個月的房租。』她和兒子住的是一間月租三十元的公寓，兒子的薪俸每二星期領一回。從每期薪俸內，她依習慣總提出十五元，備付租金。但二年前她把房租移付了醫藥費後，房東到來收取租金的時候，她手頭只剩二十五元。她繼續說：『那房東很慫恿，他說他知道我不易把零錢積儲，所以特別優待，自願改一月為每二星期收租一次。』

威斯就致函房東，說明那女人一向每四星期合付三十元，每年付十三個三十元，而不是應付的十二次三十元。這樣付租辦法既經履行二年，那末實際上房東還欠了她六十元。

又一天，一位心慌意亂的年青丈夫告訴威斯說，某醫院不准他的妻與新生嬰兒出院，因為住院費且不曾繳訖，雖然他聲明手頭沒現錢，允許月底交付。

威斯答說：「那末再去請求院長一次。他如果仍不允許，就借用他的電話打電話至警察局報告說，你的妻和孩子正在被劫勒贖中。」

一小時後，威斯的電話響了，一陣歡欣的聲音傳來：「我們現在回家的途中！」

這類事件非但把威斯的心田振奮了起來，並且使他確信自己正在盡着很需要的義務。這種義務在大規模有組織的法律顧問處設立以前，任何熱心公益的律師者能就地實行。威斯向委託人徵收微資，只因爲他不愛施捨的名義。他以為施捨於雙方都不宜，恐怕施惠的人因此便覺自傲，受惠的人因此損傷自尊心。他以一元爲標準，因爲他要化許多時間翻檢法律或撰擬稿件。

他的服務工作雖因格於法律界的業規，不能刊登廣告；可是他給予指教的消息已到處傳播。有許多人通信求教，有的電話請教。他便依照各事件的性質，決定委託人有否需要他的顧問處幫忙的必要。如果非必要，他就推薦若干有聲望的律師，聽委託人去選擇。

他的委託人大都是一般略有資財或小本經營的人士，只須偶然請教律師的。他們最需要幫助的時候，是遇到一

紙合同，須付一筆在他們看來數目頗大的款項；假定是過期償付購置房屋或汽車的款項。他們的對造是熟諳法律文件與契約的，可是他們自身却是茫然無知的。他們不敢請教律師，恐怕動輒須化二十五元或五十元，因此他們只得依賴經手人的信用而行事。

有一個人會同一個代理人到威斯先生那裏，這代理人是預備售給他一輛新貨車，換他的一輛舊貨車及現金三百五十元。威斯把合同瀏覽一過，就隨手在那委託人所欲購置的「貨車」字樣前面，一一加一「新」字，然後請代理人在添改的地方簽字。那代理人婉言拒絕道：「待我回去和經理一談，準半小時回來。」等了一小時，買主自己到這家貨車公司去一問，所得的答復是，「不能成交」。代價一元的簡便忠告居然使他免得上當。

還有一位女人的經驗也很特別。她向一家廉價商店用分期付款辦法購置了一架電氣冰箱。她先按期付清了六次貨款後，便失業了；因此冰箱給那商店收回了。但過了幾月，她又獲得職業的時候，那商店要她交付餘款五十元。她發怒答道：「你們已經把冰箱收回了。」「是的，小姐，但請細看我們的契約。」於是她看契約，這還是第一次，結果她在狠狠地發覺合同上載着所有未付清各期貨款必須照付，不問冰箱已由賣方收回的字句。她立刻趕到威斯先生那裏求教。

他告訴我（筆者）說：「她自然來的太遲了，我已無能為力。倘使全國各地都有法律顧問處的話，人們就會知道在簽訂契約前先請教律師，不問金錢數額的大小，這樣才可以省去許多煩惱。」

那一天想不久總會來到，因為幫助威斯策劃的是美國律師公會法律顧問研究委員會現任主席來威林博士，為哥倫比亞大學法學教授。來威林博士預料一二年內有幾個城市將在當地律師團體的指導之下（沒有這種指導很容易變成一種純營利的事業），設立許多顧問處，內部的人員由二三位支全薪的律師為主腦，以著名法科學校高級學生十五人至廿人為助理。這些青年助理員各支年薪二千四百元至三千元，聘約二年，也許不續聘，俾便輪流調換。

來威林博士說：「這種顧問處也許應該稱做法律服務社，雖由律師團體加以贊助，但維持費必須於一年以內能自給。」美國各律師團體的委員會已空前的贊成這種法律服務社的設立，美國最高法院的法官斯東也贊助這計劃。

然而有許多律師並不熱心。有的以為這計劃有涉及社會主義的意味。另一部分人以為有損於律師界的尊嚴，奪取同行所需要的委託人，現在免費服務工作已在履行。威斯先生却有獨特的見解，他相信他所幹的事情很對。他說：「法律顧問處事實上發現了一些新的主顧，這就是法律的大衆化。」

英語自學捷徑

A ShortCut of Learning English

其宇林著 美國華盛頓大學碩士

內容：(一) 詳述音讀符號及各項法規
(二) 詳細講基本文法及所犯過失
(三) 指導修辭及普通所犯過失
(四) 解答正誤實況

本書共二百四十頁，內容豐富，近於生活，易於理解，且附有大量例句，極易於自修。定價二元五角。

鼎新書社

上海善鐘路二五〇號 電話七五七七
—— 電話購書 75771 簡便迅速 ——

西風信箱投函簡約

- 一，西風信箱歡迎西風各期刊讀者投函。
- 二，詢問或探討範圍暫限於人生，社會，家庭，職業，婚姻，社交，心理，健康，修養，性教育，兒童教育諸門。
- 三，來函概須寫清楚，並須附寄貼足覆信郵資並寫明通訊地址之信封。
- 四，來函答覆與否，編者有自由決定之權。
- 五，凡在西風月刊或西風副刊公開答覆之信件，恕不另行郵覆。
- 六，公開答覆時，編者對於函中字句，有修改權。
- 七，投函人之姓名住址，由本欄編者負責嚴守秘密。
- 八，函寄上海霞飛路五四二弄霞飛市場四號西風信箱。

生活的藝術 (二十六)

林語堂著
黃嘉德譯

第九章 生活的享受

第八節 西洋的怪風俗

東西文化一個大異點就是西洋人彼此握手，而我們則自己握手。在西洋的許多怪風俗之中，我想握手是最怪不過的了。我也許很前進，也許能够欣賞西洋的藝術，西洋的文學，美國人的絲襪，巴黎人的香水，甚至英國人的戰艦，可是我不知道進步的歐洲人怎麼能够握手這種野蠻的風俗流傳至今。我知道西方有一些人在反對這種風俗，正如有些人在反對戴帽子或套硬領這種同樣可笑的風俗一樣。可是這些人的抗議似乎沒有一點效果，因為人家當他們做大驚小怪，注意瑣事的人。我就是這麼一個始終注意瑣事的人。因為我是中國人，所以我對這種西洋風俗，比歐洲人反對更烈；我與人家相見或作別的時候，喜歡依照中國天朝的歷史悠久的禮儀，和自己握手。

當然，大家都知道這種風俗和脫帽的風俗一樣，是歐洲野蠻時代遺留下來的。這些風俗是中世紀的強盜，男爵，和武士創造出來的，他們須把面甲和鐵手套拿開來，表示他們對別人是友善的，和睦的。現在我們已不再戴頭盔或鐵手套，而依舊做這種動作，當然是很荒謬可笑的；可是野蠻的風俗是會長久流傳下來的，例如，今日西洋人尚有決鬥的風俗。

我爲了衛生的理由及其他許多理由反對這種風俗。握手是一個種類最繁，差別最多的人類間的接觸。一個別出心裁的美國留學生儘可以寫一篇以『握手種類的時間與動作之研究』爲題目的博士論文，由壓力，時間之長短，濕度，情感的反應等等方面去討論握手問題，並且由性別，握手者的身體高度（無疑地將告訴我們許多種『邊緣差數』(Marginal difference)），職業和社會階級對於皮膚狀態的影響等等方面，作進一步的研究。此外再加上幾張表格，我敢說他要取得博士的學位一定不難，只要他

把論文寫得十分深奧難懂，十分冗長討厭便得了。

現在談談衛生方面的理由。上海的外國人說我們的銅元是微菌的殖民地，不願和它們接觸，可是他們完全沒有想到和張三李四握手的結果，這真是極不合理的說法；因爲你怎能知道張三李四沒有接觸到那些你視爲毒蟻的銅元呢？不但如此，你有時也許會碰到一個看來有癆病的人，他依衛生之道，在咳嗽的時候以手掩口，可是過了一會却伸出手來，和你作友誼的握手了。在這方面，我們的風俗的確比較科學化，因爲我們大家在中國是和自己握手的。我不知道中國這種風俗的起源如何，可是由醫學或衛生的觀點上看起來，其利益是無可否認的。

此外，我們對於反對握手，還有審美上和情感上的理由。當你伸出手來的時候，你是受着對方的支配的，他可以隨興之所至把你的手握得很緊，握得很久。手既然是我們身體上最精巧最有感應力的器官，它是能够遭受各式各樣的壓力的。第一，你也許會碰到青年會型的握手：對方一手拍拍你的肩膀，另一手握住你的手猛烈地頓一頓，弄到你的骨節全都要散開來。如果對方是一位青年會的幹事，同時又是一位手力強大的棒球員——這兩樣東西常常是有連帶關係的——那麼，那個遭殃者真會覺得哭笑不得。這種握手法再加上一種坦白而自逞的態度，幾乎是在向你表示說：『喂，你瞧，你現在完全在我的掌握中了。』

你須買一張下次大會的入場券，或者答應拿一本愛迪博士 (Sherwood Eddy) 的小冊子，我才要放手。』在這種情形之下，我總是趕快掏出錢袋來的。

依次觀察下來，我們可以發見各種不同的壓力，由那種毫無意義的漠然冷淡的握手，到那種規避的，戰慄的，退讓的握手，表示對方怕你，最後到那種高雅的上流社會女人，她慨然俯允你的請求，把她的指尖伸了出來，讓你捫了一捫，看那樣子差不多是要你欣賞她那塗紅的指甲似的。所以，這種兩人身體上的接觸方法表現了各種的人類關係。有些小說家說，你可以由一個人握手的方式而分析他的性格，把自尊的手，退避的手，不誠實的手，軟弱的手，和本能地使人生惡感的濕冷的手區別出來。我不情願在每次和人家相會的時候，分析他的道德上的性格，或由握手的壓力而觀察他對我的感情的增減。

脫帽是一種更加無聊的事情。我們在這裏看見禮儀上種種無意義的規律。女人在教堂裏禮拜時或在戶內吃午茶時可以戴帽子。這種在教堂裏戴帽子的風俗，和公元第一世紀小亞細亞的風俗有沒有甚麼關係，我不知道，可是我疑心這是由人們盲目順從聖保羅的教訓，以爲女人在教堂裏應該把頭蓋起來，而男人則不應該這樣做，其理由是基於亞洲人一種男女不平等的哲學觀念，這種觀念西洋人早就加以排斥了。說到男人，有一種可笑的風俗是電梯裏

如果有女人，男人必須脫帽。這種毫無意義的風俗是絕對沒有理由的。第一，電梯僅是和甬道連接的地方，如果男人在甬道上不必脫帽，那麼，他們在電梯裏何必脫帽呢？一個人如果戴了帽子由一層樓到另一層樓去，便會看出這種習尚的荒謬無聊。第二，電梯和其他的交通工具，如汽車之類，並沒有甚麼差別。一個人陪女人出門開汽車時，如果能够戴着帽子而問心無愧，那麼，在電梯裏爲甚麼不可以戴帽子呢？

總而言之，我們的世界是一個很瘋狂的世界。可是我並不覺得驚奇。我們終究可以在我們的週遭看見人類的愚蠢，由現代國際關係的愚蠢到現代教育制度的愚蠢。人類也許有智慧可以發明無線電和無線電話，可是他們簡直沒有智慧可以消滅戰爭，現在如此，將來亦莫不然。所以有情願讓人類在瑣碎事物上的愚蠢繼續存在，冷眼旁觀以爲笑樂。

第九節 西裝之不合人道

西裝在現代的土耳其人，埃及人，印度人，日本人，和中國人之間雖然甚爲盛行，西裝雖然是世界各國的正式外交服裝，可是我依舊是穿着中國衣服。許多好朋友問我爲何不穿西裝。這些人還敢稱做我的朋友嗎！他們還不如問我爲甚麼用兩條腿站立着。這兩件事情恰巧有點關係，

我可以說明給你看。我穿着世界上唯一「合人道」的服裝，幹嗎必須說理由來呢？穿着中裝的人好像穿着睡衣和拖鞋在起居生活一樣；這種人不願受窒息的硬領，背心，皮帶，吊帶，襖帶等物的束縛，可有說理由的必要嗎？西裝之尊嚴乃在它和西洋的戰艦和第一號發動機（Diesel engines）發生關係。在美感上，倫理上，衛生上或經濟上是決無立足根據的。它的優越地位純粹是在政治方面的。

我的態度僅是外表的裝模作樣，抑是表示我對於中國人的哲學已經有了更深一層的認識呢？我以為我並不是在裝模作樣。我這種態度可以得到和我同代的有思想的中國人之擁護。中國的紳士都穿中裝。不但如此，在中國，學者，思想家，銀行家和成功的人，都不會穿過西裝，或在政治上，經濟上或社會上獲得相當地位之後，便趕快脫掉西裝，穿起中裝來。他們趕快穿起中裝來，因爲他們已有充分的自信，不必再靠洋裝以掩飾其不通的英語或其童騃之氣。上海的綁票匪必不想綁穿洋裝的中國人，理由很簡單：因爲他是不值得綁的。今日在中國穿西裝的是甚麼樣的人呢？大學生，月薪百元的書記，不得志之小政客，黨部青年，暴發戶，傻瓜，白癡等等。

大約中西服裝哲學上之不同，在於西裝意在表現人身形體，而中裝意在遮蓋人體。然而人身到底像猴孫，與其

表揚，毋寧遮蓋。像甘地之半露體，大半是不能引動人們生起甚麼美感的。只有沒有美感的社會，才可以容得住西裝。完美的人體在世間是很罕有的。誰不相信這話，可以到紐約「遊戲場」（Corey Island）的海岸，看看那些海浴的男女老少的身體多麼美。可是以西裝的樣式而論，街上的行人都可以知道你的腰身是三十二或三十八。一個人為甚麼須向世界宣布他的腰身是三十二呢；如果他的腰身超過了常度，他為甚麼不可以守秘密呢？

所以二十至四十歲身段勻美的女子，和身體自然的姿態尚未受我們不開化的生活方式所改變的兒童，穿起西裝來我還贊成。可是要所有的男女把他們的身體顯露於世，却是另一問題。肥瘦均勻的女子穿起西式的夜服，其所表現的嬌媚確非東方成衣匠所能想像得到的；可是一般終日無所事事憐肉復生的四十歲貴婦，穿起夜服，露其背胸，去赴歌劇的第一夜，却叫人觸目驚心。這種婦人穿起中服可以佔了不少便宜。因為中國服裝對肥者，瘦者，美者，醜者，是比較一視同仁，自由平等的中服很合於德謨克拉西的精神。

以上是關於美感方面。現在談談衛生通感方面的理由。凡是稍微明理的人都承認那西裝的領子——遺中古時代黎塞留紅衣主教（Cardinal Richelieu）和拉里爵士（Sir Walter Raleigh）等傳下來的遺物——是不合衛生

的；西方有思想的人時常立會宣言，要取消這條領子。西洋女裝在三十年來的確已經解放不少，但是男子的頸子，西方有教育的社會大眾總還認為不美觀，不道德，不可見人，非盡量遮蓋起來不可，正如他的腰身非盡量顯露出來不可一樣。帶這領子，冬天妨礙禦寒，夏天妨礙通氣，而四季都是妨礙思想，令人自由不得。

由領以下，西裝更是毫無是處。聰明的西洋人能發明霓虹燈和第爾發動機，却不能了悟他們身體只有頭面一部尚算自由。可是何必細說呢——那貼身的衛生裏衣，叫人身皮膚之毛孔作用失其效能；那背心叫人不能彎腰，那吊帶或皮帶不管人體之肥瘦大小？在這些東西之中，最不合理的是背心。凡研究人體自然形態的人都明白人身除非立正之時，胸部與背後之直線總有不同。穿禮服硬襯衫的人，由經驗知道身體每次俯前時，硬襯衫便突了出來。然而西洋背心偏偏是假定胸背長短相稱，不容俯仰於其際。惟人既不能整日挺直，結果不是於俯前時，背心不得自由而褶成數段，壓迫呼吸，便是於仰後時，背心盡處露出，不能與褲帶相銜接。其在體材胖重的人，腹部高起之曲線既無從隱藏，背心之底下盡處遂成爲那弧形之最向外點，由此點起，才由褲腰收斂下去，長此暴露於人世，而褲帶也時時刻刻岌岌可危了。人類的心智還能發明更難看的東西嗎？人身這樣的束縛法，難怪西人為衛生起見，要提倡

裸體運動，屏棄一切束縛了。

但是如果人類還是爬行動物，那褲帶也不至於成爲岌岌可危之勢，只消像馬鞍的腹帶，綁上便不成問題，決不上下於其間。但人類雖然已經演化到豎行地步，西洋褲帶却仍舊就假定我們是爬行動物。婦人墮胎常常就是吃這豎行之虧，其他的動物是不至於吃這種虧的，同時，男人之褲帶也一樣的有時時不得把握之勢，而受地心吸力所影響。唯一補救的辦法，就是將褲帶拚命扣緊，致使妨礙一切臟腑之循環運動，而間接影響於呼吸之自由。

西洋人在非私人的事情上既然有過更大的進步，我相信他們有一天也會在私人的事情上用更多的工夫，對於衣服方面會多用一些常識。西洋的男子因爲在衣服方面抱保守的態度，不敢改良，正受了很嚴重的刑罰，而西洋的女子老早就已根據常識使服裝簡單化了。我相信男子在幾百年後一定會像女子的服裝那樣，設計出一種合理的，適宜於豎立姿勢的男子服裝。一切討厭的皮帶和吊帶一定會逐漸廢棄不用，男子的服裝一定會很自然，很美觀，很稱身的由肩部垂下來。將來的男子服裝一定不會有無意義的墊高的肩頭或襟，服裝的樣式一定會變得更舒服，更像在家裏所着的短衣。據我看來，到那個時候，男女服裝的最大區別只在男子着褲，而女子着裙。至於上身，男女的服裝全是以舒適爲主的。男子的頸項將和女人的頸項一樣的自然，背心將廢棄不用，外衣用起來和今日女子的外衣完全一樣，多數的時候是不穿外衣的。

要達到這個境地，我們現在對襯衫的觀念當然需要一番的革新。襯衫不是要穿在裏邊的，而是用比較暗色的材料製成，穿在外邊的，其材料由最輕的絲綢類到最厚的綿織類，依季節而選用，同時依外表的美觀而剪裁。這麼一來，他們可以隨時隨意穿上外衣，可是穿不穿外衣是以氣候而不是以禮貌爲標準的，因爲這種未來的服裝在任何社交場中一定都會很適宜。爲廢除那些不可忍受的皮帶和吊帶起見，男子的服裝在設計的時候，一定會把襯衫和褲子連起來，像現在女子的服裝那樣，可以由頭上套下去；腰部也會作相當的改造，使身體的姿態有着更適當的表現。

卽在今日，我們也可以把現在男子服裝的樣式，而把皮帶或吊帶取消。其原則是：服裝的重量應該由肩部懸垂下來，平均分配，而不應該單靠黏著力，摩擦和壓着力，硬把它附貼在肚皮的垂直壁上，同時，男性的腰部也應該解放起來，使它不必再受着束縛，使內衣穿起來都很寬暢舒適。我們在改造服裝的時候，第一步如果能把背心取消，男子服裝便可以像今日兒童服裝那樣，把襯衫鈕在褲子上。這樣，到了襯衫變成外衣的時候，襯衫便可以用更精美的材料去做，其色澤和質料也許和褲子一樣，也許和褲子配合。或者，如果我們在改造服裝的時候，認爲背心

是必要的，那麼，我們應該把背心和褲子連接起來，保存它們現在的樣式，可是把它們連成一件，背心的後邊只餘兩條交叉的帶子。甚至以現在的服裝而論，皮帶和吊帶要取消也很容易，只用六條小帶子，四條在前邊，兩條在後邊，縫在背心的裏邊，小帶子的另一端縫着鈕子，扣上褲子上的鈕孔就得了。背心既然穿在褲子的外邊，外表看起來，背心的樣子和現在樣子也就沒有甚麼不同了。這種革新的工作一旦開始，男子便會覺得他們現在的服裝樣式並不是天長地久，永不變更的；我們到那時候，便可以把背心逐漸改造，終於完全取消，結果這件連接的服裝是會比現在的工人寬褲更美觀的。

以適應氣候的變易而論，中服是唯一的合理的人類服裝，這是顯而易見的。不管氣溫是在零度以下或百度以上，中服可以隨時增減，西裝却很少商量之餘地，至少非一層裏衣，一層襯衫，一層外衣不可。據說有一個中國母親很愛他的兒子，聽見他打一下噴嚏便給他穿一件衣服，打兩下噴嚏便給他再穿一件衣服，打三下噴嚏便給他穿三件衣服。這在西方的母親是做不到的；她到兒子打第三次噴嚏時，一定是束手無策的，她只好請醫生了。我相信只有棉袍子才能够拯救中華民族，使他不至被肺癆和肺炎所消滅。（第九節完，第九章未完）

If you are **SATISFIED**
with

THE CHINA CRITIC

(中國評論週報)

WHY NOT GIVE YOUR RELATIVES AND FRIENDS

THE SAME SATISFACTION?

BE A "CRITIC BOOSTER"!

Subscribe Now! - - - Do it yourself!

"Subscribe to the Critic" - Pass the word!

Subscription Rates for one year

(Including Postage)

ChinaC. \$10.00

Other CountriesG. \$ 5.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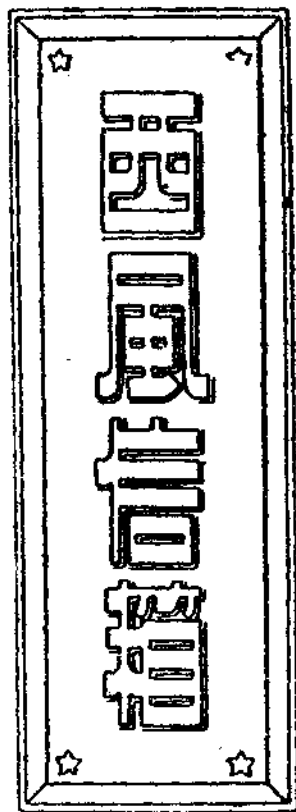
中國評論週報

THE CHINA CRITIC

柱中樞 C. S. KWEL, Editor

朱少屏 P. K. CHU, Business Manager

191 Carter Road, Shanghai, China Telephone 31164



惱人的春風

西風信箱編輯先生：

我不能再忍耐了，除出你，我能向誰伸訴呢？誰能指導我呢？我今年已念一歲了，並且也已在被人們目為最可以認識人的大學裏讀書；念一歲該不是一個可怕的年紀，但故鄉的旖旎風光和打從西子湖帶來的溫香的春風，常使人會感受到一種莫名的觸覺，這觸覺是惱人的。還遠在四年前，我已浮起了一件心事，我只覺得我心底深處——在心裏，決不在腦裏——有着一團怪難過的『東西』阻塞着，但我不知道那難過的東西叫甚麼名詞，雖然當我和同伴們拌了嘴以後，會從淚水裏消失一時，但只一時的，究竟它到現在還一直潛藏在我的心頭，而漸漸地開始騷動了，它像已將侵佔了我整個的腦子。先生，那『東西』不是青年人的熱情？我在最近一年中，想尋找一位異性朋友的奢念比甚麼都急切，都需要，而那『東西』却也隨着

我天地在發育滋長。可是，先生，我失望了。在這一年中，我只加重了些苦悶，寂寞和煩燥不安，我常疑慮，不，我也堅信，要結識一位異性朋友是比甚麼都難，是比甚麼都難得機會的事。雖然我涉獵很多——音樂，歌唱，攝影，溜冰……我都愛好，那種場合裏我至少能碰到不算少的異性，但我能貿然地要求『她』做我的朋友嗎？先生，誠然，一個人的心境是磊落的，態度是大方的，但常會無條件地消失在一個陌生人的面前，但不害羞就該怎樣呢？先生，請你慈愛地告訴我！

我的家庭並不算頑固，雖然我的哥哥是在父親含笑中迎進了一位本地首富的有錢嫂嫂，但他對我却並不那般。他似乎已能瞭解現時代青年的心理，他和我媽常慫恿我去交際。在最近的二年裏，他們已替我回絕了接踵而來的媒妁之言，這該是使我不愉快的了，更況且目前我並不需要結婚，我也沒有到結婚的年齡。但我究還需要異性的友情，我既得不到慰藉，還不是使我不堪設想的事嗎？無情的歲月又伴着我晦暗的心在飛快地加重我的焦急，我該怎樣才好呢？親愛的先生，我的確並不需要結婚呀！那是一所多可怕的墳墓，但心裏有一種說不出的理由，不可抑止的力量，似乎需要把我的熱情赤誠地送給一位純潔的小姐。我煩燥不安，並不是爲了女人，我只爲了『她』，『她』是誰，我自己並不知道，但在我的幻想中，『她』該是

一位熱情的姑娘，更同我有着一樣脾氣和旨趣的姑娘。可是，先生，我將如何去尋找這樣一位理想的姑娘呢？我感覺到這新和舊，純潔和卑劣錯綜自迷交流着的現社會裏，男女間仍像前世紀一般築着一條牢不可破的洪溝。這洪溝是前世紀的遺毒，雖然陳腐的家庭，陳腐的思想在竭力地固守和播弄那遺毒，使青年人純潔的腦子無形地在感化，但即使不是家庭所授予，一般人也常會從舊小說裏摘下一些，慈心地安放在自己的腦子裏，否則，我相信決不會有這末多的青年男女爲着異性友情的飢渴而這般低泣呼號的。編輯先生，你是西風讀者的保姆，在這信箱裏要求你解答問題的青年誰不是哭喪着臉舉起嚮慈母乞憐？慈母總是能撫慰孩子的，那末，先生，你總也不忍看排列在那洪溝兩旁的聖潔的男女各人把心事悶住心頭在悲傷，他們或她們也許是爲那事廢寢忘食的，也許是天天在消瘦下去，更也許爲了這而使他們或她們忘記了自己對國家的責任。先生，我們能有法子打破那洪溝嗎？我們能使社交——尤其是男女間的社交公開起來嗎？人們說人類是萬物之靈，爲甚麼不把這不算文明的社會文明起來，使得每個年輕值得珍惜的青春年華都充滿着美麗的前進的活力？我想：像我一般急切地需要異性間相互勉勵，相互慰藉，使各人更能奮鬥自己事業的青年，必不在少數；這裏謹以最

大熱誠，懇求先生作一個美滿的公開答覆，至少你的言論是能使入得到安慰和興奮的。祝你
筆健！
斯英先生：
你的實忠讀者斯英敬上

我們所居留的是一個錯綜複雜的社會，我們的社會制度是我們的祖宗在無意中糊裏糊塗形成的。人雖然是萬物之靈，却也是最笨的糊塗蟲，因此有不少不合理的現象，依舊根深蒂固地滯留在我們的社會上。這些不合理的現象，是需要我們用理智的，永久不斷的努力去加以破除的。你高聲疾呼地問着：『爲甚麼不把這不文明的社會文明起來？』彷彿是沙漠上的一隻小駝鳥在問媽媽說：『爲甚麼沙漠中沒有水呢？』一樣。這『爲甚麼』是一個很大很大的『爲甚麼』。可是要使社會真的文明起來，要使社交真的公開起來，並不是不可能的。是可能的！我們有着這樣的堅信。可是這却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實現的。

『那東西』是甚麼？我們說不出。『那東西』是不是『熱情』？我們也不敢確定。可是『那東西』的存在却是事實。我們祇能說這是一種人類天性中所帶來的一種原始的，需要異性的情感，這種情感是不可漠視，是難於處理的，可是却不是不能控制的。控制這種情感的武器，就是人類的理智。

我們猜想，你大概有着相當舒服的環境，而除了讀書之外，沒有其他更重要的東西盤據在腦子裏。現在富家子

弟的讀書，恕我們說一句不恭敬的話，也不過是混時間混資格而已。因此，『那東西』就出現了。因為『那東西』是有孔必入的。

你的確還沒有到結婚的年齡與時候，你有這一點自知之明，是值得慶賀的。可是，我們以為你也沒有到有一個『她』的時候，你應該有許多『她』，再從這許許多多的『她』當中，去選出一位『她』來。

你的環境既然能使你碰到不少的異性，那麼你爲甚麼沒有女朋友呢？我們知道，你是太把異性當一回事了，我們也知道，這是因爲你祇想找到一位異性的緣故。我們告訴你，這種態度是不好的，不合理的，是帶着相當危險性的。你得先把異性朋友當普通朋友一樣看待，去接近她們，去跟她們招呼，去和她們談話，去了解她們，不要把交女朋友當一回嚴重的事，也不必慎重其事地『要求』她們做你的朋友，根本上認識以後就成爲朋友了。

我們希望你把女朋友跟對象弄清楚。你現在所需要的是女朋友，而不是對象。你如果用找對象的眼光去找女朋友，那我們敢担保你一生一世找不到一位女朋友的。你得把每個異性，美的，醜的（我們以爲世界上沒有『醜』的女子），高的，矮的，貧的，富的，老的，少的，都當做你的朋友。這是我們所能給你的最好的忠告。

年輕的人，世界上充滿着美好的偉大的光明的思想與

工作，需要我們去做；社會上的滿途荆棘，需要我們去開闢；國家正在危急中，需要我們去出力援救，這些才是我們的正常的工作，我們應該使這些更重要的事情盤據在我們的腦子裏。女人是可以想的，可是別專想女人了。我們不否認異性對於一個奮鬥中的青年，是有勉勵與慰藉的功能的，可是對於一個自己不求上進的青年，異性也是無能爲力的。一個青年能否奮鬥，還是在於自己，不能怪在沒有異性的鼓勵上頭的。

祇要你能爲自己的前途，爲國家社會的前途而努力，不必怕會找不到近乎理想的異性的。

末了，你把結婚看做『一個多可怕的墳墓』，是不正確的。

西風信箱編輯部

醉生夢死的爸爸

西風信箱編輯先生大鑒：

我自從看了西風信箱以後，心中便躍躍欲試的要請求指教一件事，但是因爲我的學問淺陋，恐文不達意，故遲遲未發。現在我不能再耐了，所以把我的苦衷寫在下面。

我生在一箇中產階級的家庭，我有爹爹，有兩個哥哥，敬愛的媽媽在我九歲那年作了墓中人。

我的大哥在外埠讀大學，二哥是個高中生，因用功過度的原因，得了肺病，回家養病。我因未像兩位哥哥那樣

用功，在高小第三期較學。我要談的就是游手好閒的爹爹，他幼年時，少年時，均仰承先緒，當了少爺，現在壯年是十足的老爺。十九歲接了媽媽，可是媽媽她老人家會教育子女，會體貼丈夫，孝敬老人，上上下下的人都喜歡她，尊敬她，可惜棄世了！爹爹恰巧相反，喜歡吹毛求疵，又喜歡牛皮，因此很多的人都不喜歡他。而他又是驕生慣養的，對於家庭不照管。媽媽在時，處處都幫他做了，所以並不覺得怎樣的不管。自媽媽死後，擔子就交與他了，可是他依照以前的不照管，而加了吃酒坐茶館的惡習。所以一年三百幾十天，有三百天都是醉生夢死，每日很早就出去了，至傍晚大醉而歸，因此很少在家裏住個整天。有時到某名勝地方去耍，總叫僕人跟着去，家裏剩下害肺病的二哥和體弱的我。米有時罈子裏剩得多，有時剩得少，伙食錢是半文不拿，無錢購米和菜，只好吃兩頓粥，和家裏原有的焗椒來吃。

先生！害肺病的人，要整日臥床休息，要吃富於營養料的食物，要精神上愉快，今不但一樣未辦到，而前在家裏吃焗椒來刺激胃，每天要做飯吃，要洗衣服，掃地……等等雜務。他有時吃醉了酒回來，不罵就打，他有時高興，我哭訴的哀求道，拿點錢來把這僕人似的爛而小的衣服換過，把這囚犯似的長髮剪了，他馬上就惱了，不由分說的打，罵。先生！並不是沒有錢，他整千整百的用，

實說：我當少爺都有資格，却帶病來做僕人的工作。幸喜有個未出閣的姑娘看照，否則早不在人世了！

現在二哥的病翻了，我的砂眼已翻了四五月，並未拿錢來醫過，以前害病活活地延好了！這次恐怕是最後一次的病吧！我想跳到社會裏，資格不夠，再讀書不能辦到，在家裏受不了這阿鼻地獄似的冥刑，真走頭無路，生死不能。先生！我十二分誠懇地請求想個萬全之策吧！可是不要向這不出閣的姑娘想辦法，因一來是分了家的，二來爹爹疑神疑鬼的說姑娘與我們弟兄三人想辦法來謀害他。天呀！人家好心好意的看照這無母之子，而他還要這樣說。誰敢再看照你呢？天呀！諺云：無娘兒子天看成，你真瞎了眼嗎？

先生！我眼圈兒紅了！潤濕了！先生！如這封信有價值的話，我誠懇地請先生公開答覆。

我怎樣地謝先生呢？我永遠的做先生的信徒吧！好了！再會吧！敬祝
文安！

茹菁先生：

忠實讀者茹菁

去年上海發生過兄弟弑父慘案，結果兩個不懂事的『兇手』被判死刑，社會上的人士多數拍手稱快。可是這兩位不幸的『弑父者』如果不曾把父親殺死，天天過着地獄式的生活，社會上是沒有人會加以表同情，或替他們想

辦法的，大家都以為活該！因為誰叫他們不做父親而要當兒子。

我們是不主張兒子殺父親的，可是我們以為有許多做父親的人簡直可惡得實在該殺！你們的父親也是『該殺』之列的。可是我們願意再三地聲明，我們並不主張殺父，無論父親可惡到怎樣可殺，因為殺人不但是犯法的，而且不是解決問題的良好辦法。

我們以為現行的法律，對於不盡教養子女職責的父母，應該有明文的规定，使他們會把眼睛張開一點，不敢橫行無忌，『為非作惡』。做子女的人，在無處訴冤的時候，也可以上法庭去，控訴父母虐待，失職，遺棄。我們相信這是一種合理的事情，可是我們曉得社會上一定還有一班人會對我們的看法『嗤之以鼻』的。

在目前的社會環境中，你們恐怕是不能去起訴的，不然的話，『逆子』的尊號，就要落在你們頭上了。

據我們看，最好的辦法，還是把你們的冤屈和你們父親的態度，向族中的長上或父親的至友傾訴，叫他們看出不合理的地方來而設法從旁勸解。因為你們做兒子的人，就是對父親講到舌疲唇焦，恐怕也是無效的。

西風信箱編輯部

我們想出去

西風信箱編輯先生：

我有一個愛人，住在我的對面。照我看來，她很溫和，對於家事很熱心，又很有禮貌，裝束很樸實，爲了學歷不甚高深的緣故，她又很能聽別人的話。

有一次，我們一同去看電影，回來途中，她忽然靜默了。我很奇怪，用各種方法引她說話，她總是不響。最後她說了，關於我倆終身的大事。我說贊成的，可是最好要徵求雙方家長的同意。她答應了。

然而世界上總有些不順利的事。她的母親反對我們的計劃，並且還罵她，打她，咬她的手。她以後的行動被管束得非常嚴厲。奪去了她父親遺留與她的戒指。在這時期中，她不能到我這裏來，然而信却常有。

一天，她的母親上親戚那兒去了，她偷偷的到我這裏來，她給我看她手上被咬的傷痕，後來她哭了。我安慰她，並且勸她好好的再向她母親說明，她總會允許我們的。結果她越哭越厲害。她的意思要在短時間內和我一同出走。她還只有十六歲，這種幼稚的想法我當然難於贊同，我已經十九歲了，總不應該給情感控制理智。這種想法與舉動是違法的，假使我們走了以後，她的母親向法院起訴，雖然我們兩人都是兩相情願。結果則她還是要被她的母親領回去，而我則要坐牢監，這種結局是非常痛苦的。後來，一則因爲空襲關係，一則因爲我和她的關係，

她母親準備搬往鄰縣去。在她們動身之前，我和她有這樣一次談話：

「以後你母親要替你訂婚你將作何表示？」我問她。

「我不答應。」

「事實不是這樣簡單的。」

「那我不管一切盡力和母親反抗，在無法挽回時，只好死。」她非常堅決的說。

「好啦，我說，『我總不會使你這樣白白犧牲的。』」

「那末該想出好的辦法來！」

「辦法非我一人所能想出，你也該想。」

這樣結束了談話。

她的家庭並不富裕，她母親又是那樣固執陳腐。我會直接寫信給她母親，可是她不識字，也不請別人代她看。據她看來，婚事應當依舊式接洽。在這種新舊過渡的時代，許許多多像我這樣的青年感到痛苦，並且渴望着解決問題的方法。先生肯幫助我們青年，也不是白白的勞神，將來社會變好，大家都感謝你。

最後我想提出三個問題請先生回答。

(一) 在她現在的年齡我與她出走，是否違法？

(二) 出走後用甚麼方法使她母親答應？

(三) 在前二條不能實行時，有甚麼更妥善的辦法？

敬祝 撰安！

秋蘋敬啓

秋蘋先生：

根據刑法第三百四十條的規定，私誘未滿二十歲的男女脫離家庭或其他有監督權之人者，是觸犯刑法的，要處三年以下的有期徒刑。不過你現在十九歲，依陽曆計算如果未滿十八歲的話，那麼還可以依刑法第八十六條，但書的規定，得依保安處分入感化教育處所，受感化教育；又依同法第四項的規定，得免其刑的執行。以上是關於法律方面的話，不過據我們看，你們出走，在目前恐怕是害多利少的。

怎樣使她的母親答應嗎？這除了她的母親自己以外，恐怕沒有人講得出的吧。可是這並不是說毫無希望之謂。你還可以盡可能的範圍之內竭力設法，調查她所以反對你們的婚事的理由及原因，如果可能的話，想法子使那原因消滅；此外，還可以托人去向對方疏通。如果她的母親主張應該用『媒妁之言』去接洽才『名正言順』的話，那麼，你也不妨照樣做做，大概不會有甚麼害處的。婚姻固然應該自主，可是同時青年也應該先有自立的能力，才談得上婚姻自主權，兩者是相輔而行的。所以青年要求婚姻自主，除了法律上年齡的規定以外，最要緊的還是要自己爭氣，求得經濟上的獨立自主，這是爭取婚姻自主的最有效的武器與方式。此祝
努力！

西風信箱編輯部

四海之內，皆朋友也！

通訊運動

年青人的熱情

西風讀者通訊部執事先生：

假使人不都是單在物質上計長較短的動物，那末友情該是我們比甚麼都更需要的寶物，除出以友情做買賣的另一種人以外，我都願意以純正的友誼立場徵求本埠（或者外埠）健寫的西風讀者。我的朋友，只要有着我一般的旨趣和性格。

我雖在受大學教育，但究竟還是一個涉世未深的二十歲的青年，「涉世未深」，這對於我是自滿的，爲着社會太多罪惡，閱歷常會帶青年到一所冷酷的廢墟裏，這該多怕人呵！我甯願處處冒險地流露我年青人的熱情，在青春史上刻劃一條美麗明朗的痕跡，我似乎太愛笑，却也挺愛哭，哭笑常會耗費我不少的眼淚，所以我愛交豪放的朋友，但同樣喜歡遇見一些病懨懨的受過創痛的傷心人。

我讀的是工程，但在課餘常把大部分的時間放在音樂和歌唱上面，攝影，文學，集郵，都使我感到興趣，不過這些，只是我的愛好而已，自己是一無擅長的，但希望未來的朋友來指引。

徵友者第五十四號仲文

（上海）

我也是一個西風的忠實讀者，我是很喜歡它的，因它給我認識歐美的風俗，人生，社會。尤其使我最喜歡的就是讀者通訊運動，我是多麼地快樂，我有很多未來的朋友將會互相通起信來了。

讀者諸君：你們都是喜歡聽聽各地的見聞習慣，風俗人情嗎？你們喜歡有個朋友通信嗎？還有你們都喜歡收集郵票嗎？你喜歡拍照嗎？我們雖然不識相，在通信時可以互相交換照片。彼此由片上互相認識了，若使我們有幸福相見時，不更有趣嗎！我希望在不久能收着很多未知朋友的信。

徵友者第五十五號林英勤

（南洋星洲）

因我一向不善辭令及交際，所以除幾個同學或者友外，總不易交結新朋友。讀到貴刊發起的通訊運動後，怎不令我高興呢！

我是廣東人，但自幼生長在北平，且在那裏讀書直到大學一年級。七七事變返滬，因所學及環境關係，在這裏只念了一年大學而輟學。現在家裏自修且在覓職。在這種環境之下，我的生活是多麼苦悶及乏味！所以很需要朋友，尤其是文字上的朋友，因我的國文程度很差，希望能得到文字上的輔助。我讀法文。我有集郵的嗜好，藉此可交換郵票。我想貴刊的讀者，其中有集郵嗜好的人，一定不少吧？

徵友者第五十六號梁勵

（上海）

我從小就生長在重慶，今年是十九歲了。差不多沒有離開過四川到省外去。喜歡研究科學和各種學術問題，並且喜歡攝影。我去年卒業商業高中，現在服務郵局，快到一年半了。是初次離開學校跑進社會去的一個青年，時常感覺到自己的學識太差，經驗太少，不足以應付社會的需

要，很想得到朋友的指導，能夠大家研究科學和各種有價值的問題，以增加自己的學識。我是愛讀西風的讀者。近來看到貴刊發起讀者通訊運動的消息，不覺欣躍若狂。理想的事實竟至實現，希望能得到良好的結果，用通訊方法來認識在千里以外的朋友。我願意和他們結為文字上的朋友。對海外風光和青年生活情形，以及關於經濟上，商業上，和社會上有價值的問題和心得，能互相交換研究，能互相介紹新書雜誌及攝影的朋友，更所歡迎。

徵友者第五十七號羅吉光

(重慶)

我很開心，因為計劃已久而無法實行的『徵友』今在先生領導介紹之下，不久一定會有圓滿的結果。

爲着戰事的逼迫，泣別了家鄉浙江，爲着生活的驅使，跑偏了黃河長江。

我時擬廣徵有爲青年，以作誠懇的學術檢討；然而受職業之限制，甚不易與本業以外的有志者接近，加之處於此匆匆的旅途中，如欲完成我的期望，恐怕是絲籃兒打水，一場空吧！

我亦想知道一些 的風光，但不知

海外的先生們肯賜教否？

在交通機關內服務，號稱工程人員的我，歷世僅有二十餘年，希望識途的朋友們，多賜同情的答覆。

徵友者第五十八號牧之

(西康)

我今年廿二歲，生長於上海，江蘇吳縣人，在中學裏曾讀過幾年書。現在滬西某大油漆廠服務，對於化學小工業及收集舊郵票頗感興趣，同時喜歡聽音樂和看電影。下列是我希望交友的條件。

(一) 愛好集郵和研究化學小工業，服務工廠，或在學校肄業的男女同學爲文字上的朋友。

(二) 在重慶，貴陽，昆明，香港，新加坡等地的西風讀者爲友（如果對(一)條適合者更佳）。

假使能夠同我通訊，我一定將曉得的詳細告訴他們，還可以同他們交換郵票和書報。

徵友者第五十九號季國俊

(上海)

從西風雜誌中看到了一個令我歡喜的消息——『介紹讀者通訊』，我離別祖國整整一年了，消息很是隔膜，我已經脫了祖國的懷抱，祖國的一切，我似乎忘記了，時常在想念可愛的祖國。

我要知道祖國角落裏的一切，風俗，人情，故事。所以希望先生能代介紹幾位通訊朋友。我今年十九歲，原籍廣東台山，曾畢業於廣東省培英中學初中，現肄業於紐約西人英文學校。

徵友者第六十號陳迪夫

(紐約)

我生長在北平，後因父親的職業經過上海等地到漢口。八一三後被迫離開漢口到雲南，天天除了機械般的在學校枯坐數小時外，剩餘的時間全花費圖書室裏，和練習唱歌。試想這是多麼的孤寂。所以用通訊方法來認識各地朋友，互相聯絡感情研究學問，這是多麼迫切的需要啊！

我對於文藝和音樂頗感興趣，願與海內外朋友互相研究。

徵友者第六十一號蔣漢康

(昆明)

西風讀者服務部

瑞第夫人貧寒助產士獎學金

最近本社接到丁名全醫師來函，略謂：鄙人因念家母在三十多年前死於產褥之悲慘，並念現在母子死於非命者又不知凡幾，因此爲紀念家母起見，特設貧寒助產士獎學金，名額暫定一名，一切學膳費均由敝人供給，凡初中畢業，年齡在二十歲以上，體格健全，能耐勞克苦之清寒女士，有志學習產科者，均可向上海海關路四五四號同德助產學校報名投考，餘情請直接向該校探問。

丁醫師是西風的忠實讀者，承蒙他的好意，願意把這個獎學金的權利送給與西風有關的人，我們特在這裏向他表示敬意與謝意！

服務部報告：

西風讀者服務部，截至七月底爲止，來函登記徵求職業者計有中小學校及家庭教師六人，寫字間抄寫員，銀行初級職員，洋行辦公室職員二人，抄寫記錄門市部售貨員或其他事務一人，每日下午七時至十時間爲中文雜誌報章的校對或在此時間內助理會計騰清賬目等事者一人，蠶種場技術或蠶業指導所指導員一人，鐵路司機匠一人，關於科學技能半帶學習之職業一人，新聞專業者一人，工廠化學實驗及無線電通信者一人，牧場工作者一人，汽車學徒一人，高中專科工程教員或公司行號文牘一人，校對一人，有團體免費赴內地服務者一人。

我們希望讀者中有需要人才者，會隨時通知我們。

清寒讀者基金部報告

爲了感覺到一種事實上的需要，我們發起了一種清寒讀者的贈閱與半價定閱的辦法。我們原先的意思，也不過是想聊盡我們所能盡的責任，設法彌補一個大缺憾的一小部份而已。不料我們發表後，除了有許多讀者紛紛來函表示贊同以外，還有熱心的讀者自動捐款，這真使我們感奮不已。我們除了用感激的心來代表清寒的讀者接受這些捐款以外，我們還不斷地對自己說着：『我們一定要好好地利用這筆款子！我們一定要好好地利用這筆款子！』

以下是我們目前所得到的捐款：

戴雅南先生（菲列濱）……三十四元零一分。

陳式崇先生（香港）……一角四分。

郭祝崧先生（成都）……二十元。

鄭創模先生（香港）……五元（稿費移捐。）

某君（上海）……六元（來稿發表後查有抄襲嫌疑，稿費取消，由本社編輯部決定將此款移捐基金部）

項琦先生（昆明）……十元（稿費匯昆明後以項君逝世退還。茲謹將此款移捐基金部，以爲紀念。）

凌崇真女士（上海）……十元（稿費移捐。）

計共國幣八十五元一角五分正

目下贈閱和半價定閱尚有餘額，對於社會有所貢獻的清

寒讀者請來函詳細述明身世及工作，向我們申請。

西風清寒讀者基金部

讀者來函

謀 解 放

編輯先生：

當貴刊初發起紀念徵文時，我也很想試寫我的生活，（因我是舞女）。但，總沒勇氣，一則爲了我祇有小學程度，怕這枝筆寫不出我要說的話，也怕沒人要讀『舞女』的生活；二則也沒這樣大的胆來投稿，因我從沒寫過甚麼稿子。在六月號上看到七月號的預告上有『我做舞女』時，真像等情人回家一樣。走過書攤（攤），竟會自動的站一會，問一聲。直到昨天買時，才像平時領了工錢那樣的放了心，在黃包車上便把它看了。看完後，心中真說不出的高興，好像別人替我申（伸）了冤一樣。但這單是個人的起居生活，在舞場所碰到的舞客怎樣對付我們，和舞場怎樣對待我們，姊妹們怎樣受欺騙，怎樣在養母手下生活，和怎樣的騙人家，也希望凌寒（茵）女士能寫出來，給社會上一般有志向替婦女界謀解放的人士看。我自己真想試寫，假使先生不怕煩肯替我改不通順的地方的話，請你給個簡答在西風上，感謝得很，我雖不是個長期定戶，

但每月的西風都藏（藏）在我的抽頭（屜）內。

愛敏女士 七月三日

愛敏女士：

感謝你的信，也感謝你對於西風的愛護。接到這樣的信，往往使我們感到很大的興奮，也使我們受到很大的鼓勵。

我們是希望凌寒（茵）女士會繼續把舞女生活中的血淚描繪出來的，可是截至目前爲止，她還沒有把通信處告訴我們。我們也真心地希望你試寫的，同時也希望其他在地獄中歌舞昇平的舞女會把她們的生活與痛苦敘述出來。

在必要的時候，我們是很願意替你改正不通順的地方的，這是我們的責任，而我們也是樂於這樣做的。

一個祇受過小學教育，在苦難中掙扎着的不幸女子，能够看到替婦女界謀解放的問題上去，你是比許多養尊處優的高貴小姐有用得多了。我們在這裏向你致敬！

我們覺得這是一個制度的問題，而在制度尚未革變以前，我們對於制度本身，是應該有更深切更明確的認識的。

編者

請注意下期四週紀念
號「海外印象」特輯。

西風合訂本第八集(第四十三期至四十八期)總目錄

專 篇

- 可愛的早晨……………戴文養(五)
 在世界博覽會內(下)……………翁萬戈(九)
 奇瀑奈格拉……………翁興慶(一一〇)
 康城戰時景象……………沈承燦(一二七)
 由倫敦到紐約……………茅於恭(二二〇)
 教授的女兒……………藍雲(二二八)
 柏林參觀記……………茅於恭(三三六)
 法蘭西在戰爭中(一)……………沈承燦(三四五)
 英倫的霧(上)……………徐訐(四三八)
 美國人的奇風趣俗……………秦道堅(四四五)
 法蘭西在戰爭中(二)……………沈承燦(四四七)
 英美的報紙……………陳東林(四四九)
 英倫的霧(下)……………徐訐(五四六)
 法國的小不列顛……………許煥光(五五二)
 中菲商業……………鄭榕聚(五五四)

特 載

西書精華發刊詞……………編者(二〇)

特 稿

- 論心理衛生……………羅道愛(三五二)
 思想·文化……………黃嘉德(二一五)
 歐洲的前途……………黃嘉德(四五四)
 黎明前的黑暗……………黃嘉德(四五四)

科學·自然

- 長命百歲……………佳歷(三二二)
 北冰洋上的漂流船……………呂實名(三八)
 光榮的科學家……………徐模(一三三)
 遺傳因子……………陳宜生(一四一)
 一九七〇年的世界……………莫名(二三五)
 黑光……………顧啓源(二四二)
 海市蜃樓……………徐雷國(二四七)
 回聲……………陳宜生(三六〇)
 五色繽紛……………溫和(三七六)
 人造纖維……………張蔭槐(三七〇)
 智力測驗……………壽者(四五九)

醫學·生理

- 左手與腦……………今純(四六三)
 陰陽眼人……………陸德綱(四六四)
 看不見的眼鏡……………潘申慶(五六四)
 你與遺傳……………李文清(五六九)

心理·教育

- 瘋子的救藥……………徐模(五七四)
 冰凍睡眠……………伍緯彝(五七七)
 靈肉界上……………陳師超(五八〇)
 美國大學印象記……………夏楚(四五)
 你的脾性……………潘君牧(五二)
 藝術的人生(上)……………葉羣(一四六)
 杯弓蛇影……………小斧(一五一)
 留級十年……………李紹忠(二五二)
 藝術的人生(下)……………葉羣(二五八)
 升學指導所……………左右(三七五)
 你能應付事變嗎?……………凌崇真(三七九)
 新型的生活……………徐孟標(三八二)

欺騙心理……………今純(五八四)
兒童也有精神病嗎?……陳哲生(五八九)

教育·修養

劍橋風光……………傅其釗(四六七)
自然好癖中的樂趣……陳宜生(四七三)

西風特寫

兒童心理病院……………朱中德(五六〇)

婦女·家庭

未婚女郎的自白……………伍緯彝(五七)
佳人非佳耦……………紫歌(六一二)
女兒的抗議……………羅道愛(一五六)
家庭會議……………放任(一六三)
我再嫁了……………羅道愛(二六三)
理想的妻……………王貽謀(二六九)
如何對付孩子……………劉兆清(三八四)
你是賢妻嗎?……………榮葦(三八九)
我五十歲上大學……………熊森成(四七六)
幹嗎刑罰孩子……………羅道愛(四八一)
婚後的自省……………仁華(五九三)
不要燙死孩子……………羅道愛(五九六)

傳記·人物

聯軍統帥魏剛將軍……………陳師超(四八六)
大藝術家巴特斯基……………陳東林(五九九)

漢英對照

漢英對照冥寥子遊(三——八)……林語堂
(六六·一七四·二七六·
三九〇·四九六·六〇六)

社會·暴露

滅巧問題……………劉兆清(七三)
自殺防止會……………陳東林(七八)
娼妓與嫖客……………藍萍心(一八三)
兒童偵探局……………壽者(一八九)
當心扒手……………今純(二八五)
乞丐的律師……………陳師超(二九二)
美國弑父案……………今純(三九五)
出獄的第一天……………羅尤希(四〇〇)
犯罪與刑罰……………顧啓源(五〇二)
少年巡警隊……………新亮(五〇八)

火葬……………蔡鉦(六一三)
大眾法律顧問處……………沈鴻模(六一七)

軍備·戰爭

磁性水雷……………顧啓源(一六八)
心理戰爭……………陳東林(二七三)
大戰中的新武器……………葉羣(四九一)
再談磁性水雷……………水森(六〇三)

長篇連載

生活的藝術(廿一——廿七)……………

林語堂著·黃嘉德譯(八二·一九
一·二九七·四〇五·五一·六
二〇)

西書評論

評戰地春夢……………林疑今(五二〇)

西書摘譯

五光十色的紐約……………壽者(九〇)
火山種種……………禹月(一九九)
村醫神技……………李嘉璧(三〇四)
談睡……………潘君牧(四一二)

兒童與性教育……………王貽謀(五一七)

西風信箱

文科與理科……………邱明志(九六)

準如意郎……………王封(九八)

不禁色喜……………湯定宇(九九)

飲食俱廢……………黃義(二〇四)

來日方長……………小宋(二〇六)

我找不到職業……………信箱部(二〇八)

不能滿足的需要……………黎榮宗(三一〇)

人言可畏……………美茜(三一三)

交友秘訣……………金桂英(三一三)

再戀……………浮萍(四二二)

影魔的引誘……………何善之(四二四)

不平之鳴……………伍宗法(五二八)

海員的煩悶……………周門勞(五三一)

惱人的春風……………斯英(六二六)

醉生夢死的爸爸……………萌青(六二八)

我們想出走……………秋蘋(六三〇)

徵文當選

我是無罪的……………陳宜生(二〇二)

橫濱教授……………梁沉雲(一〇五)

忍心的父親……………周業理(二二二)

病中的覺悟……………蔭槐(三一七)

紀念徵文

三週紀念徵文揭曉前言……………編者(一一〇)

斷了的琴絃……………水沫(一一二)

會享福的人……………若汗(二一六)

殘忍的交響曲……………家懷(三二二)

淘氣的小妮子……………魯美音(三二六)

我做舞女……………凌茵(四二八)

孤寂的小靈魂……………連德(四三一)

黃昏的傳奇……………南郭南山(五三四)

天才夢……………張愛玲(五四二)

三週紀念徵文揭曉(二)……………(五四四)

通訊運動

造成偉大的集團……………(二〇一)

集郵和攝影……………(二〇二)

夢寐以求之……………(二一〇)

友情的飢渴……………(三一五)

精神幸福的樂園……………(四一八)

井底蛙之譏……………(五二六)

年青人的熱情……………(六三二)

清寒基金

送西風給圖書館……………張遠(四二〇)

聽到就做……………郭祝崧(五二三)

服務部

處處碰壁……………菲君(五二四)

瑞第夫人貧寒助產士獎學金……………(六三四)

讀者來函

謀解放……………愛敏(六三五)

卡吞

·八一·一三三·一六二·一九〇·

二四一·二六八·二九六·三四四·

三七八·四一一·四五三·四八〇·

五〇七·五五八·五八七·六一二

編者的話

·二一五·三二一·四二七·

五三三

本刊已向中宣部及內政部聲請登記

廿五年九月一日創刊

西風

第四十八期

廿九年八月一日出版

顧問編輯 林語堂

編輯兼黃嘉音

發行人 黃嘉音

發行者

香港總經理處

成都總經理處

昆明代售處

廣告經理處

上海霞飛路五四二弄霞飛市場四號

電話八五六四

美后大道中七十四號

東堂街十七號

昆明市華山南路八十六號

上海山東路二五五號

電話九〇〇八

THE WEST WIND MONTHLY

Advisory Editor: Lin Yutang

Publishers and Editors: Huang Chia-Teh, Huang Chia-Yin

House 4, Joffre Arcade, 542 Avenue Joffre, Shanghai

西風月刊定價

每月一日出版·零售每册六角	預定辦法	册數	國內	香港澳門	國外
	全年	十二	六元八角	九元	十四元
郵票代洋九折通用	二年	廿四	十三元三角	十七元六角	廿七元

西風副刊定價

每月十六日出版·零售每册四角五分	預定辦法	册數	國內	香港澳門	國外
	全年	十二	五元	七元五角	十元
郵票代洋九折通用	二年	廿四	九元六角	十四元四角	十九元

西風月刊廣告價目

全面.....伍拾元
 半面.....壹拾元
 四分之一面.....貳拾元

本期零售每册陸角



各大藥房
均有出售

採用安度賜保命而成除煙癮者
為數鉅萬本行保證該藥為最純
淨之劑或素製劑並無雜質如麻
醉劑或其他有害物質等

成本
潔淨
無二
為